

570 92

中華民國二十年八月三十日

粵變文件彙編

申報圖書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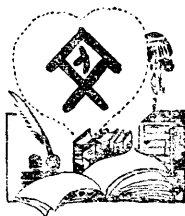


中國國民黨廣東省市黨務特派員辦事處編印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8785B



鴻英圖書館

登記 70555/

書碼 323.208/804

到期 29/11/25

價格

備註 申報館贈



弁言

本黨自十五年誓師北伐，中經清黨以至討伐張桂馮閻諸役，艱苦危難，奮鬥數載，方致國家於和平統一，予吾民以休養生息。本年復式遵總理遺訓，召集國民會議，制定約法，實行訓政建設。詎粵方少數同志，不惜犧牲個人之革命歷史，破壞國家之統一和平；竟羅致各派腐惡份子，在粵倡亂，背叛中央，謬設非法僞府，妄令出兵湘贛；致和平統一之局，復形破裂，訓政建設大業，頓遭挫折。兩月以來，各地羣起聲討，文電紛馳；惟中央素主和平，祇以全力剿赤救災，對粵事則力持寬大，予以自新。本處本中央和平主旨，特將各方對於此次粵變之重要文件，編集成冊，一以使全國民衆，咸瞭然於粵變之真相；一以儆規粵方當局，使其深自警惕，取消僞府。復黨國於完整，化戾氣爲祥和，則幸甚焉！

編者。二十、八、三十。

弁言

一、國民會議對粵變之文件

警告陳濟棠電

告廣東全體將士電

告廣東民衆書

附五省國議代表勸告陳濟棠電

二、中央監察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對粵變之文件

中央監察委員會復蔣主席文

附蔣委員中正呈中央執監委員會文

中央執行委員會致鄧澤如等電

五中全會處理粵變案

三、中央監察委員執行委員對粵變之文件

蔡元培張人傑張繼李煜瀛吳敬恒五委員復鄧林蕭古電

吳委員敬恒對粵事之答客問

吳委員敬恒對粵事續答客問

張委員繼對赴粵經過之談話

蔣委員中正復孫科電

蔣委員中正在中央黨部 總理紀念週對粵事之重要報告

蔣委員中正在國府 總理紀念週對粵變之重要報告

吳委員鈇城復古應芬電

朱委員培德復孫科電

于委員右任在國府 總理紀念週之報告

孔委員祥熙對粵事之言論

四、國內外各黨部對粵變之文件

浙江省黨部促陳等覺悟電

江蘇省黨部忠告陳濟棠電

黑龍江省黨部忠告陳濟棠通電

綏遠省黨部忠告陳濟棠通電

綏遠省黨部請一致聲討陳濟棠通電

四川省黨部請中央將陳免職拿辦通電

福建省黨部警告陳濟棠電

甘肅省黨部警告陳濟棠電

河北省黨部警告陳濟棠電

山東省黨部警告陳濟棠電

山東省黨部請討伐陳濟棠電

陝西省黨部等對粵事通電

河北省黨部請明令討伐陳濟棠通電

河南省黨部省政府對粵事通電

南京特別市黨部警告陳濟棠電

天津特別市黨部對粵事電

上海特別市黨部警告陳濟棠電

漢口特別市黨部關鄧澤如等電

天津特別市黨部請一致糾正古陳通電

天津特別市黨部請討伐陳濟棠電

梅縣黨部請一致聲討兩粵叛逆代電

平遠縣部請一致聲討粵逆代電

香港支部請討伐古陳諸逆通電

駐長崎直屬支部警告陳濟棠電

南洋古邦同志暨僑胞痛斥陳濟棠快郵代電及通電

緬甸總支部執行委員會對粵事通電

駐神戶直屬支部忠告陳濟棠電

長崎直屬支部請討伐古陳諸逆電

南洋英屬雪蘭莪分部請討伐古陳等電

海外各黨部請討伐陳濟棠各電摘述

海外各黨部對粵變擁護和平統一各電摘述

首都衛戍司令部特別黨部警告陳濟棠電

陸軍第七十七師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警告陳濟棠電

陸軍第五十三師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警告陳濟棠電

陸海空軍鐵道炮隊司令部特別黨部忠告鄧陳等電

陸軍特別黨部警告陳濟棠電

陸軍第十四師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警告陳濟棠電

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特別黨部警告鄧澤如陳濟棠等電

陸軍第十一師特別黨部執行委員會警告陳濟棠電

陸軍第六師特別黨部警告陳濟棠電

陸軍第四十八師特別黨部警告陳濟棠電

陸軍第五十一師特別黨部警告陳濟棠電

陸軍第二十六師特別黨部請明令討伐陳濟通電

國府警衛師特別黨部請明令討伐陳濟棠電

陸軍第二十一軍特別黨部聲討陳濟棠電

陸軍第九師特別黨部痛斥鄧澤如陳濟棠等通電

陸軍第三十八軍特別黨部痛斥鄧澤如等電

陸軍第四十五師特別黨部聲討鄧林古蕭通電

陸軍第二師特別黨部對粵事通電

陸軍騎兵第二師特別黨部對粵事通電

陸軍第四十四師特別黨部對粵事通電

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特別黨部再告陳濟棠等電

平漢鐵路特別黨部警告陳濟棠電

津浦鐵路特別黨部警告陳濟棠等電

北甯鐵路特別黨部請明令討伐陳濟棠電

五、國內外各民衆團體對粵變之文件

上海市商會忠告陳濟棠電

上海市商會諷箴孫科電

上海各界紀念 總理廣州蒙難大會警告古陳電

北平各界紀念 總理廣州蒙難大會請討伐陳濟棠電

天津市各界擁護統一和平大會促陳濟棠覺悟電

天津市各界擁護統一和平大會爲粵變告同胞書

菲律賓濱中華總商會請戡粵變電

檳城書報社再請討伐粵變函電

雪蘭莪吉隆坡福州會館警告陳濟棠電

雪蘭莪吉隆坡福州會館請討伐陳濟棠等電

海外各華僑團體對粵變各電摘述

六、各省政府對粵變之文件

湖北省政府對粵變通電

湖北省政府忠告陳濟棠電

湖北省政府請討伐陳濟棠電

江西省政府促陳覺悟通電

四川省善後督辦暨省政府忠告陳濟棠電

浙江省政府忠告鄧澤如陳濟棠等電

湖南省政府忠告陳濟棠電

江蘇省政府闢鄧澤如等通電

安徽省政府對粵事通電

七、各將領對粵變之文件

何應欽何成濬何鍵魯滌平忠告陳濟棠電

何應欽等責古陳孫等通電

何應欽等箴孫科電

龍雲駁斥鄧澤如陳濟棠等通電

張學良張作相萬福麟湯玉麟張景惠臧式毅對粵變通電

何成濬等響應龍雲討陳電

何成濬等駁斥鄧澤如等通電

陳銘樞勸告汪陳等電

陳銘樞痛責汪孫古許鄒陳等電

劉峙請討伐粵變通電

于學忠等對粵變通電

楊樹莊等對粵變通電

韓復榘對粵變通電

商震等勸告陳濟棠通電

陳調元等忠告陳濟棠電

魯滌平復孫科電

熊式輝忠告陳濟棠電

張之江等忠告陳濟棠電

劉鎮華忠告陳濟棠通電

張鈞等對粵變通電

劉湘劉文輝對粵事通電

田頌堯對粵事通電

馬鴻逵等對粵事通電

張礪生對粵事通電

楊森對粵事通電

王家烈對粵事通電

羅澤洲警告陳濟棠電

黃固等嚴責陳濟棠通電

附錄

一、蔣總司令中正出發勦共前告全國將士電

二、蔣主席中正告全國同胞電

三、反對陳友仁等賣國之文件

旅崎全體華僑儆告陳友仁劉紀文賣國書

東京直屬支部驅逐陳友仁劉紀文宣言

綏遠省黨部請一致聲討陳友仁劉紀文賣國通電

北平特別市黨部請向日交涉將陳友仁引渡電

哈爾濱黨務特派員辦事處儆告陳友仁劉紀文薛篤弼賣國通電

上海特別市第三區黨部揭發陳友仁賣國通電

香港華僑反日救國會爲陳友仁赴日賣國告同胞書

粵變文件彙編

一、國民會議對粵變之文件

警告陳濟棠電

——二十年五月十五日國民會議第七次大會通過——

廣州第八路總指揮部陳總指揮，香師長翰屏，余師長漢謀，李師長揚敬鑒：本會議代表全國國民，方集合首都，以定國家長治久安之計，而執事忽有江日通電，撫拾鄧林蕭古四監委失實之彈章，對於黨政措施，肆意攻訐，道路傳聞，且謂執事調動部隊，似將別有圖謀，本會議殊為駭怪，執事身隸黨籍，重膺軍寄，以黨的紀律言，黨內一切問題，應由

黨的最高機關解決，凡屬黨員，祇有服從黨紀，未容紊亂系統，自作主張；以國家綱紀言，軍人以絕對服從爲天職，未得上級命令，不得擅移部隊，尤不得越位失序，對國家政治，任意發言，自來軍閥倡亂，動託兵諫之名，卒之民意共棄，罔不接踵覆亡，自李白張唐以迄閻馮，往事昭昭，可爲殷鑑。○，和平統一爲總理病榻彌留所垂囑，亦舉國民衆一致之祈求，數載以來，中央戡亂平逆，日昃不遑，費無數之犧牲，擲巨大之代價，僅乃得有此日又安之局，豈容任何個人加以破壞，且今日赤氛未清，撻伐方殷，憔悴民生，亟待蘇救，苟稍有愛國恤民之志，宜竟此九仞一篲之功，又豈容自亂步伐，使頑寇聞風益肆猖獗，民意國是趨向至明，執事乃於此時張皇騰譏，忘出位之戒，聳天下之聽，若無所愛於昔日光榮之革命歷史，亦無所惜於國內和平統一之基礎者，事之不祥，孰過於此，本會議遵奉總理遺教，確認國家之武力，當擁護國民之利益，而國民之需要，必保障之以嚴正之法紀；斷不坐視法紀之凌夷，亦不忍執事之自墮其令譽，而貽禍於國家，用是正式決議，代表全國民意，對執事鄭重之警告，唯民意之裁判，實禍福之攸繫，望懷懸崖之危，勿

貽噬臍之悔，何去何擇，唯執事爲國自省，國民會議刪。

告廣東全體將士書

——二十年五月十六日國民會議第八次大會通過——

廣東全體將士公鑒：陳總指揮江電發出後，本會議曾以一致之決議，正式致電警告。陳總指揮身爲黨員，重膺軍寄，貿然爲出位之言，露異動之跡；是非順逆，旣已彰明；成敗利鈍，不難預料。夫以陳總指揮言之乖謬，同人等猶不恤重致其惋惜，而望其悔悟。矧諸將士自來服膺總理之主義，歷次躬與革命義戰，同爲黨內信徒，同爲國家干城，在此禍福成敗之關頭，詎能無一言以互勉。夫和平統一，爲總理畢生所訓示，亦爲今茲國民會議一致所擁護，萬衆一心，昭然若揭，苟有違反潮流，圖謀不軌者，覆亡立見，無待著龜。夫以過去民意，未盡發揚，而弄兵禍國之軍閥，猶相繼同歸於殲滅。況今日國有中

樞，民有喉舌，黨紀國法，彪炳字內，皞日之下，宵露曷存，且革命之武力，宜合民衆爲一體，革命之武力，爲民衆之武力，尤爲總理平昔所期望於革命之軍人者。革命軍人，可爲主義所驅使，而不能作個人之工具，革命軍人，樂爲國家效死，而不願爲私人捐軀，故其事業功名、揚溢宇內，流播無窮。不革命軍人，則可誘以利而脅以威，昔日軍閥禍國，以個人私欲驅策將士，而將士因未受主義之薰陶，盲目附和甘受刼持，無益於國，終戕其身，事之可痛，甯過於此。革命軍人與不革命軍人之榮辱，有顯著之區分，可知真革命軍隊，決不甘爲叛徒所驅策。我粵中諸將士，久居革命策源地，對於總理遺教，國家紀綱，濡染浸潤既久，自己瞭然。陳總指揮爲政府官吏，義應服從，今遽爲出位之言，若不自澈悟，則己身不正，何令可行；本會議深知駐粵將士，具有革命之歷史，久著奇偉之勳勞，於此順逆成敗之間，自有効忠黨國之道。瞻望前途，曷深眷念，具布斯意，惟三思之，幸甚！國民會議銑印。

告廣東民衆書

——二十年五月十六日國民會議第八次大會通過——

廣東全體民衆公鑒：自鄧林蕭古四監委發布三十日通電，繼以陳總指揮江日通電，摭拾浮詞，淆亂觀聽，舉國駭然，羣情惶惑。近數日來中外報紙記載，且謂八路總指揮部，積極準備軍事動作，以圖威脅中央。自昔軍閥弄兵，亂端未開以前，輒有文士奉承意旨，先假文電，以爲張目。而細究其內容，無非預爲啓釁之張本。此次粵省事變，不幸竟與歷次軍閥之興兵，行動如出一轍。查四監委通電之內容，自言爲對政府之彈章。夫以監察委員對黨之政府，行使監察職權，固非同人等所欲過問。然中央監察委員會對於四監委之彈章，既認爲失實，而拒絕受理；鄧林蕭古身爲監察委員，自應服從監委會之決議，而監委會以外之人，更不應於此有任何主張。乃中央監委會對鄧林等之復電，方經披露，而陳總指揮忽有江日通電，摭拾鄧林等失實之彈章，以危天下之視聽。陳總指揮憑何資格，依何立場，爲此不負責之言論。同人等代表全國國民，出席國民會議，方接受總理之遺教，議定

訓政時期之約法，與全國國民，共促三民主義之實現，樹國家萬年之宏基，議定約法以後，並已通電全國，擁護和平統一，警告陳總指揮矣，夫廣東者大之爲中華民國版圖之一部，小之爲中華民國之粵籍同胞利害所寄託，斷不容三數軍人，所得據爲己有，更不容三數軍人，資以孤注一擲。今若不幸有人據此作亂，不特全國和平，於以破壞，即地方治安，亦必因而搖動，況湘贛邊境，赤氛未熄，呼嘯而來，糜爛立見。彼赤匪者，將資以爲得利之漁翁，吾全粵同胞，何忍重爲失火之池魚，即此利害關頭，已足憬然澈悟，且廣東爲革命策源之地，全粵同胞，浸潤於總理遺教，至深且摯，和平統一之大義，早已家喻戶曉，地域偏見之謬誤，宜必明辨熟思，身臂幹枝，本爲一體，國家地方，原同休戚，際此安危治亂之會，同具甯人息事之心，本會議用是謹對吾親愛之廣東同胞，致其無窮之厚望，並深信吾親愛之廣東同胞，見聞較近。燭理必真，對於三數不肖軍人，破壞和平，瀆亂紀綱之行動，原無待本會議叮嚀，自能奮起正義，翊護中央，以堅卓之精神，戢亂堦於指顧也。海天遙望，不盡惓惓，國民會議銑印。

附五省國議代表勸告陳等電

廣州鄧澤如先生，古湘芹先生，林子超先生，蕭佛成先生，陳伯南先生，并轉在粵各將領勸鑒，天禍吾國，內亂循環，統一初成，赤氛又熾，湘鄂贛閩皖五省，已淪於匪區，道殣相望，野哭千家，其慘痛已不可言罄，我革命同志，通力合作，猶恐百密一疏，致令滋蔓難圖，近聞報載公等卅電，及吳蔡何魯諸公二電，偶有違言，遂致謠詠繁興，風雲密布，若果訴諸武力必爲共匪所乘，我東南數省，水深火熱之人民，不徒拯救無望，且恐無一倖免，興言及此，不寒而慄，竊念公等同爲中央委員，久共患難，縱有誤會，何難推誠相見？尙冀同舟共濟，貫澈始終，國之存亡生死，間不容髮，寰等不忍再見同室操戈，生靈塗炭，爲五省民衆請命，纓冠往救，垂涕而道，狂愚之言，幸垂察焉，國民會議湖南代表雷鐸寰，方克剛，王祺，曾省齋，陳介石，湖北代表石信嘉，張以焜，左鐸，王獻芳，喻育之江西代表李光烈，伊敬讓，王試容、周利生、陳綱，福建代表詹調元，史家麟，黃趙張賴，黃展雲，安徽代表寧坤，吳企雲，程濱遺，劉容章、余少平等一百二十三人同叩巧。

二、中央監執委員會對粵變之文件

中央監察委員會復蔣主席文

蔣主席同志助鑒：奉同志交到，鄧林蕭古四同志卅電，其語皆摭拾浮言，任意指斥，深可駭詫！四同志身爲本會委員，不應措詞漫無斟酌，雖無損貴同志之毫末，然本會職責所在，不能不先加根問。惟因該電列舉多方面之銜名，又稱提請貴會提出彈劾；所稱之會，不知何會，固如同志所言，未合正式彈劾手續，甚且莫名其妙，經本會集議，似必有無知之祕書等，倉卒起稿，鄧等不加檢點，漫然拍發，因收電人銜名涉及本會委員蔡子民，張溥泉，李石曾，張靜江，吳稚暉五同志。本會已請五同志電復鄧等，問其是否失於檢點。得復再行交議，至於此電既未明其真相，所言又毫無根據，請貴同志暫勿深究。來

件保留，特復，中央監察委員會。

附蔣委員中正呈中央執監委員會文

中央執行監察委員會鈞鑒，中正受中央付託，承乏國民政府主席兼海陸空軍總司令，忘其駑鈍，不辭勞怨，數載以來，謗毀叢集，以彼反對者，多爲手挾重兵之軍閥與依附軍閥之政客，惟有奉行中央命令，整飭國家綱紀，以確保統一和平之局，個人生死，且置之度外，毀譽自更無足惜；竊幸中央，鑒其愚忱，不加督責。乃於四月三十日，突有自廣州發出鄧澤如林森蕭佛成古應芬四監委列名之通電，指斥中正罪狀，接閱之下，惶悚萬分，原電所列中正罪案，使果確實，則在黨紀國法，皆無可恕，鄧林蕭古四同志，皆爲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雖其通電列舉軍政負責同志銜名，於正式彈劾手續，有所未合，但中正爲尊重黨紀計，不得不請求中央澈底查辦，謹請中央監察委員會按照鄧林蕭古四監委所列各

款，詳細審查。如中正果有應得之罪，即請決議處分，提請中央執行委員會公決執行，中正理當靜候查辦，服從黨命，決不稍有戀棧，以引起黨國之糾紛，掬誠上陳，惟希鑒察蔣中正謹呈。

中央執行委員會致鄧澤如等電

廣州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同志，古應芬同志，中央執行委員孫科同志，李文範同志，劉紀文同志，并轉候補委員陳濟棠同志，陳策同志，林雲陔同志，鄧青陽同志均鑒：諸同志之於中央，閔隔未久，憂疑多端，初本家人責難之誠，竟入宵小投機之彀，與敵以隙，欲罷不能，俯仰神明，能無感痛！中央之於諸同志，久共患難，誼若弟昆，即有違言，終冀握手，故自接讀卅電以後，每獲一訊，輒復泫然！既為國家憂綱紀之失墜，又為諸同志憂環境之困難，簡書不絕，行人在途，呼籲和平，不辭瘡暗，此為全國所周知，全民所共

諒，乃道路傳聞，形勢益棘，共產黨之左右及其他反革命者，竟欲居諸同志於爐火，畫半壁以自娛，此則不特爲愛國愛黨者所不許，亦爲愛諸同志者所不容終默者矣。總理以國民革命之責任付諸全體黨員，由全體黨員產生全國代表大會，由全國代表大會，產生中央執行委員會，由中央執行委員會，選任蔣中正同志爲國民政府主席。按諸法章，統系昭然。○況國民會議既開，訓政約法已定，蔣同志之進退，非三數人所能指揮，此義至明，無煩觀縷，中央對於諸同志，不合法理之糾彈，固能曲諒，謂爲一時意氣，別有因緣，然而白圭之玷，雖尙可磨，黃雀在後，其何能免？此中央所念念於諸公者也。○凡政治集團之得相與維繫者，其道有二：一曰平生相信，一曰紀綱相守，今與諸公相處者，倏然翔集，暫若甚歡，然而追念平生，則有如馮道者，有如李闖者，有如少正卯者，信守總理遺教，服膺主義，始終一貫者，諸同志思之，能有幾人？諸同志此次挾箠而南，以就烏合，力不足以馭驕悍，法不足以制反側，瞠目拱手，仲食畫諾，其爲痛苦，已難言喻！況既冒首違約法之嫌疑，又身毀黨紀之保障，進退失據，比匪終凶，此又中央所念念於諸同志者也。○中

國大患，厥惟赤匪，湘贛大軍，合圍已久，節節搜剿，彌蕪可期，乃自粵中生變，赤氛復熾，益以汪張相爲呼應，浩劫之碑既墜，長堤之口將決，小則糜爛兩粵，大則顛危全國，誰爲引狼入室之人，執負放虎出柙之責，蔣中正同志受命剿匪、夙夜匪懈，成算已定，指日肅清，而諸同志之左右，竟欲竊騎劫故智，爲赤匪解圍，若不於此幡然警醒，自謀謀國，則洪水猛獸之難作，亡國滅種之禍成，總理之靈，天下之口，無一願爲諸同志恕；而諸同志所悻悻於意氣，斤斤於鷄虫者，又何在哉？切望大澈大悟，勿以一事之差池，召不可收拾之禍害，勿以一時之意氣，毀悠久光榮之歷史，勿因環境惡劣，減損回頭之勇氣，勿受小人浸潤，搖動革命之目標。中央對於諸同志，願其終始，絕無成見，但念黨國任重，豆萁事急，特致肫誠，馳電勸告，中央秉承 總理遺教，全國付托，認爲惟有督促國民政府積極剿匪，乃足以定社會之秩序，廓清訓政之障礙，同志間一事之爭，一時之誤，舉國以寧息之中懷，定是非於他日，諸同志其勉之！中央執行委員會卅叩。

又

暹羅蕭佛成同志，檀香山林子超同志，陳耀垣同志，上海李協和同志，馬星樵同志均鑒，廣州諸同志新有誤會，濫發通電激起糾紛，恐諸同志未知其詳，今將勸告廣州諸同志電文一通奉聞，文曰（文同致鄧澤如同志等電）等語，請諸同志協同勸告，不勝企禱，中央執行委員會（三十）印。

五中全會處理粵變案

中執常會提案

國民會議遵 總理遺教訓政之實施，經於五月五日，由國民政府召集於首都，制定約法。政府所提政治報告案，剿滅赤匪報告案，建設實施程序案，教育方針案等，均經大會一致之決議，以執行決議案之責任、付與政府。五月十七日，國民會議閉幕。六月一日，國民政府公布約法。本黨於此方當竭盡智慮，領導全國人民，一心一德，以和平奮鬥之遺訓，赴訓政建設之前途。不幸乃有少數同志，惑于流

言，不念比匪終凶之戒，謀破和平統一之局，集會夥盟，迷途罔反，中央一意斡旋，于茲逾月。溯粵事之始，爲古應芬等于四月三十日突由廣州發表通電，對蔣同志中正作背理蔑法之糾彈，其所摭拾，悉屬浮言，蔣同志于五月一日呈向中央監察委員會，認爲古等卅日電撫拾浮言，不足損蔣同志之毫末，又以署名此電之人，未必全爲同意，此電之人，應先詳細根問，俾白內容。因請蔡子民張溥泉李石曾張靜江吳稚暉五同志電致古等，糾其錯誤，一方力邀適在上海之孫科同志，共同勸告，維繫和平。不圖古等既無反省之表示，孫科同志入粵之後，復爲唐紹儀領銜之電，嗣是以後，諸同志之在粵省如陷重圍，益難自拔。雖經中央諸同志海內外各級黨部多方勸告，而一切惡化腐化分子，乘在粵諸同志一時之誤，紛集於廣州，舉行所謂非常會議，組織所謂國民政府矣。中央常務會議於此認爲此種反動集團之行動，已拂逆人民之意思，危害和平統一之基礎，妨礙剿滅赤匪之進行，乃於五月十三日，中央執行委員會對在粵諸同志作竭誠之勸告，同時於六月一日，發表宣言，痛陳中國當前之禍爲赤匪，政府惟一之責任爲剿匪，對於粵事力主寬大，冀其覺悟。今蔣

同志即日親自督師剿匪，黨國存亡，繫此一局，爲特畧述經過情形，及中央始終重護和平，專力剿匪之決心，提請大會討論，決議施行。

五中全會決議

決議，常務委員會處理此事經過，本會議認爲適當，本案應由中央監察委員會查明處理。

三、中央監執委員對粵變之文件

蔡元培張人傑張繼李煜瀛吳敬恒五委員復鄧林蕭古電

澤如子超佛成襄勤諸先生勳鑒：密，奉三十電，回環雜誦，懷疑莫釋，一朝之忿，其

詞惟恐不盡，必不出於諸公，必有少年典籤，惑於流言，擬稿塞責，公等繁忙，不暇詳讀，遂拍發耳。子佛二公遠在海外，澤公常住香港，僅徵請列名，告其主旨，未舉條文，抑又可知。此電主旨，止爲愛護展公，執筆者愛之彌篤，不覺言之過情，其意亦不必惡，若在朋友責善，義可一切容忍，惟所至於普遍關係，又涉黨國，方面一多，倘一有少數率直之人，聞之不堪忍受，可引起極危險之糾紛，結果何堪設想？展公之事，來電引介公電粵，一則謂深恐黨國糾紛，特與詳細討論，又謂胡先生欲靜居擇地、謝見賓客、弟等所知事之真相，亦盡於此，彼此政見雖暫有異同，而朋友交誼，實更增深厚，欲避地而城廂屢遷，欲謝見而雜客偶擯，事極尋常，而道路傳說，小報裝點，遠道必尤幻異聞，於是公等之所聞，與弟等當然不同，且因遠道同志，憂惶莫釋，弟等亦有護侍展公之責者，每相形而不安，致尤親厚者，不能自明，難免用消極方式，表示無他，皆流言之爲害，公等亦深知民國以來千百次之糾紛，成於事實者少半，成於流言者過半。展公之意，不欲遽行遠離，即恐謝政之事方新，好事者譌傳爲多，倘居遠道入耳之後，於心不安，或偶有毛細之討論，

形之函電，必立見鄭重，展公負黨國重望，不能如我等之自由討論，而注意者較少，倘爲僉壬利用，造作汪胡合作等之謠言，設竟更進一步，出於展公防維之外，則汪先生因左右無定，反覆皆可，遂毀其歷史，展公人格，堅如金石，豈願佛頭之上着此微穢？故知安然留京，遇有要政，就近口頭商討，言之較可詳確。即同志遇有艱鉅，欲請求展公仍負仔肩，隔宿相挽，次晨可應，亦較便利，情以此等曲折，展公未遽出游，同志未贊遠離，如是而已，國議將開，同人正望展公出席，領導羣倫，尤盼公等刻日來京，同抒偉畫，會時詳知展公起居，必極告慰。會後展公頻年未遑家食，亦可計劃南遊，兼旬往返，小換空氣，以利宿疴。切望諸公遍告同志，天下本來無事，萬勿聽庸人之擾，故卅電所及可歸諸絕對誤會，彼此可不再論，因卅電出於倉卒，意善而詞未核者至多，即如電中保舉少數姓名，明扶其失，執筆者似皆不過據普通之傳聞，隨手摭引。夫管度支者，被疑侵貪，居黨部者，被疑把持，諸如此類，往往局中甚苦，而局外莫諒，澤佛兩公，閒居自適之日多，蒙此不虞之謗亦少，而襄子二公，賢勞經國，日在要津，賢者之儔，必當受責，深知若據以爲

通電聲罪之資料，皆有商量之餘地，經弟等之說明，執筆者亦必莞爾，且卅日電倉卒，亦已極矣，列銜自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先生司令主席團體以至於報館請其鈞鑒，而開始則曰提請貴會嚴予處分，此會何會，未及叙明，其倉卒一也，章士釗之高等顧問，小報所傳，毫無事實，此或道遠難知，而彼從未在時事新報作文，久在時事新報者，乃張東蓀，公等與時人皆熟知之，執筆者未察，其太倉卒又一也，此等毛細非敢贅舉，徒欲舉例以慰諸公，見卅電，亦小執筆者倉卒陳詞，或未有提請之程度，以勞諸公之躊躇，則釋然于介展之間，一切如常，糾紛不起，黨國幸甚，人民幸甚，千慮之得，伏求亮鑒，敬此特覆，弟蔡元培，張人傑，張繼，李煜瀛，吳敬恆同叩江（三日）

吳委員敬恆對粵事之答客問

（問）現在時局，到底還是和平呢？還是要戰爭？你知道中央的意志如何？

(答)我向來是浪漫慣的，十分緊要的內容，我止是知道得甚少，但我曉得，自從國民會議開過後，中央想實行約法，應有先幹的兩件事，一是大規模的勦赤，在短期內把贛楚的赤匪，撲滅淨盡。二是督促地方政府，將各處的土匪，也嚴密的肅清，把只兩件事幹好了，才說得到一切，至於廣東要想幫助赤匪，掣政府之肘，使無法進行，且恐天下不亂，急燃改組派等之死灰。政府自然叫苦，但廣東今番的大集會，除了改組派等之外，其餘的人，皆曾慫恿過政府，用兵討逆，結果是差不多上了當，他們此仆彼起，慫恿討逆的，轉瞬就謀逆，好像預先約定，用小鬼跌金剛的方法，叫人疲于奔命，把人民弄得九死一生，他們以為想得利的可得着利，想出氣的可出着氣，故爾我想此次中央決不輕易再下討伐令等等，再上老當，暫可以放任一下，叫他們在這剿匪時節，良心發現，對不過人民，漸漸的散夥或改正，所以和平固是保不定，戰爭也是說不到。

(問)你知道陳友仁孫哲生的到粵，並不是去調和，是去加入熱鬧的嗎？逼人下野的通電，已經發出嗎？

(答)我聽到陳友仁同孫哲生同行，已是驚奇，又聽到汪精衛古應芬李宗仁許崇智陳濟棠白崇禧都可濟濟一堂那是北平擴大會議以後，又疊起一個垃圾堆，在大垃圾堆裏騰出來的怨氣，當然冲天，逼人下野，已是客氣到萬分的了，承改組派特在香港南華報上剪了幾個電稿寄來，信上寫「敬恆老狗，且看此報，……弔你媽寄」我才看見他們的大文章，他們知道我狗嘴裏掉不出象牙來，慣會戳穿他們的西洋景，所以他們急急乎毀我的人格，知道還不是蒼髯老賊，皓首匹夫的漫罵所能糟蹋，於是又造了監察院彈劾某主席，由某主席賄賂吳稚暉，得以保全等之奇談，把我擲倒糞坑裏去，這就是陳博公造我得到李任潮金錢美女的老法子。但是我這「有忌憚小人」的劉老老，就給共產黨來剝皮也不怕，對了準共產黨開幾句玩笑，是任憑如何，連我自己也塞不住自己的口的。

(問)他們剪來的是那幾個電報呢？你想電報的主動是誰呢？

(答)他們剪來的，一是唐紹儀等二十二人的有電，一是孫科個人的宥電，其餘還有些零星記載，罵人的話，說到電報的主動，就揣測不出了，據我所知，只二十二人，約分六

派。

一是超然派；就是唐紹儀王寵惠林森李烈鈞四位先生，唐先生自是一個老前輩，但他的觀察，往往糊塗，民國十三年監察委員謝無量先生，曾隨了孫哲生先生在上海見唐，唐對哲生說話，大意以為你還懂得道理，你父親常常不對，批評人家的父親，可以不對，那未現在止是批評人家的朋友，當然更可以不對。他是沒有工夫細細考量的。王先生始終是為出席國際法庭，昨天還同李石曾先生通長途電話，他是絕不願與聞是非，他的名氏，是隨便砌下去的。李林兩先生，也各在一方，他們不曉得如何措詞，遠道以為要替胡先生說話，被人徵求列名，或許漫應其請，或者是被砌的。

二是古陳的國民黨右派，又分兩個性質，甲是鄧澤如，蕭佛成，陳耀垣，鄧青陽四位先生，鄧蕭二先生堅決反共，愛好中國，聽了一面之詞，先入之言，或因打着抱不平。容許列名；乙是古應芬，陳濟棠，陳策，馬超俊，李文範，劉紀文，林雲陔七位先生，是發難的中心人物，但除古陳外，止是親者無失其親，不能不裏入罷了。

三是西山派：就是孫科，許崇智，鄒魯三位先生，許鄒跑進了擴大會議，本與孫先生異趣，孫先生是一觸就跳的。有人（如陳友仁之類）知道不將他牽入，各派將黏不攏來，所以就把他也据上爐火了，好在他是誰也願意他太太平平，決無災難的，至於許鄒，是正想

出出寡氣，不必我說略。

四是桂系：就是李宗仁先生，李先生本是古陳的死對頭，大約古陳聽了西山派的慫恿，要改組派加入，那就與改組派成爲新相知的桂系，不能不連帶加入。

五是改組派：便是在汪兆銘唐生智兩位先生，只是他們的時來運來，替他們失敗於北平後，來吐口惡氣，但他們一闖進去，必有喧賓奪主之可能，故目前汪先生要避免衝突，正在小心謹慎，力抑其徒黨，是十分辛苦的，但狐狸尾巴終是要拖出來的。

六是國民第三黨：便是第一美男子的陳友仁先生，他與譚平山鄧演達結合爲一黨，恐畢竟對於第三國際負有使命，他是乘機撥動的要素，只番塗了保護色回國，就想造機會的，現在是來得正好。把六派的結合看起來，除唐鄧林蕭等被動外，而電報是你一句我一句

說着，一個筆健的人寫成，尙無所謂主動，觀於孫先生又個人特發一電，以明其不得已，他也是被動的罷了。

（問）這一回的糾紛，其原因何在，你當畧知一二，究屬專爲了胡先生的問題嗎？

（答）我想胡先生的問題，是目前的原因，而原因的原因，却在他們二十二人有電中幾句緊要話，他們裏面的古陳諸先生亦沒有注意，有電起頭有一段，他們說：「自國民革命軍完成北伐，統一中國以來，固已有實行本黨主義，以造福於國家及人民之機會，乃爲執事斷送都盡，人民之失望與怨毒，達於極點，爲同志者忍無可忍，始奮起以抗執事，屈指計之，自十八以來，國內所有戰爭，皆由對執事一人而起。」只種話似乎說得太簡單，請教「十八以來」，第一次戰爭，豈非就是討伐桂系，今可由古陳先生與李白先生並坐談心，既「同志忍無可忍，始奮起以抗執事」，盡爲而古陳先生偏又對忍無可忍之同志，助執事以相抗，公等諡之曰桂逆，我等在湯山齒爲之震，然當時公等亦知國家之大決未可爲「執事一人」，任人逞兵作亂，入股先生所謂國家自有常刑，天討在所必加，我等不能不對公等而屈

服也，我等知相安一時之不易，爲民命而求隱忍，雖有小理由，自愧爲姑息，公等爲中央保威信，飭紀綱，自是正大，然境過情遷，昔日以爲大義者，今日竟以爲「執事一人」之罪案，不無滑稽之至矣。所以五月八號孫先生已允赴京矣。其夜馬超俊先生至張宅，言孫夫人恐孫先生至京有不利，張靜江先生未加深思，乃言我等可担保，馬先生即調侃曰：你們失信於任潮矣，恐難取信。我即忿然曰：此言出於悠悠者之口則可，若出於馬先生，你能還問古先生，負保險之責者，我等乎？古先生乎？此非翹及瑣屑，以逞其悻悻。特欲追懷往事，致其曲折之思，那就陳迹愈分明，可備彼此之絜矩而已，把往事總算賬起來，公等則嚴正，我等則浪漫，惟以公等之嚴正，致「執事一人」成罪案，未免大上其當，而古陳先生等因此而種惡因，直牽連而有今日。

（問）何爲以公等之嚴正，致「執事一人」成罪案，未免大上其當。

（答）總理之教，則爲均權制，不偏於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這個精義，不容易適合，所以主浪漫的遂有分治合作之希望，固屬有幾分不合，而主嚴正的，遂持民主集權之論

，亦未免稍過，努力奮鬪之同志，多偏於嚴正，所以對於不能集權，常若有礙統一，於心歉然，其實我們人類的感情，容易偏執，保護統一太殷，常企圖調兵遣將，能用一紙命令，馬上遵奉，方以爲能收集權之效，假若有人自行擅逐大員，在所必問；設或竟敢反詰中央，意圖逞兵，在所必討，只是坐在中央，議論集權、而嚴正者以爲此是軍政的常軌。這就是古陳先生幫助中央，稱桂爲逆，並不以「執事一人」爲嫌也。又如最近吾於財政當局的集中財權，偶有微詞，立法院的陳長蘅先生，亦不以我爲非，然彼又迷信學說，以爲多有特別會計，財政乃無法整理，則復隱贊財政當局之銳意集中，此又議論集權而嚴正者，以爲理財之常軌，然一至軍事屢戰勝，行政較有力，財政將集中，而所謂「執事一人」，自然獨當其衝，果否「執事一人」，竟有一人獨占之意，則未經蓋棺，無從論定，然就表面而觀，一若戰勝爲彼一人，勤政爲彼一人，集財爲彼一人，加以挾貴挾賢有勳勞者，集人之權，彼不自覺，權爲人集，乃不勝其束縛，於是昔日導人集權者，異日忽指集權者爲自利，喜怒隨境遇而用事，前後判若兩人。彼執事一人，異日果將爲獨占之一人，多受指摘，自亦

應當，倘若止爲國家辛苦，集權亦不受人見諒，豈非大上厥當，早知今日，古陳先生竟指昔日討桂等爲罪狀者，不如當日胡陶一發迎頭痛擊之通電，執事即於四十八小時內向桂引退，省得後來對於張唐閻馮，做盡冤家也。

（問）何爲古陳先生等因此而種惡因，直牽連而有今日。

（答）我輩自命爲新人物，終需稍有清空氣，革命決非爲富貴，止爲主義，這一點點的小觀念，應當常常存着，所以劉老老常出入大觀園表面止似趨炎，內幕亦有苦痛，因爲若姓名常不見於黨議之冊，局外人亦可起不合作之揣測，故依回裙屐之中，自爲高尚故舊所不善，而蹉蹉然不敢自逾于冬烘先生之待遇，即所以保持「有忌憚小人」之地位，此非忽於百忙中自作佳傳，因爲執筆而論是非，終需明示他人以個性之概念，則或有所責備于賢者。亦使知此人之主張所在，故有云云，即或不至疑及其人之無理取鬧矣。

革命決非爲富貴，止爲主義，既當第一步常常自省，而再進一步，對於自己所持之主義，尤當商量不叛，古人對名位而致其忠貞，今日自可無此封建思想。然對主義相同，既

已合作之集團，亦當自有其忠貞。不然，一不得志，即起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之憤慨，亦將等之道於馬牛。吾於十三年國民黨改組時答華林書中，即斤斤以此討論也。吾人今日之集團，一絕對反赤之集團，故吾之朋友，子爲共產黨，即絕其子，婿爲第三黨，即遠其婿。亦古人大義滅親之微意，如何可以一不得志，即南越北胡。隨便亂走，昔仇今友，隨便集合，此擴大會議之所以見銷於中外，而今日廣州六集團之不倫不類而湊集，又於人類存污點也，如何鄧澤如汪兆銘並坐，古應芬李宗仁同席，陳濟棠白崇禧握手，唐紹儀陳友仁脫帽，而肌膚之上，能不起毛粟，此吾所以嘆爲惡因。

但此不忠貞於自己主義集團之惡因，恐更源於雖做新人物，而空氣不太甚清之故。觀於近日陳真如先生在日發電，忠告陳伯南先生，其意若曰：「逐我一人已可矣，更欲盡剪保安隊，則又胡爲者。」一則此次廣州衝突之原因，起於陳伯南要趕走陳真如，此廣州三歲小孩，都能言者，即全國稍知時局者，亦個個知道已久，陳伯南，何以要趕走陳真如，其內容即源於討桂，古陳先生大有勳勞於國家，陳伯南自應取李任潮而代之，乃有陳真如橫

插入，無從得代，於是不得不處心積慮，出於趕走之一途，趕而爲權乎？則今日詬言「執事」爲占領一國者，自己即欲占領一部，空氣一不清也。趕而爲利乎？則今日疑心處理國家之財，即若個人之財者，自己即欲私有一省之財，空氣又一未清也。故有第一惡因，遂種第二惡因，而胡先生問題，遂產生於夾縫之中。

（問）何爲胡先生問題，遂產生於夾縫之中？

（答）因有胡先生問題而趕走成，因謀趕走而有胡先生問題，故曰胡先生問題產生於夾縫之中，觀於今日趕走亦必小動干戈，則方其謀之時，隱恃其干戈可知。古先生芻爲而一去再去，勢將久假不歸，其政見之參差，牽及於有關係之旁人，乃自然之趨勢，政見彼此不同，乃日日所有，時時所有，何至遂生問題，殊不知甲乙相共，政見偶相不同，無不可以相忍，亦且相諒，此常事也。惟甲乙政見不同，起於丙丁互謀，響應而來，而丙丁之互謀，仍進行不已，則甲乙不相諒之情必顯，至少必有消極之動作，請問一經發生辭職之事，若有人仍如今日，必利用其名，以遂趕走之謀者，留則加以扣留之名，去則加以迫逐

之罪，借爲口實，有以異乎，恐無以異也。

（問）既然左右皆罪，自然無可理說，而胡先生個人問題，將如何解決？

（答）胡先生個人問題，無所謂解決不解決幾幾乎可以說本無問題，亦用不着解決，過去之事實，胡先生至今血脈猶高，即預定將要出游，本來未可旅行，至於將來病愈後之行動，原可自定，我們朋友所望者。胡先生若去廣州，爲人挾入垃圾堆，與汪先生周旋，必非胡先生所樂，因胡先生爲吾反赤集團之主人翁，決不能與準赤集團之首領汪先生，爲政見之妥洽，果如今日廣州大張旗鼓，以爲師出有名，即因有人「扣留胡先生」，胡先生即欲敬領彼等之情，請問三四年本未出南京一步，不過偶謝政務之繁劇，稍資休養，而中央黨部之常務，依然悉待主持，他人存問請會，常致殷勤者，乃稱曰「扣留」。將使避去者澆，反使與他人主張伴往冰天雪地之木司科，曾經滑稽的被稱爲「充軍」者，偏能胡汪合作，並坐鼓簧，並坐鼓瑟，豈不使胡先生聞之而噴飯。故以胡先生問題爲名，意在趕走同官，以鳴不平者，不過一時糊塗，與前年桂同志趕走湘主席，原板翻印，絲毫不走數。若古陳先

生就近與李德鄰先生一提往事，當年諸先生諡之爲逆，尙有理由，知當時非爲「執事一人」，必能翻然改圖。若竟欲借胡先生問題表顯中央不合不顧一切，激起戰亂貽禍人民者，則何以可以聯合曾主『充軍』之汪先生？主義可以自叛，且不必說而救護胡先生之誠意何在？

這個西洋景一拆穿，我想鄧澤如先生必首先曰上了大當。廣州人民亦無非知道拆去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大屠殺之紀念碑，絲毫無意於胡先生，是表顯明白，止是便利汪先生，甲乙丙丁，拔茅連茹的先引進改組派，更引進第三黨，終了引進共產黨，再起大屠殺而已矣，我想說到這裏，孫哲生先生必大起恐慌曰：吳稚暉瞎說，應下拔舌地獄，我們有唐紹儀先生保險，有何懼哉！我答曰：你們引進汪先生，是對胡先生無誠意，你們儘可以飛進多舌天堂，也已辯不得，至於唐先生是開過保險公司的，他的公司牢靠不牢靠，應該注意一下，好了，且看下文罷！好我在準備嘗嘗共產黨剝皮風味的人，也不怕什麼大屠殺，反正孫先生通電是深懼共禍的，孫先生必有最後弭亂的方畧，安慰我們。

（問）你說孫先生也是被動，何以我們這回聽見孫先生單獨發的電報不少，而且說得很

利害呢？

（答）孫哲生先生止擅長建設。實行 總理的實業計劃起來，他是一個宵子。至於處理黨國被人利用了，他就發了少爺脾氣，青天沒有箬帽大，什麼新奇的話、都一說就出的，他倒也不願意袒護那一方，一胃火，可以替甲痛罵乙，一認錯，又可以替乙痛罵甲，他罵起共產黨來，咬牙切齒，但他在漢口的時節，替共產黨說話，他曾經表示過國民黨也可以不要的意思，或者都是人家替他做着，他來夯水木梢的罷。只回廣州，弄得把那一個人出名說的話，都不相當，所以這根水木梢，權且請他夯一夯，他等待知道了了當，又會把自己說過的話，叫人替他一一駁過的，他一天到晚留心建設，那裏高興管許多，不過他有資格說戀話，鬧不出亂子，不比我們說說笑話，還要斟酌斟酌爲善，但是他的戀話，黨國人民會因他而吃苦嗎，那就他也不負責任了。

（問）這件事情究竟如何？

（答）究竟如何，且要看發展到如何，才再能討論。但是我們的朋友，這回被感情完全

用了事去，把扣留兩字，自己催眠，弄得唉聲嘆氣，就隨便容許充軍別人的，也來貓兒哭老鼠，跟着慈悲，恐最後一幕揭開來，是一齣容共集團大勝利，反赤集團大崩壞的把戲，第三國際吃吃作鸞鷲笑，我們是要鼓起一點振不起的精神出來，想想法子，不是隔岸觀火，可以事不己的呀！你想我們鬚髮的剝赤，嫌現在的方法，精神還覺不夠，廣州這班不思議的朋友，還來分我們的精神，難道止有古陳等心中的乘人之危，更無汪唐等心中的一帆風順，在那裏各鬥法寶嗎？我們止有一條路，拿起精神來先撲滅鬚髮的赤匪，使之淨盡，他們如果無舉動，他們裏頭也有懂得中央威信及紀綱，應該要不要的。他們自會悔禍，否則他們幫助赤匪來擾亂，也當他赤匪一樣待遇罷了。

吳委員敬恒對粵事續答客問

中委吳稚暉氏，十六日語往訪之記者云：蔣主席自接得林子超（森）庚電，請胡展堂

(漢民)赴廬山養病後，蔣主席即於日前特派人赴胡私邸，徵詢意見。惟胡現在讀書作詩，頗能自娛，不願即行離開首都，以免有舟車跋涉之勞。況蔣主席赴贛剿匪後，關於黨國大事，當就近向胡商議，故胡赴廬休養之舉，將不能見諸事實。據胡氏意見，擬俟其女公子分娩後，秋涼時再赴美國靜養。至報載予(吳氏自稱)昨日往晤李任潮，(濟深)並無此事。李氏杜門讀書，亦頗自得，目前尚不願出而任職，據張溥泉(繼)返京報告，謂粵方決無向中央先用兵之意，惟彼等能否保信用，則尚難預斷，惟據予個人觀察，粵方內部，極爲複雜。予前次發表之答客問，已分析得十分詳細，茲更補充其說。當十四年廖仲凱同志被刺時，汪精衛一方面的人以爲是胡漢民所主使，當時即用種種方法騙胡氏於莫司科，胡在俄住了半年，回至威海衛，幾乎被汪害死。現在汪又回到廣州，說是爲胡漢民的問題，豈不使人捧腹。世上那有這樣的事。原來廣東事件的發端，不過是陳濟棠想趕跑陳銘樞，自己想做主席；他們的目的。在割據地盤破壞和平統一。現在他們內部極難持久，此事當可平安解決。況此主席此次親自赴贛剿匪，尤爲全國一致之祈禱。蓋共黨爲禍之烈，實有甚於

洪水猛獸，若粵方再不及早覺悟，甘冒不韙，此誠千載萬世之罪人。外傳粵方要求於廣州設立兩廣政治分會，專爲處理兩廣政務，亦無此事。蓋真正之統一，爲本黨最高之原則，中央絕對無商量之餘地。現在他們把汪精衛裝做一個老虎，將來恐怕這個老虎還是要吞食自己才罷。至於北方更無問題，閻錫山回晉回不來，馮玉祥出山也出不了，張副司令對中央態度，素極忠實，外間所傳，全係日本造謠，希圖破壞中國，因此目前中國的問題，只在蔣主席此次親往湘贛，把赤匪剿淨後，即可天下太平云。

張委員繼對赴粵經過之談話

——六月十七日抵平之談話——

上月廿五日余到粵後，與古陳汪唐白鄧許等見面多次，粵政府雖於廿八日成立，但各要人表示，如能在黨政方面，有具體解決，粵政府亦可取消，尤以某某等表示，極爲和平，至

於將來對粵辦法，中央得從長計議，現國家多故，內有匪共，外有口國主義者，環伺於側；故余望粵方同志，顧全大局，並注意國家環境之困難，對黨內不平之爭，大家以忍耐爲好，粵方甚以爲然。至中央亦秉此旨，故五中全會中，決議以勦匪爲重，蔣主席亦表示，對粵不輕用兵，即赤匪平定後，亦希以政治解決，展堂在京安適，林森行止，余尙不知，蔣定三四日出發，其確期則未問及，余此行，僅係回家探視，別無任務云。

蔣委員中正覆孫科電

廣州孫哲生先生大鑒，頃讀宥（二十六日）電，附和唐少川汪精衛諸先生，囑中正於笑談之頃，放棄黨國所付與之職責，驚異之餘，彌深惋惜，中正盡瘁革命，係受總理付託，所任本兼各職，均奉黨國命令，既非趙孟之所貴，亦非趙孟所能賤，兄以爲中正有負總理付託之重，應去職以謝黨國，得以合法之手續，向黨部建議可也，黨果決議令中正

去職，中正決不敢稍須戀棧，兄乃不此之圖，而甘受慣於擾亂之反動分子共產黨徒所利用，意圖破壞和平，破壞統一，以脅迫中正，中正個人之進退不足惜，其如黨國之綱紀何，至謂中正平日對於政事獨斷自專，更不知何所指而云然，數年以來，國家重大興革，無不受命于黨，且無一不爲兄等所共同主張，兄等既躬親參加于前，奈何橫加訾議于後，今昔矛盾，宛若兩人，誠可異也，兄若以爲前事應有更張，儘可以合法手續修正，凡黨有令，誰敢不從，至少川先生等，不知以何種資格要求中正去職，惟有以一笑置之，惟念兄爲總理之子，而去粵之時，迭對吳李蔡諸先生聲言以調解斡旋爲志，今抵廣州，乃有此變，度必爲環境所逼，非出本懷，深維革命尙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之遺訓，又確信革命乃爲責任，並非權利之爭，攘奪固所不許，放棄亦所不甘，尙希望吾兄顧念總理創業之艱難，同志奮鬥之努力，恪遵總理和平統一之遺訓，一乘在滬時調解斡旋之初心，繼續努力，共同完成革命，幸勿爲一時之誘惑，誤入歧途，毋爲仇者所快，而爲親者所痛，掬誠奉覆，尙希省察爲幸，蔣中正儉（二十八日）印。

蔣委員中正在中央黨部總理紀念週對粵事之重要報告

——二十年五月十一日——

主席，各位同志：我們念總理遺囑最後兩句話，「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時候，總想到總理從提倡廢除不平等條約，主張開國民會議起，如今已有六年。○經過這六年時間，我們能有今日遵守總理遺囑，完成總理遺志的一天，這是我們全黨同志，非常欣慰的事情，也就是全國國民，一種非常的安慰。全世界對於中國表同情的民族，也都發出贊美中國的輿論。國民會議開過之後，我們國家一定更有光明的希望，並且能很迅速的達到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目的。全國國民，全黨同志，對於這次國民會議，應該如何的擁護，如何的認識呢？國民會議所決議的事情，必須切實進行，才不辜負總理的遺囑，才不辜負國民會議的代表不避艱苦困難，大家集聚在一堂，討論國家統一建設而開的會議。○使我們國家，不久即能真正達到統一的目的，這是自從革命以來，積許多光榮

的歷史，所得到的最大的成績。全黨同志，應該知道革命到現在第一時期的工作，已經告一段落，第二時期中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工作，從此便開始了。我們開過國民會議以後，更要努力加緊革命的奮鬥，然後才能完成總理遺志，才能做本黨總理的信徒。

其次，在這國民會議開幕的時間，有一種謠言，就是關於廣東的問題。廣東問題是本黨內部的問題，我們很不願意因黨內的問題，使廣東為本黨的事情，而受到痛苦；因為廣東是我們革命的根據地，總理在廣東的時候，廣東犧牲了無數的人民財產，並且我們為着廣東的統一，和謀廣東人民幸福起見，所以本黨及國民革命軍，不惜犧牲無數的頭顱，才達到統一廣東的目的；由廣東統一之後，才完成中國的統一，這是何等重大，何等艱鉅的事情。我們歷盡無限的艱苦困難，犧牲了無數生命財產、鮮血頭顱，才鞏固那革命的根據地。這次中央監察委員古應芬，鄧澤如等四人，拿監察委員的地位，對於我個人提出彈劾，當然如果我有錯誤，在革命立場，在黨員立場上，應該受監委的彈劾，不能祇求自己悔過，或反省便算了，而要靜候中央的訓令查辦，這件事情，所以四位監察委員提出的彈劾

案，無論他的手續是否合法，在黨的立場上言，無論那一個人，都祇有誠心要求黨的公平查辦，或公平處分。

近來忽又聽見第八路總指揮陳濟棠，也有一個通電，響應四位監委，這一點就未免太不好了。我們帶軍隊的人，最緊要的是服從黨的命令，依照黨的主義來做；尤其是我們軍人，格外要謹守黨紀，謹守國家的法律，不能隨便亂講話。如果黨沒有命令，自己就自由發表意見，那便犯了軍閥一樣的毛病，所以帶軍隊的人，尤其是革命的軍人，一定要服從黨的命令，遵守黨的紀律。黨要怎樣就應該怎樣，必須這樣，革命才能完成，國家才能有紀律。無論那一個人，黨如果沒有命令，他決不能越出黨的範圍之外，輕易說話，或任意行動。現在廣東的情形，省政府主席陳銘樞，已離開了廣東，各位大概都已知道了。又聽說陳濟棠想利用這四位監委的名義，背叛中央，還有講他連絡張桂等軍，並與改組孤注精衛這些人，統統聯合起來，割據廣東，來反抗中央，我們相信陳濟棠如果有革命性，他自己是一個革命黨員，就絕對不應有這種事情；而叛變的事實，也就決不會發現。不過這裏

而的內容，可同各位講講。因為各位在座的同志，多是黨員，所以特在這裏，順便報告一下。

駐廣東的第八路總指揮陳濟棠，中央在廣東每月的收入，完全提給他做軍費，這還不夠，還要在廣東省收入項下提款。他的軍隊，一共祇有五師人，照中央規定的軍費算，不到一百五十萬，每月便可發清全餉，現在陳濟棠每月却要四百三十萬之多以中央軍隊比較起來，差不多已在三倍以上。這四百三十萬的中央軍費和地方經費之外，還有在廣西所佔領的地方，亦有八十萬，也不由中央支配，不報告中央，合起來大概有五百多萬。以五師人，而每月要五百多萬軍費，世界上無論古今中外，都沒有聽見過。所以這個問題，可說醞釀已是很久了。因之廣東省政府主席陳銘樞，一件事情都不能做，就是賭也不能禁，土匪也不能肅清，一切的收入，完全被他軍隊把持，什麼事情都不能動。陳主席本已早想辭職，但我總是勸他，現在廣西的戰事還未平靜，對於這種軍隊，不良的習慣，祇能漸漸把他改良，現在不好叫他馬上就範，致使地方不安，這樣的情形，已經很久了。同時，

陳濟棠對於陳銘樞的不滿意，亦已很久。因為陳銘樞是一個省政府主席，財賦總不能隨他的意思征收，尤其是中央已經下了裁厘的命令，厘金實行裁了之後，他的軍隊，在各處把持勒收的厘金，也完全不能再收；這一點也是他們所不滿的地方。他恐怕陳銘樞同他算賬，因為中央編制的軍費，已有規定，他五師人至多不能支過一百五十萬，但他五師人爲什麼要五百幾十萬呢？這是不安於位最大的一個原因，所以我想起來，如果陳濟棠是有革命知識，有黨員立場的人，一定能够明白，中央決不能讓他這樣過去，這是中央革命的命令，所不容許的事情；而這些事情，又完全有電報公事，可以稽考，統統有事實，可以證明。所以設使果有這種事情發生，他們內部，一定也不免要發生衝突。不過他這樣一來之後，既是拿軍隊的武力，驅走一個省政府主席，並且又是用武力來挾制中央，威迫中央，這種事情，我們相信他如果是有一點革命頭腦的人，就決不會做這種叛亂的事情，由這一點推想起來，他是決不敢主動這件事情的。當民國十五年的時候，總理帶了許多軍隊北伐，在江西方面進得很快，已經到了吉安，後來陳炯明在廣州獨立造反，遂使北伐的軍隊，

不能成功，而且失敗，但是我們革命軍隊，雖是失敗，陳炯明到最後却做了千古的罪人，而且到最後，他還是根本失敗。現在正是中央軍隊在贛南剿匪，已經把共產黨土匪圍困起來，馬上便可以消滅的是候；如果陳濟棠要冒天下的大不韙，一定要學陳炯明的樣子，使得我們把共產黨已合圍的軍隊，不能即時剿滅匪共，那末陳濟棠就是第二個陳炯明。他的軍隊，是有革命歷史的軍隊，不能走反革命的道路，違反全國人民的心理。由這一面看來，如陳濟棠尚有革命知識，當然就不會主動這種事情；如果要主動這種事情的時候，那末他就是第二個陳炯明，一定要同陳炯明一樣的失敗。因為我們國民革命軍在過去無論那一個叛變，那一個便被消滅；就是想同陳炯明一樣的苟延殘喘，幾年幾月，亦不可能。這種叛亂，不光是為全國所不容，即廣東革命根據地，——本省的人民，也將不會容許。這樣想來，亦可證明陳濟棠不會叛變，不敢造反。

陳濟棠如果叛變的時候，他必定還要同改組派合作，並同張桂軍共同反抗中央，如此他就未免太蠢了。各位已經知道，廣東的民衆，廣東的軍隊，都曾受過我們革命主義的感

化，是非顛逆，利害公私，一定都很明白。無論是廣東的軍隊或人民，又都一定知道三民主義，知道本黨的革命的正確道路，這幾年來，我們已把叛變的改組派消滅，已把張桂軍消滅，並且廣東的軍隊，爲着改組派而死傷的人，還不曉得幾多。廣東人民，爲了張桂軍遭燒殺的，也不曉得幾多，那是決不會忘記的一種兇殘而痛苦的情形。廣東的人民，廣東的軍隊，對於改組派張桂軍，都是痛心疾首恨惡有加，他們一定不會忘却自身親受的災害，如果陳濟棠要拿從前的冤家仇敵，當作現在的朋友，把朋友當作仇敵，聯合各種反動勢力，來反對中央，這事情實在太蠢了。不僅是廣東人民，就是廣東的軍隊，也不會原諒他。如果陳濟棠走錯了路，聯絡改組派張桂軍，那就不僅是中央軍隊要打他，他自己的軍隊，和當地的人民，也一定要反抗他，而他就不久自會消滅了。就上面所述的理由，看來，廣東軍隊，絕沒有反抗中央的餘地，也沒有聯合反動勢力來反抗中央的理由。因爲這事情實在太蠢，我們相信這事情起頭的時候，或許有反動派陰謀煽惑，但到最後，他如明白現在革命的情形，尤其在現在國民會議正在舉行的時候，一切不平等條約快要取銷的時候，他

們如果要無理取鬧，真像陳炯明一樣，來背叛本黨，反抗中央那他就是第二個陳炯明，他應該不會這樣愚蠢。所以就這次事變的內部情形，分析起來……：……在國民會議閉會以後，尤其是黨國的基礎已經穩固的時候，再沒有第二個陳炯明出來，可以破壞黨國，背叛中央的。這一點在今天紀念週的時候，特對各位同志，大畧的報告一下，使大家可以安心。其餘的事情，因為國民會議開會時間已到，不能詳細報告。（完了）

蔣委員中正在國府總理逝世紀念週對粵變重要報告

——二十年五月廿五日——

各位同志：國民會議閉幕，第一期革命工作，已告一段落，第二期工作正在開始，回顧已往，有值得為國民告者，革命事業，原非簡單，其中錯綜複雜，往往有須其人身死後，始能發表，以斷定其對黨國之功罪，是否為忠實或叛逆，此種判斷，當然非五十年或百

年後不得明瞭。茲將本黨改組後情形畧申述之，本黨于民十三改組後，得有新的發展，詳情當非短時間可以罄述，現僅以本人之反共一節，向各位報告，總理因感受各帝國之壓迫，有聯俄意，民十二年春，乃派本人赴俄考察，居俄四月，實地調查，是年冬返國，將所得盡貢獻於總理，陳述俄對我毫無親善意，與各帝國主義者，同具侵略之心，終必使我國成蘇維埃第二，對聯俄主張極端反對。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已決定聯俄，當時曾致廖仲凱一函，力請勿以聯俄爲得計，此函稿現尙保存，（至此蔣委員出自著之反省錄中所載致廖函，並讀一遍），終不能貫徹余之主張，乃去粵赴滬。其後總理一再力促返粵，主辦黃埔軍校，以爲革命武力之準備。當時若不創辦軍校，相信在總理死後，本黨必爲蘇俄共黨所消滅，決不致有今日之基礎。現外間尙謠傳本人利用共黨於前，反共於後，出爾反爾，現此點可不攻自破矣。昨得電訊，知汪精衛到粵，集改組派共產黨等一切反動份子之聯合。胡鬧可以成功，則吾人革命爲多事矣。汪之爲人如何，在本人致汪函中，可以窺見一斑，（至此蔣委員又將自著反省錄中所載致汪函，讀一遍，係述本人主張北伐，俄願

聞凱塞耳極力破壞。凱主張由本人率兵一師，由海道進兵至津，與北洋軍閥作戰，此兒戲之言，汪竟贊同，其他總理論汪函，本人所藏甚多，現無論外間如何謠言，本人祇問良心，爲黨爲國爲革命，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將來是否爲總理信徒或叛逆自有定評，今當國議閉幕後，政府正致力於建設工作，汪等竟又反對政府，破壞和平，誠罪大惡極！吾人對本黨老同志，確係忠實者自應尊敬，若以老同志而反對新進同志，並違反總理主義，吾人惟有以叛逆看待，消滅之而後已！望政府同人，明瞭現在環境，及過去歷史，遵照國議決議案，切實努力建設工作，使政治上軌道，即爲吾人最大之武力也。

吳委員鐵城復古應芬電

限即到片刻不得停留，廣州古文官長湘翁尊鑒：密東日復電誦悉，情詞懇切至佩，弟自東北甫返，鑒於華北赤禍伏流，有一發不可收拾之勢，決非現在之江西所可同日而語。

正懷忱間，而粵中謠啄頻傳，更爲心悸，今日之黨國，原爲總理及先烈所手創，亦爲國人所託命，正值風雨同舟之險，詎能箕豆隔釜之燃，稍一不慎，同歸於盡。至展公與介公間愛知好，偶有違言，朝夕不難如故，現介公及中央同志，均堅決請展公，即日出席國民會旋議，共商國事，外間謠啄，當可不辯自解。而中央團結同志之意，當爲同人所諒解，弟之黨國，愛鄉土，對於當年總理輔弼，同深敬愛，惕于閱牆之戒，冀免同室之戈，竭力幹靈，消弭隱患，凡所陳報，弟負全責。望即釋除誤會，安定人心，共維大局。我總理在天，實式憑之，并希轉達各同志及賜復爲荷。鐵城叩冬。

朱委員培德復孫科電

(銜峇)頃誦沁電，滋生疑訝，回溯吾兄在滬，其所表示，以擁護統一爲職志，和平解

決爲途徑；即當登舟時，猶以調處自任；方深敬佩，以爲黨事有賴。乃抵粵後，忽有此電，先後如出兩人。若果爲劫持，則言不由衷，可勿深論，否則來電所指，不外兩端，一則中央之一切會議，非真正公意之表現。一則內戰迭起，皆由一人；夫中央一切會議，皆爲兄所參預，于此一例抹殺，則真正公意當以何種方式乃能表現？至于叛逆迭起，其首禍之人，無非以攘奪權利之心，行兼併割據之實，方事之殷，吾兄同之。討伐之形既混，今乃爲之張目，設詞助攻，一若以叛人以柄者，一人之身，相反若此，揆諸平日論調，故疑其必非本懷。且國家分崩離析，棘手滋多，今茲統一告成，和平實現，國民會議之決議，方幸總理遺教，得以見諸施行，全國之人同其湯望。乃古陳等甘心爲戎首，棄國人所擁護和平統一，破壞之而不顧，其爲國人公敵與前此諸役首禍之人亦何以異！又況赤匪未平，當此進剿時，稍有人心，惟當擁護中央，俾得以全力削平大難，今反欲傾覆中樞，動搖國本，墮前敵將士之氣，撓中央未竟之功，是惟恐赤匪之將清而助長之！國命之不斬而速絕之！

夫使赤禍果成，神州陸沉，彼快心一擲者，縱不惜茫茫禹跡，淪爲腥羶，亦寧忍紫金山陵，付諸異族乎？此固吾黨員之所不忍言，而實國人之所宜深念者也。凡此諸義，類賢達所知，竊冀吾兄痛念禍亂，勿負初心，擁護統一，保全黨國綱紀，豈惟邦家利賴，總理在天之靈，實式憑之。弟朱培德叩。

于委員右任在國府總理紀念週之報告

——二十年七月二十日——

各位同志……剿赤軍事，近來勝利頻傳，赤巢東固，亦經克復，獲槍逾四萬，散匪經我堵截，約一個月內可將全贛肅清，剿赤勝利之原因，不外各將領之努力及國民之幫助而已。各地民衆，希望政治建設，經濟建設，一一見之實施，其所以未能實行者，蓋以赤匪爲最大原因，故人民切盼剿匪成功，進而建設政治經濟，此其一。赤匪到處燒殺，殘忍已

極，自造死路，我三民主義所到之處，民衆莫不悅服，故三民主義之軍隊，到處勝利，此其二。赤匪宣傳民衆幫助，實則民衆對於此等殘忍之輩，豈能助之，蓋亦謠言而已。此其三。前方黨政之處置及地方整理，安撫民心，感化受赤化之無知良民，黨政措置成功，此其四。國民會議之後，約法公佈，五中全會後，政府改組完成，即黨政根本之圖，政治黨務一切迎刃而解，此其五。本人確信，今後全盤勝利，必能於短期間完成，但剿赤勝利後，人民希望更大，國際評論更嚴，此則政府同人，必須注意而設法使人民滿意者，對於國際，我人亦應以獲得諒解，以謀中國在國際間平等自由爲是；故我人今後之努力，亦即爲人民之希望，人民之希望爲何，不外生活安定，保障權利，依法盡國民之義務，然此數點，亦非國內統一和平不可。我人讀約法國民生計一章，當知做到之不易，此爲戰後政府同人與人民共同努力者。關於國際間，德國於歐戰後，因被協約國逼迫過甚，危機深伏，最近各國鑒於德國萊茵一帶之危機，照目下之形勢，赤化即爲黑化，赤化即爲共黨，黑化爲法西斯蒂，故力予救濟，使德國得以渡過危局，而維世界之和平。中國現狀，關係國際亦

甚重要，國際間苟不嚴重注意，其爲害於國際亦大，某某主義者加束縛於中國，如不脫除之，有時且加甚之，是無異於在中國製造無產階級，彼白色某某主義者，長此以往，將如天天拿着斧子斫人，亦將斫到自己脚背，諺云螳螂捕蟬、不知黃雀在其後；蓋彼等爲中國製造無產階級，亦有人在彼國爲彼製造無產階級，彼尙未之知也。將來受害，較之中國必有過之無不及，甚望國際間諒解，一切助我勦赤匪，彼帝國主義者或以爲中國有赤爲患，彼得以逞機者實誤，現在中國內憂外患頻傳，江西勦赤戰事未息，而萬寶山朝鮮排華慘案迭見，人人痛心疾首，要求政府強硬對付，但國內尙有不覺悟之軍人，擬思逞機取利，據云有白色帝國主義者爲背景，或云因與共產黨有連絡，現在江西赤匪覆沒在即，不得不起而爲之聲援，但無論如何，北方明白大義之將士甚多，決非一二不明大義者所能搖動。現政府對軍事方面，已有完全之準備，決不因一二無聊軍人之暴動而鬆懈江西勦赤軍事，此輩于大軍勦赤時期內，起而擾民援助赤匪，非但爲人民之害，亦爲國家之害，更爲國防之罪人，彼等決討不到一點便宜，希望政府同人，拿定主意，剪除援助赤匪擾亂地方之民賊，

去中國萬世之害，使擾亂中國及國防和平之赤匪不能存在云云。

孔委員祥熙對粵事之言論

中央對於粵事，始終主張和平，良以年來變亂頻仍，人民苦戰已久，故此次粵方發生變動後，即不惜婉轉斡旋，冀化干戈爲玉帛。無如粵方將領，始終執迷不悟，觀其目標，雖祇反對蔣先生一人？然其立場，實屬錯誤已極！此次又要求蔣先生于四十八小時內下野，其一種不明事理，概可想見，蓋蔣先生受命于黨，一切行動，概須受黨的指揮，若輩果欲蔣先生下野者，正不妨以其主張，建議于黨，由黨方處決之。乃若輩不此之圖，且又誤會黨與蔣先生即爲一人，須知黨爲全黨同志所共有，非蔣先生一人所得擅專，更非若輩片文隻電，所能任免黨內高級人物，現下中央方面，雖深憾若輩之舉動失軌，然爲維持國內和平統一計，苟有一線希望，可以不啓干戈者，自當力爲設法。蓋在此訓政時期，民生凋

敵之秋，中央正力謀建設之不遑，又安忍重起干戈，增加民衆之痛苦！至于粵方現狀，在目下觀之，組織政府一事，或將不免。孫哲生之赴粵，原謀所以竭力斡旋。惟觀其近日行動，實已被人包圍；蓋孫氏在滬時，竭力主張和平，中央第一次派員來滬斡旋時，孫氏本擬即日赴京，行裝均已運至車站；嗣以夫人病尚未痊，致未成行。此次南去，初本抱有斡旋和平之重大決心。惟抵粵後，即被包圍，失去常態矣。至陳友仁氏，本昧于吾國情形，且不能識華文，講華語，凡屬吾國一切政治，彼必倩人翻譯，於是輾轉附和，亦遂盲從。邇下張溥泉在粵，尙在竭力調解中，不日即將北還。張氏此行，亦不過盡其人事耳。現在中央方面，亦不能不稍有準備，此在任何國家，平時均如此，試觀駐泊黃浦江中之各國兵艦，無論駐防久暫，其烟囪之內，必日日生火不絕，此即彼等軍事準備，倘必要時，一奉命令，隨時隨地均好立即出發也。

四、國內外各黎部對粵變之文件

浙江省執行員會促陳等覺悟

廣州·第八路總指揮部陳總指揮濟棠，香師長翰屏，余師長漢謀，李師長揚敬助鑒：
國民會議開會，全國國民方欣和平統一得其保障，訓政建設獲漸完成，乃鄧古等撫拾鬮言，誣詆黨政設施，搖惑人心，全國駭憤，又聞執事等江日通電響應，且準備軍事，異圖威脅中央，駭聽之餘，既深慮本黨歷年艱難奮鬪所得之和平統一由茲破壞，復深為執事等革命令譽惜也。黨有紀律國有綱維，應共遵崇，不容渝犯，執事等身為黨員，兼綰軍符，豈可緬越常軌，致自絕於黨國，自來違法背紀以破壞和平統一者，靡不旋踵覆滅，張唐馮閻，可為殷鑒，執事等前曾加以痛斥者，奈何至今復蹈其覆轍乎，赤匪肆毒，國人切齒，方

今大軍合剿，殲滅有期，而執事等乃于此時，妄逞異動，不啻爲赤匪張目，縱令匪氛乘機蔓延，國民遍罹浩劫，執事等不將爲千古罪人乎？改組派等反動政客，爲個人之意氣權利，不惜將人置諸爐上，執事等與閻馮較，孰爲優強，本黨革命策源地，是否能容其糜爛割裂，苟執事等一念及此，則知反動政客，其毒實過蛇螫，奈何復受其蠱惑，破壞統一，重苦吾民，而自身亦將爲閻馮之續，竊爲執事等不取也，夫迷途知返，往哲是與，臨崖勒馬，只爭片刻，尙冀執事等幡然悔悟，服從中央，共殲赤氛，維護統一，庶國家訓政設施有期，而執事等令譽，亦永保矣，禍福所係，尙惟抉擇。中國國民黨浙江省執行委員會謹。

江蘇省黨部忠告陳濟棠

廣州陳總指揮濟棠同志助鑒，自統一告成，本黨遵奉總理遺訓，召開國民會議，全國人民喁喁望治，乃同志忽發江日通電，摭拾鄧澤如同志等失實之彈章，搖撼觀聽，肆意攻訐。

道路傳聞，且謂同志行將圖謀不軌，風聲所播，舉國惶駭，夫和平統一，爲總理病榻彌留所垂囑，亦舉國民衆一致之祈求。二十年來，國家變亂相循，生民塗炭，本黨費無數之犧牲，擲巨大之代價，始得實現今日久安之局，豈容任何個人，以一朝之私忿，加以破懷，同志身隸黨籍，重膺軍寄，對於黨政，果有意見，儘可以黨員地位，獻替中央，靜候解決，何得效軍閥干政之故技？越位失序，任意搗亂，自來違反民意以破壞和平統一反抗中央者，靡不旋踵覆滅。張，唐，閻，馮，可爲殷鑑；且赤匪肆虐，湘鄂贛皖，大軍圍剿，方期撲滅在即，而同志乃于此時妄逞異謀，是不啻爲赤匪張目，而以黨國爲犧牲也。敝會不忍同志自墮其過去光榮之革命歷史，敢盡忠言，尙祈化除私見，維護統一，黨國前途，實深利賴。中國國民黨江蘇省黨務整理委員會。

黑龍江省黨部忠告陳濟棠通電

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鈞鑒，各院各部各省市黨部報館公鑒。頃致廣州陳總指揮一電，又曰：廣州陳總指揮勳鑒，連日接讀張副司令何部長等通電，愛護黨國，心重語長，凡我同人孰不感動，比者國民會議方告成功，對內已定長治久安之大計，對外已發解除束縛之宣言，破壞之時期早過，建設之事業方殷，此正同志和衷共濟之秋，寧忍再有箕豆相煎之舉，況赤氣已蹙，亟待肅清，民困未蘇，尤宜休養，閻馮張桂，覆轍匪遙，懸馬馳崖，收輻猶及，所望蠲除私見，顧全大局以保助名，而救黨國，摛誠奉告，諸希亮察，黑龍江省黨務指導委員會號印，尙希諸同志，本化導祥和之素懷，電促陳等翻然覺悟，擁護中央，努力建設，黨國前途，實深利賴，臨電神馳，毋任盼禱，黑龍江省黨務指導委員會號印。

綏遠省黨部忠告陳濟棠通電

(銜畧)均鑒，頃致廣州陳總指揮濟棠一電，文曰，廣州第八路陳總指揮勳鑒：慨自民

國肇建，二十載於茲，其間文奸賣國，武盜稱兵，變亂相尋，靡有已時，民不堪命，國幾不國。幸我蔣總司令，忍勞忍怨，百折不撓，迭次戡平叛亂，芟除障礙，建強固之中央政府；奠邦基於磐石之上；茲值統一告成，和平重光，開國民會議於首都，爲謀訓政時期之建設，方慶國家可以長治久安矣，不意鄧古等諸監委，本道途之流言，橫加攻訐，卅電發出，舉國徬徨！執事不加深察，竟以虛無之詞，驟起門戶之見，並聞陳師鞠旅，似將別有圖謀，噩耗傳來，殊爲駭震，執事身隸黨籍，又綰軍符，黨紀國法，自應敬謹遵守，爲黨員之表率，爲軍人之模範，何得妄事主張？紊淆觀聽？啓全國之疑慮！致國本於動搖！方今赤禍瀰天，民生疾苦，中央正在盡力圍勦，以期肅清，凡屬軍人，當如何戮力同心，以赴國難，以除民困，豈能再逞干戈，重演分裂，爲赤匪造機會，以民衆作犧牲，當此一髮千鈞之秋，正執事生死存亡之關頭也。如不翻然悔悟，甘冒不韙，是自絕於黨國！自絕於人民！須知破壞和平者，即全國之公敵，人人得而誅之，陳炯明之往事，昭昭可爲殷鑒。敵會因厚愛執事，不忍執事自墮其過去之光榮歷史，故爲最後勸告，願執事三思之。特電

敬陳，毋任翹企之至，等語。惟望全國同胞，一致擁護中央，鞏固統一，如有破壞和平者，即爲全國之公敵！敝會願率綏遠全體民衆，誓爲中央後盾。激切陳詞，諸希垂察！中國國民黨綏遠省黨務指導委員會皓印。

綏遠省黨部請一致聲討陳濟棠通電

南京國民政府各院會各省市黨部各省市政府各路總指揮各軍師院長各民衆團體各學校報館均鑒：頃上中央執行委員會一電，文曰，南京中央執行委員會鈞鑒：查粵逆陳濟棠等，嘯聚腐惡份子，背叛中央，近且組織僞政府，聘用倭奴爲顧問，乘我中央勦赤勝利之際：討石報捷之時，擴充軍備，窺襲湘贛，擾亂和平，破壞統一，跡其居心，豈非爲敗潰之石逆遙爲聲援！將滅之赤匪助長兇燄！似此黨蠱民賊，若不迅予討伐，則星星之火，勢將燎原，神明華胄，尋見陸沉！敬請鈞會轉令國民政府，迅予撻伐，殲彼兇頑，拯我災黎，

臨電憤激，不勝迫切待命之至等語，尙希全國同胞一致聲討，保和平而維統一，臨電神馳無任翹企。中國國民黨綏遠省黨務指導委員會魚印。

四川省黨部請中央將陳免職拿辦通電

(銜客)國急，南京中央執行委員會鈞鑒：閻馮覆敗，統一完成，我中央依遵總理遺囑，召開國民會議於首都，以定國家長治久安之大計，曠世盛典，薄海騰歡，凡屬國民，均應竭誠擁護，以謀國家之統一與建設，乃有國民革命軍第八路總指揮陳濟棠，竟於江日，發出通電，詆毀黨國領袖，目無中央，日來報章宣傳，陳濟棠調兵遣將，勢將稱兵倡亂，反動到底，消息傳來，曷勝駭異，查陳濟棠身隸黨籍，承中央授以兵符，寄之重任，宜如何矢勤矢勇，以報黨國，而乃反動性成，兇頑不改，以一黨員而違犯黨紀，紊亂統系，妄發主張，已屬荒謬絕倫，以一軍人而擅動部隊，威脅中央，破壞統一，尤爲罪大惡極，似

此飛揚跋扈，目無黨國，不獨在本黨爲反動，在國家爲叛逆，實亦全中國民衆之公敵，此撩不除，則黨紀國法，行見蕩然以盡，屬會目擊時艱，志切討逆，以爲我中央，爲張肅紀綱，對此破壞和平統一之叛逆，不宜再予優容，屬會代表全川七千萬民衆，敬請鈞會，乾綱立斷，雷霆威施，令飭國民政府即日將陳濟棠免職拿辦，以儆兇頑而安黨國，臨電憤激，不盡萬一，四川省黨務指導委員會叩刪印。

福建省黨務指導委員會警告陳濟棠電

急廣州陳總指揮勳鑒：國人望治久矣，曩者桂唐閻馮諸逆相繼叛變，中央忍無可忍，輿師撻伐，維莫大之犧牲，始換得今日和平統一之局，凡屬革命軍人，正宜一致擁護，以慰國人喁喁之望，執事頻年參與討逆，中央倚畀甚殷，際茲外有赤白帝國主義之積極侵略，內有赤匪之遍地騷擾，自應一秉忠誠，捍衛國家；乃國民會議甫經開幕，粵局即有異動

之謠，初疑伯有之驚、詎料竟成事實。聞執事所資以號召者，以展公去職爲題，須知介展二公均爲本黨最負責之先進，一時政見縱有不同，黨內不難解決，今執事借爲口實，逾越範圍，公然反抗中央，倘使戰端一開，適爲內外敵人製造機會，必陷我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域是愛護展公，反爲展公罪人，竊爲執事不取，迺者各地同志紛起忠告，尙望明察順逆，靜待中央後命，勒馬懸崖，悔猶未晚，否則身敗名裂，閻馮之殿鑿匪遙，深爲執事惜焉等語，特電奉聞。福建省黨務指導委員會皓（十九）印。

甘肅省黨務整理委員會警告陳濟棠電

廣東陳總指揮鈞鑒：竊查召集國民會議，乃總理生前所主張，一見於北上宣言，再見於臨終遺囑，所以昭示本黨，意彌深，望彌切，凡我同志自當繼續努力，以求實現。今全國已告統一，對內應如何建設，以適應國民會議之需要，對外應如何廢除不平等條約，以

達到國際地位和平之目的，全賴召集國民會議，以期徹底解決，貴總指揮投身革命有年，寧忘斯義，遠聞已對國民會議通電反對，竟置總理遺教於不顧，上何以對總理在天之靈，下何以慰國民嗚呼之望，願速反省，共濟同舟，以底革命於成，子超湘澤，澤如佛成諸同志，悉以本黨先進，革命成敗，尤關休戚，尙希以此忠告之，俾全始終，毋虧令節，南望百粵，竚候明教。甘肅省黨務整委會叩刪印。

河北省黨部警告陳濟棠電

廣州陳總指揮伯南先生勳鑒：國民會議，現已開會，五中全會，又將召集，黨事國事，皆由合法機關解決，同胞同志，惟有一心一德，服從紀綱共圖建設。先生軍人也，原以服從爲天職，又黨員也，應以黨之命令爲從違，苟有獻替，自有合法程序可循；乃竟撫拾蜚語，挾兵通電，近復傳言將組織軍政府於廣東，公然破壞和平統一，圖絕民族生機，何

先生不明是非，一至於此！卽先生不以是非爲念，獨不顧利害乎？願爲先生陳之：夫和平統一，實全國所祈求，際此瘡痍滿目，強鄰虎視之時，非努力建設，無以求存；而欲圖建設，尤非和平統一不可。人民苦兵亂久矣，今先生違反全國之公意，悍然稱兵作亂，破壞和平，此必敗者一。歷來背叛黨國之軍閥，自陳炯明，以至李白張唐閻馮，皆以名不正，言不順，雖握強兵勁族，聲勢雄厚，而終爲中央所削平，閻馮兩逆，更以數十萬之衆，占數省之地，據黃河之勢，因平津隴海平漢三路之便，浩浩蕩蕩，阻險拒固，然其土崩瓦解之情形，尤爲歷來所未見，蓋人心向背，成敗所由分，主義所在，強者莫能禦，先生之強，自審孰與陳李張唐閻馮，而乃欲步其後塵，蹈其覆轍，此其必敗者二。方今赤匪肆虐，湘贛諸省大軍正在合圍，而先生乃於此時倡亂，且將出師湘贛，破壞合圍之勢，使湘贛赤匪，將滅而甦，粵桂伏匪勢必蜂起，全國國民誰能不以先生爲毒害。粵桂民衆，且皆願得先生而甘心，環顧同舟，皆成讐敵，此必敗者三。先生握兵符於廣東，於茲有年矣，以軍費爲名，刮民自肥，使建設計畫，莫能施行，政治腐敗，不可挽救，粵人早有與先生偕亡

之慨；今更背叛中央，破壞和平，且重徵關稅，廣事剝削，重躍粵人於兵禍，粵人必起而圖之；粵中軍隊久受主義之訓練，具有光榮之歷史，斷不願爲先生犧牲，禍變將起於蕭牆，此必敗者四。凡此四點，皆彰明較著者，而先生謬於張桂軍及改組派游說，趨絕境而不自覺，彼張桂軍日暮途窮何暇擇，而改組派之不逞，惟利天下之大亂，其游說先生以倡亂於彼有所利，而先生乃繼供其利用耳。况彼輩之與先生早已勢不兩立，今雖勉強結合。終爲先生之大患。道路傳聞，或謂先生已成騎虎之勢不能不爲孤注之一擲，實則先生果能幡然悔悟，臨崖勒馬，以中央之寬大，必能予先生以自新，若仍執迷不悟，甘爲公敵，則自取滅亡耳。禍福之機，間不容髮，願先生圖之。河北省黨務整理委員會印。

山東省黨部警告陳濟棠電

廣州古委員襄勤鄧委員澤如，林委員子超，蕭委員佛成，陳總指揮伯南先生均鑒：讀

陷江各電，悉諸先生惑于浮言，有示絕中央之舉，敵會期期以爲不可，溯自總理領導革命以來，賴吾黨同志之努力，革命將士之犧牲，乃得有今日之和平統一；緬懷締造之艱，凡屬國民，自應一致擁護，矧屬黨員甯忍破壞。諸先生過去追隨總理爲黨干城，比年以來致力政軍，翊贊革命，久爲海內所共和，是目前之和平統一，諸先生亦與有力。現苦心破壞吾黨，顛覆國家者，唯有赤匪，以諸先生之明達，豈忍犧牲過去之歷史，爲赤匪造慘殺之機會。且自來破壞和平統一者，皆爲黨紀國法所不容，同志民衆所共棄。近頃國民會議，已有警告之文，各地同志更多質難之聲，大義所在行將同致聲討，南歸非成鐵鑄，成敗決于順逆，望諸先生勒馬懸崖，勇于悔過，則中央寬大爲懷，不拒來歸，掬誠奉告，諸先生其熱圖之。山東省黨務整理委員會叩有（念五印）。

山東省黨部請討伐陳濟棠電

國急，南京中央執行委員會鈞鑒：黨國不幸，叛逆迭發，賴諸同志之奮鬥，戡亂措安，乃有今日之和平統一，本年五月，本黨恪遵 總理遺教，召集國民會議，製定約法，以立訓政之基礎，凡屬國民，應如何擁護和平，信守約法；乃廣東陳濟棠，襲軍閥故智，以一己權利之私，發爲破壞黨國逆謀，陷電詆毀中央，甘心背叛本黨，國人初以武夫無知，未必不可理喻，念國步之多艱，凍兵兇之可戒，故文電交馳，紛致警告，蓋猶冀其悔悟，用保太平，不圖彼逆怙惡不悛，置若罔聞。近復勾結附共禍國之軍閥走狗汪精衛，以及自絕黨國之西山會議派鄒魯等，在粵有僞政府之組織，是吾人向所望之和平，已不可保，艱難締造之統一，再被毀破。且贛境之赤匪，經大軍進剿，合圍之勢已成，殲滅之期不遠，稍有人心者，即當贊助中央；然而陳逆濟棠，冥頑不靈，終乃稱兵搆亂，汪鄒羣奸，好亂性成，繼續破壞黨國，是直助揚赤焰，將以顛覆黨國，喪心病狂，莫此爲甚。我中央爲確保統一，奠安黨國，請即申令討伐，以張法紀，屬會謹率魯省三千七百萬民衆，誓爲後盾，迫切陳詞，無任憤慨之至，山東省黨務整理委員會叩東印。

陝西省黨務指導委員會等對粵事通電

(銜略)均鑒，接誦鄧澤如等陷電，蜚語撫拾，攻訐洩憤。即已駭異萬分，繼閱陳濟棠等江日通電，隨聲附和，甘作戎首，更覺荒謬絕倫，本愛人以德之熱忱，欲其翻然悔悟，特抒管見所及，推誠勸告，冀糾正其錯誤於萬一。我國自辛亥以還，一般野心軍閥，皆擁兵自衛，據地竊權，藉遂陰謀，以致釀成長期循環之內閣，禍國殃民，莫此爲甚，幸賴總理之英靈與蔣介石同志之指導，將士之義勇，經數年之奮鬥，無量之犧牲，始將松深蒂固之封建軍閥。澈底摧毀，使破壞河山，重行完整，和平景象，再現宇內，經營締造何等不易。鄧陳等不顧已往之艱難，共維善後，竟妄蹈破壞統一之覆轍，貽國家以無窮之戚，此其行動，應糾正者一。當此國家初造，建設伊始之際，對政府措施，或有異議，亦應依照法定之手續，提請中央解決，豈可貿然通電，混淆聽聞，凌失黨紀，孰過於斯，此應糾正者二，國民會議固爲總理耿耿之遺志，亦國人普遍之要求，中央爲謀統一與建設，廢

除不平等條約，以奠安黨國於永久起見，毅然於本年召集，確為適應環境之需要，完成革命之關鍵，鄧陳等皆身膺要職，對於國民會議，不但不竭力擁護，反於開幕期間，興波助浪，予帝國主義者以可乘之機，使中國永淪於次殖民之地位，不惟有忝厥職，實屬背叛總理遺教，此應糾正者三。西山改組各派，早已脫離革命立場，純以私人利益為前提，假護黨救國之美名，行爭權奪利之事實，司馬昭之心，盡人皆知，鄧陳等以一念之差，而與之合作，不啻為虎作倀，此應糾正者四。年來共匪為患愈熾，中央此次傾全國之兵力，作環形之包剿，目的在一網打盡，永絕根株，經數月之苦戰，軍事已獲勝利，若能繼續圍困，不久即可根本肅清，鄧陳等不思努力剿匪，解除倒懸，竟欲殘毀國家大計，墮此九仞一簣之功，使赤氛復燄，尤屬助桀為虐，此應糾正者五。總之黨員行動，應以民衆福利為依歸，因一人之憤，而誤害大局，智者不為。即陳等在革命過程中，不無動勞，誠能自新，中央當能格外原諒，祈全國同胞，吾黨同志，愛昔日同舟之誼，一致促其反省，使臨崖勒馬，勿貽噬臍，黨國幸甚。陝西省黨務指導委員會省政府暨各機關各團體同叩巧印。

河北省黨部請明令討伐陳濟棠通電

南京國民政府各院部會各省黨部省市政府各報館各機關團體均鑒：頃上中央黨部一電，文曰：南京中央執行委員會鈞鑒：自鄧林蕭古等撫拾浮言，發爲蜚語，陳濟棠利用，以鼓煽反動，勾結惡腐，謀牽大局，破壞統一，凡有血性，莫不憤慨，祇以國基初定，建設有自，和平統一實現，爲今要圖，仰中央寬大爲懷，本哀矜勿喜之義，權予警告，冀其翻悟，乃中央一再剴切曉諭，舉國一致，嚴重警告，而陳氏怙惡不悛，益復加厲，組織機關，認賊作父，逆謀已成，和平且破，罪惡實無可追，國人皆曰可殺，若不於此時明加撻伐，實無以肅紀綱而慰國人，懇請鈞會即轉國民政府，明令討伐陳濟棠及僞黨，和平統一於是乎賴，臨電憤慨，不勝迫切等語。請一致申討，不勝企盼。河北省黨務整理委員會叩

冬（二）印

河南省黨部省政府對粵事通電

急，雲南龍主席，南京何部長敬之，何主席雪竹，何主席芸樵，魯主席詠安助鑒，頃奉魚真兩電，對於鄧澤如，古應芬，陳濟棠，等搆亂私訐，痛加闢斥，理正詞嚴，大義凜然，迴環雒誦，無任欽佩。竊維革命建設之完成，首求國家和平統一之樹立。數年以來，吾全國革命民衆，武裝同志，不惜犧牲無量數之生命財產，與反革命份子作殊死戰者，要皆以維持和平統一爲唯一之目的，故凡摧殘和平，破壞統一者，在黨爲叛徒，在國爲亂變，叛徒亂變，人人皆得而誅之。自馮閻唐張諸逆消滅以後，中央正盡力圍剿湘贛鄂等省之赤匪，以爲國家永久和平統一之保障。方今匪勢日蹙，肅清在即，而國民會議，又在首都舉行，果能全國一致協力共進，則不平等條約不難廢除，民族之獨立自由，不難獲得。乃陳濟棠等，於此國家復興之際，罔顧大局，恣意妄言，欲使艱難締造之統一秩序，復歸於割據分擾之局，消息傳來，痛恨欲絕。今諸公苦口婆心，曲意勸導，若陳等知有黨有國，

亟應勒馬懸崖，翻然悔悟，倘執迷不醒，甘作戎首之續，則失道寡助，殷鑑不遠，我豫全體民衆，既痛夫叛逆遺禍之烈，復怨赤匪造亂之巨。遙聞嶺南不祥之訊，益堅鞏固統一之心，爲國效命，之死靡他，涕泣陳詞，諸維垂察，河南省黨部省政府同叩寒印。

南京特別市執委會警告陳濟棠電

廣州陳總指揮伯南同志勛鑒：國議完成，舉國望治，人民方慶昭蘇，政府積極建設，不意鄧林蕭古四委員，竟於此時發出陷電，撫拾浮言，搖惑人心，妄借事端，以快私意，而同志不察是非，續發江電，盲從附和，且復張皇軍備，以致舉國駭愕，詫爲不祥，姑不論反抗中央，萬無幸存之理，閻馮張桂，可爲殷鑒，況若戰端一啓，盜匪乘機，百粵之區，禍害尤烈。是同志之犯大不韙，結果徒爲匪共造機會，以重苦吾民，自取滅亡而已，本會不認同志爲閻馮之續，貽噬臍之悔，特爲最後之忠告，尙祈幡然覺悟，共維和平統一之

局，黨國幸甚，中國國民黨南京特別市執行委員會號（二十日）印。

天津特別市黨務整理委員會對粵事電

南京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監察委員會鈞鑒：溯自民國肇造，二十載於茲，中經帝制之餘孽，軍閥之攫權，李白張唐閻馮之叛變，湘贛赤匪之橫流，瘡痍滿目，民困未抒；致我總理艱難締造之民國，屢瀕於危。今幸變亂次第救平，國民會議正式開幕，製定訓政約法並力謀廢除不平等條約，凡屬國人，正宜和衷共濟，一致對外拯救時艱，如有妄啓兵戎，破壞統一者，實不啻全國人民之公敵。不意鄧林古蕭四監委，竟與陳濟棠聯合異謀，甘冒天下大不韙，爲赤匪造時機，以民衆作犧牲，不獨爲全民之公敵，亦即國民之罪人，屬會爲保障和平統一計，用特電請鈞會，對鄧古諸委，予以糾正，以維黨紀。至於陳濟棠之逞兵作亂，破壞和平，尤應嚴申懲戒，促其覺悟，黨國幸甚！中國國民黨天津特別市黨務

整理委員會咸印。

上海市執行委員會警告陳濟棠電

民國締造，困苦艱難，內則軍閥殘民以逞，外則強鄰侵略爲心，老幼流離，國幾危殆。幸賴吾黨同志，秉承總理遺旨，一心一德，團結戡亂，才使軍閥瓦解，反動撲滅，和平統一，與民更始，進堪合力以禦外，更得專意而劃共。值此止戈弭戰之時，萬民瞻仰小康之日，不謂鄧委員等不顧事實，撫拾浮言，發共卅電於先，同志又不加思慮，隨聲附和於後，何異助赤匪以張威，予列強以口實也。往者，同志排共遏亂，功在黨國，故政府重寄以要地，倚畀以專職，自不宜輕信蠱惑，甘受愚弄。須知軍閥政客赤匪，惟恐天下無事，竭志盡能，以鼓唇弄舌，離間挑釁，同志正應揭破奸謀，安可爲人傀儡，自絕於中央，自絕於國人；縱對中央有所建議，自應依法電呈，靜聽後命，豈可不顧國家，以威脅中央

，破壞統一爲快耶？失道寡助，善始惡終，閻馮敗之，殷鑑不遠。敵會心所謂危，敢不以告。倘能懸崖勒馬，尙不失爲俊傑之士，若一意孤行，則千夫所指，自取滅亡，後悔何及。敢佈腹心，請三思之。粵省幸甚，黨國幸甚？

漢口市黨部關鄧澤如等電

南京中央執行委員會轉國民會議公鑒，貴會自微日開幕後，佳音傳播，薄海騰歡，集議旬日，無不以鞏固和平力謀建設爲中心，誠足以上慰總理在天之靈，下副萬民求治之望，固我國本，胥賴於此：下風引領，快佩莫名。不圖在舉國屬望之時，鄧澤如等竟於上月陷日，妄發通電，撫拾浮言，謬肆指摘，凡屬國人，皆屬駭詫。旋悉中監委蔡子民先生等已去電糾正，方翹鄧澤如等早自愧悔，乃粵將領陳濟棠等復昧於大體，妄發江電，確保和平統一之呼聲方濃，尙所思亂之劣性復萌，此種舉動，不惟黨紀國法所不許，亦爲人心

公理所難容。且列強憑陵猶昔，赤匪兇焰未靖，凡有人心，莫不思同心一德，共濟艱鉅，豈料喪心病狂之徒，侈言倡亂，甘爲赤白帝國主義者製造機會。言念及此，憂忿交集，貴會爲代表人民公意之集團，對國計民生，軫念自切，爰敬電請迅予糾正鄧澤如等陷電謬誤，以維紀綱，而肅視聽。臨電不勝翹企待命之至。

中國國民黨漢口特別市黨部臨時整理委員會叩元

天津特別市黨務整理委員會請一致糾正古陳通電

（銜畧）頃讀何應欽，何成濬，何健，魯滌平四同志致陳濟棠真電，情文懇摯，義正詞嚴，所以爲黨國謀安全，爲民族求生存者，至詳且盡，凡我國人當可省悟；不意鄧古等委，與陳濟棠聯合，異謀稱兵作亂，威脅中央，致國內分裂，旣爲殘餘赤匪造時機，對外坐令法權交涉，功敗垂成，此不獨全民之公敵，亦即民國之罪人，本會爲保障和平，息事

寧人計，除電陳濟棠促其覺悟外，用特電達，即希全國同胞，本黨同志，本君子愛人以德之懷，發抒偉論，其對妄啟兵戎之謬誤，立予糾正，共懷閱牆之戒，免操同室之戈，黨中幸甚，全民幸甚。○中國國民黨天津特別市黨務整理委員會皓印。

天津市黨務整理委員會請討伐陳濟棠電

南京中央執行委員會鈞鑒：查陳濟棠鄒古等委聯合異謀，妄啟兵戎，威脅中央，破壞統一，啓列強之覬覦，授赤匪以亂機，迭經全國各地黨部暨各機關民衆團體，文電交馳，促其省悟。乃陳逆等，怙惡不悛，罔顧民生，動搖國本，此而不戢，紀綱何在。用特電請鈞會，轉飭國民政府明令討伐，並將在粵組織僑中央黨部份子開除黨籍，嚴予懲戒，而維黨紀。

中國國民黨天津特別市黨務整理委員會叩豔印。

香港支部請討伐古陳諸逆通電

各報社轉海內外各級黨部各機關各團體均鑒：頃呈南京中央黨部巧日代電文曰，鼎革以還，變亂相尋，波詭雲譎，幾無寧歲，幸賴本黨同志共同努力，全國民衆一致擁護，始克迭平大難，奠定和平統一，我中央政府恪遵總理遺訓，召開民會，頒佈約法，決內政外交之宏謀，訂訓政建設之大計。乃古逆應芬，陳逆濟棠，狼子野心，軍閥成性，圖一己大欲之遂心，置國計民生於弗恤，竟當民會開幕、國軍剿赤之際，據粵叛變，『破壞』和平，助長赤焰，民情洶洶，皆曰可殺，惟我中央恪守總理和平救國遺訓，不忍遽行討伐，冀彼翻然覺悟，悔罪來歸，詎古陳二賊，好亂性成，不特無悔悟表示，抑且勾結汪逆兆銘，廣招黨國共棄之改組派西山派以及流氓政客溷聚五羊，組織偽府，近更利誘石賊友三擾亂河北、驅其羣醜欲窺湘南、暗結共匪遙爲援應，橫征暴斂飽彼私囊，似此叛跡昭彰，若再優容姑息，匪特百粵黎黔將無噍類，而黨紀國法亦將蕩然無存，務懇鈞會當機立斷，迅予明

令討伐，翦彼兇頑，以維統一，屬會誓以過去奮鬥精神，率領全體黨員僑衆，與叛逆作最後之奮鬥，爲中央有力之後盾，臨電憤切，不勝待命之至等語，請一致主張掃平叛逆，以維和平統一、黨國幸甚，中國國民黨香港支部改組委員會叩巧印。

駐長崎直屬支部執行委員會警告陳濟棠電

廣州陳總指揮助鑒：銑日一電，計已奉達，頃聞我公以蔣胡黨內之微嫌，將動干政之軍旅，人心遑遑，岌岌然懼大局之垂危，海外風聞，道遠言畧，真相莫明，疑慮難釋。當此大局粗定，赤氛猶張，正國家生機初轉，民困待蘇之際，且不平等條約，尙未撤廢，吾國所受帝國主義之桎梏，亟待解除。我輩總理信徒，與夫武裝同志，允宜同心同德一致對外，以瀚雪國恥，振興國威爲己任，以保障和平維護統一爲前提，方足以謀國家之自由平等與建設，而慰喘息方定，喁喁望治之同胞。夫黨事由黨內解決，本黨尙有規章，足資辦理。我公若僅胡氏問題，自當靜待中央依法處理，何所用乎武力之要挾，蹈軍人干政之惡習。

若果受政客之離間，以託辭爲興戎，是師車閱之故智，冒大不韙，從事閭牆內亂，坐貽赤白帝國主義者，以加緊壓迫之機，而爲反動派所利用，何異自絕於黨國與民衆。試思廣州一隅之地，豈足以敵中央傾國之師乎？恐拂逆厭亂已久之國民心理，適足以自速其敗亡耳。

○縱退一步而論，使我公旌旗北指，直搗金陵，摧翻中央，能否長足北進，規復蒙滿，以成統一之基乎？共產餘孽，能保不乘軍事假擾之際，肆其殺人放火之慘劇乎？帝國主義者，能保不演疇昔甯案濟案之惡劫，以蹂躪我國家，取消平等條約，有不因而延誤乎？一般政蠹黨賊有不因而復活，爭持政柄乎，即我公袍澤中，他日功成勢重，能保不效我公今日之搗中央者，攜貳公乎？凡此種種問題，實爲我公當前之大患，有一於此，即無以滿足其欲望，且反陷於身敗名裂之危而莫救。國家之糜爛，固無論矣，即自殘其革命之歷史與人格，將何以解於全國望治之民，與後世史家之論；更何以符自己平昔效忠黨國之初心？且因以重展公之咎，亦必非展公之所贊許。君子明哲保身，我公誠能以國家爲重，當以和平統一締造之艱難爲念，而力加維護，以共同努力取消不平等條約爲已任，放大眼光，爲

國家立功於世界，凡屬斷斷於國內細故，與此系彼派之隙，以鼓其如簧之舌，逞其縱橫捭闔之技，而激起意氣之爭，不顧順逆之勢者，皆當糾正其錯誤，摒絕其進言，一面速發通電，表明正誼，以息全國之疑雲，而杜好亂者因形設象，樂禍幸災之謠啄；則化干戈爲玉帛，挽既倒之狂瀾，葆豐功於勿替，奠國基於磐石，在此時矣。謹代表旅崎僑胞同志，再進忠告，務望備賜鑒察，勒馬懸崖，無任企禱之至。中國國民黨駐長崎直屬支部執行委員會叩符印，

南洋吉邦同志暨僑胞痛斥陳濟棠快郵代電及通電

吾國此次國民會議，爲實行總理之主張，亦開國以來第一次之壯舉，集全國之英俊，立訓政之初基，開建設之宏圖，國家之興喪存亡，在此一舉。會議開幕，凡屬國民，莫不欣然禱慶。昨傳陳濟棠附逆叛國，甘作罪魁，破壞大局，擾亂會議，荼毒生靈，西南半

壁，再動干戈，黃台之瓜，豈堪再摘？噩耗傳來，僑人髮指！關於國議與陳變二事，吾僑應有正當之表示，以保持吾僑原有榮譽及人格。故敵吉打邦全屬，如吉礁雙溪大軍居林加央等屬同志，及僑胞聯合通電，一則以慶祝會議，一則以痛責叛逆，茲特將電文錄左。吾親愛之僑胞，亦當聞風而興起焉。

(一)致南京國民政府轉國民會議電文：國民會議公鑒：大會開幕，僑民騰歡，請一德同心，實現三民主義，共建國家，施行訓政，剷共除逆，廢除外約，興邦興邦，在此一舉。最近濟黨附逆叛變，禍國殃民，破壞大局，阻礙會議，請堅決嚴懲，以平僑憤，而鞏國基，幸甚！南洋吉打邦全屬同志暨僑衆支。

(二)致席市陳濟棠電文，陳指揮濟棠鑒：聞貴部附逆叛變，破壞統一，阻撓國議，僑衆不勝憤激，幸勿作禍首，爲國民公敵，騰笑中外，遺臭萬年，幸甚！南洋吉打邦同志暨僑衆支。

緬甸總支部執行委員會對粵事通電

中央黨部轉蔣主席暨中央執監委員，廣東陳總指揮，暨留粵中央執監委員鈞鑒：粵省政變，僞情惶惑，赤匪跳梁贛湘，伏莽潛滋心腹，若啓釁端，則統一之局必被破壞，糟爛之禍，豈能倖免，伏乞仰體總理提倡革命之苦心，俯察海外援助革命之期望，和平解決，以遏亂萌，共圖建設，以固國本，緬甸總支部執行委員會叩。

駐神戶直屬支部忠告陳濟棠電

廣州陳總指揮濟棠鈞鑒：先生功在黨國，歷史甚長，乞顧全大局，一致對外，勿受反動派利用輕啓釁端，自絕黨國。駐神戶直屬支部篠印。

長崎直屬支部請討伐古陳諸逆電

南京中央執行委員會監察委員會鈞鑒，自國民政府遵照總理遺訓，召開國民會議之後，方將以全國民衆之公意，與吾黨建國之精神，融會貫通，鑄爲革命之典型，樹立國家之根本，使和平統一，永保無疆，訓政建設，日即完成。倘能全國一致、協力同心，何難使蘊藏甚富，求治甚殷之中國，一躍而登於富強隆盛之域哉！奈何古應芬，陳濟棠輩，竟懷挾私見，執迷不悟，懷革命之完成，難容軍閥，與異言於嶺表，圖逞私謀，方其事變之初起也，藉口展公事件，國內外猶以爲武人出位兵諫之舉，尙未忍目爲叛亂，黨政機關，人民團體，莫不萬口同聲，一致呼籲。我中央亦以和平統一爲重，信使往還，斡旋不爲不力，本部亦曾再三致電，曉以大義，冀其悔禍，彼輩果非喪心病狂，天良盡昧，當稍顧國步之艱危，民生之凋敝，憬然省悟，翻然來歸，何難化干戈爲玉帛，消戾氣爲祥和。孰知若輩，竟歧途深入，怙惡不悛。初既逼走主席，攘奪政權，繼復成立僞府，邀聚敗類，黨統

凌替，國紀蕩然，坐使外侮孔亟，赤匪猖獗，近更變本加厲，倒行逆施，派遣陳劉東渡，獻媚仇敵，嗾使石逆友三，興兵作亂，尤敢內通赤匪，外結蘇俄，喪權賣國，密舉外債，吸髓敲膚，剝削粵民，虛聲狂吠，昌言北伐，是直於跋扈叛亂禍國殃民之外，又加賣國之罪矣。豈僅國法爲之破壞，黨紀爲之紊亂已哉，方今石逆已滅，正宜戡亂除暴，完成統一，安內攘外，救國救民，務懇轉請國民政府，簡調大軍，迅加討伐，以正綱維，而誅逆叛，庶幾革命障礙盡除，建設之實施有望，黨國前途，實利賴之，臨電不勝迫切憤慨之至！

中國國民黨駐長崎直屬支部叩微印。

南洋英屬雪蘭莪分部請討伐古陳等電

中央黨部鑒：粵方叛變，中央寬大爲懷，未加討伐。際此國難方殷，外侮日迫，古應芬陳濟棠等輩，尙不知悔悟；反變本加厲，日言北伐，實屬罪大惡極！望速下令討伐，明

正其罪，黨國前途，實利賴之！南洋英屬雪蘭莪分部全體黨員叩。

海外各黨部請討伐陳濟棠各電摘述

一·雪蘭莪直屬支部

電稱，陳逆背黨叛國，罪惡昭彰，請明令討伐，以維黨紀，而伸國法。

二·菲律賓濱宿務支部

電稱，陳濟棠稱兵構亂，破壞統一，為廢除領權及剿匪障礙，請下令討伐。

三·馬六甲直屬支部暨全體華僑

電請速下令討伐陳濟棠。

四·雪蘭莪直屬支部全體黨員

電稱，陳逆背叛電勸不悟，罪不容誅，請明

令討伐。

五·荷屬總支部 電稱，粵方已不服從黨紀制裁，請即明令討伐，以絕亂源。

六·吉打邦直屬支部 全體黨員暨華僑電稱，陳逆叛變，禍國殃民請堅決嚴懲，

以平僑憤。

七·雪蘭莪直屬支部第一二六分部 電稱，粵陳叛變，請即討伐，以安黨國。

海外各黨部對粵變擁護和平統一各電摘述

一·駐東京直屬支部 電請中央轉電粵陳，應竭誠擁護和平統一，勿受人利用致

啓爭戰。

二·駐澳洲總支部 電請轉粵方，顧全大局，免啓爭端。

三．駐緬甸總支部 電請仰體 總理提倡革命之苦心，俯察海外援助革命之期望，

和平解決，以遏亂萌。

四．毛淡棉支部暨全體華僑 電請消弭糾紛，實現 總理遺志，完成國民革命

五．爪哇萬隆勵志社 電稱，陳濟棠反叛中央，請用和平解決，以免生民塗炭。

六．南洋市文直屬支部 電陳濟棠請竭誠擁護和平統一，勿受人利用，致啓戰爭

，危害黨國。

七．安南總支部 電南京中央黨部，茲以消息隔閡，致有六月元（十三）日電，即建

議殊有未合，際茲時局紛擾，外侮頻來，應亟謀本黨大團結，以定安內攘外之方針，屬部謹以赤誠擁護中央，誓爲後盾。

八．東京神戶橫濱長崎各直屬支部聯席會 電粵方，請速自悔悟，服

從中央，懸崖勒馬，未失爲勇，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九·吉打邦全體黨員暨華僑 電陳濟棠，畧稱駭聞貴部叛逆，破壞統一，幸

勿作禍首，爲民公敵，騰笑中外。

首都衛戍司令部特別黨部警告陳濟棠電

廣州陳濟棠先生鑒：自閻馮軍閥相繼敗亡，赤匪兇鋒，迭經懲創，中央正召集國民會議，以謀國家長治久安之基，詎鄧澤如等，忽發卅電，妄肆謔言，台端盲從，竟爲之張目，且聞有調動軍隊，陰蓄逆謀之舉，不知鄧等謬辭，早經蔡張吳諸監委嚴加糾正，既非聾瞶，何乃不知不聞，且台端身爲黨員、當遵黨紀、管領軍符，應守國法，乃中風狂走，自儕於目無法紀之徒，天下洵洵，皆謂台端包藏禍心，久萌亂念，而特假借他事，以發其端，殊不知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自台端江電發出後，全國曾不聞有附和之聲，而反日來警告

之訊，台端至此，當必深悟反動派之肆言挑撥，殆以台端爲傀儡，而利用之也，語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務望台端，仰體黨國締造之艱難，俯察自身越俎之過失，幡然悔悟，振導祥和，寢箕豆相煎之圖，贖背叛黨國之罪，自求多福，自矢忠誠，是所望也。否則舍此不爲，必將爲民意所其棄，我中央自有法紀以隨其後也。敝會特代表全體黨員，提出嚴重警告，何去何從，維台端實利圖之。首都衛戍司令部特別黨部巧印。

陸軍第七十七師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警告陳濟棠電

陳總指揮濟棠同志勳鑒。聞台端有江電痛陳時局主張，指責甚嚴，想係一時偏見。敝會站在黨的立場上，勢有不能已於言者，願爲台端一告之。訓政肇基，全國統一，二十年來之蝴蝶國事，於茲幸告瘥痊，民命來蘇，得之不易，國家之原氣未復，戰士之血痕未乾，追溯前賢，竟願一本和衷共濟之精神，維此締造艱難之局。況現在赤匪即將覆滅，尤應

一心一德，同赴事功。否則走馬揮戈，徒爲赤匪造可乘之機會，勞師動衆，無異宣布全國民衆之死刑；言念及此，曷勝憂懼！台端努力黨國，素著賢勞，尙望勒馬懸崖，慎勿爲羣小所蒙蔽，俾能以建設永固和平，黨國幸甚！民衆幸甚！等語。謹聞。

陸軍第七十七師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叩巧（十八）未印。

陸軍第五十三師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警告陳濟棠電

廣州陳伯南先生鑒：日前鄧古諸人撫拾蜚語，詆譏中央，先生漫不加察，遽發江電附和，是非莫辯，屈直不分，吠影吠聲，令人駭異。竊念國民會議正值開幕，朝野上下望治情殷，先生膺黨國重寄，自應恪盡天職，嚴守紀綱，對國是如有建議，不妨條陳中央，敬候採擇，切不可受僉王之煽惑，政客之離間，啓軍人干政之漸，涉具兵威脅之嫌，以步馮閻之前車，爲赤匪造蔓延之機會。務望翻然覺悟，力弭爭端，消戾氣爲祥和，化干戈爲玉

帛，則和平不致破壞，晚節亦可保全，謹布忠言，至希熟察，陸軍第五十三師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叩銑（十六）

陸海空軍鐵道砲隊司令部特別黨部忠告鄧陳等電

廣州鄧委員澤如古委員香芹林委員子超蕭委員佛成陳總指揮伯南並轉粵中各將領勛鑒：天禍中華，頻年喪亂，公等與黨國諸碩彥，稟承先總理遺志，幾經艱難締造，始樹今

日統一之基，然而內亂雖平，外侮未去，萬惡赤匪，毒燄正熾，湘鄂皖贛之民，遭受燒殺慘禍，當所共見共聞，方今大軍圍剿，事屆垂成，舉國喁喁，猶如望歲；乃公等忽以意見偶歧，竟通電攻訐黨政，謠誣所播，甚將相見以兵，倘戎機一啟，前功盡棄，赤禍蔓延，伊於胡底，海內洶洶，同爲滋懼，公等同爲黨國袍澤，革命元勛，苟以國家前途爲念，何事不可以從長計議，專欲無成，克念作聖，何部長等真電所陳，情摯義盡，敬望獨除戰見

，共濟危局、臨電不勝依依。中國國民黨陸海空軍鐵道砲隊司令部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叩。

海軍特別黨部警告陳濟棠電

廣州陳總指揮伯南同志勛鑒：鄧古諸人，以中央監察委員名義，通電彈劾，手續適當與否，中央監察委員會，已有糾正，凡屬黨員，均應恪遵黨紀，如有意見，儘可依法

陳述，靜待解決，乃執事輕信浮言，指摘政府，而有江日之電。蔣總司令受命於黨，戮力國事，勞苦功高，爲同志所共喻。現值國議告成，建設方急，必先固和平統一之基礎，方克竟國民革命之武功，願於此時忽持異議，引起糾紛，不惜竊兵諫之名，行干政之實。萬一枝節橫生，牽動大局，於黨國之安危，關係靡鮮，當亦非高明所願聞。矧粵東爲革命發源之區，總理幾經訓練，吾黨同人，尤宜秉承。軍事既終，奠安民生之遺教，維護弗墜，自江日通電以後，舉國惶駭，而黃埔兵變之訊，迭見報端，人心之趨向，已可概見。急

應消弭危機，化除險象，勿忘總理締造之艱，以副粵民蕪治之望。曩者龍濟光，陳炯明，暨其他軍閥，先後禍粵，覆轍相踵，以彼封建餘孽，好亂性成，其倒行逆施，無足怪也。○執事馳驅革命，歷有年所，比歲張桂稱兵，馮閻構亂，執事固曾大義凜然，砥柱南服。○今者湘鄂諸省，赤匪滋擾，中央力圖廓清，收功指顧，正期協力同心，瀚除兇孽，永爲吾黨作干城之選，豈容逞一時之意氣，驟畢生之令名。○各方勸告通電，紛至沓來，實以愛國者愛友，其語可深長思，務望幡然憬悟，共濟時艱，以保和平之精神，而祛統一之障礙，黨國幸甚，尙祈海內明達，各抒讜論，共同匡正，藉挽危機，無任企盼。○中國國民黨海軍特別黨部叩皓。

陸軍第十四師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警告陳濟棠電

廣東陳總指揮並轉全體將士公鑑：自鄧林蕭古四監委發出三十日通電，浮詞滿紙，羣

情鼎沸。迺者陳總指揮復有江電之附和，直是內毀革命歷史，開罪國人，要知今日之和平統一，實爲無數武裝同志犧牲之結晶；今日之中央政府，實爲全體人民意志之總合，鞏固和平統一，即所以謀國家之自由，服從中央政府，即所以利主義之推行。年來中央不惜以全力討伐叛逆，民衆亦以全體擁護中央者，皆所以圖永久之和平統一，樹立中央政府之威信也。方今赤匪肆虐，列強虎視，防敵之不暇，何可內訌，自衛之不暇，何可互鬪，深願陳總指揮及全體將士體念創造革命之艱難，翻然改悔，一致效命於黨，則不但中國革命前途之幸，亦全國民衆之幸也。臨電屏營，諸希亮察。中國國民黨陸軍十四師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叩。

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特別黨部警告鄧澤如陳濟棠等電

廣州探送鄧委員澤如，古委員應芬，林委員森，蕭委員佛成，暨陳總指揮濟棠均鑒

：閱報載得讀同志等陷江兩電，撫拾流言，肆意攻訐，陷電之誤會，業經蔡張李張吳五監委解釋於前，意氣之爭，不難即息。迺江電之發出，意在繼張唐馮閣之後，反抗中央，自速滅亡。際茲赤禍流行，哀鴻遍野，國外列強，伺機而動，凡我同志，允宜本總理親愛的精神之遺訓，一德一心，効忠於黨國。萬不應引起糾紛，使反動派有死灰復燃之機。尤不應妄動干戈，予吾民衆以骨肉分離之苦。廣東爲中國之廣東，非一二人所得而割據；軍隊爲國家之軍隊，亦非一二人所得而私有。同志等與黨皆有深長之歷史，於革命尤有偉大之貢獻，一念之差，足以喪身，一人之誤，足以亡國。敢本救黨救國之熱誠，作最切最後之忠告，懸崖勒馬，未失爲勇，捨刀成佛，乃可爲仁。禍福吉凶，惟同志等善自圖之。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特別黨部叩（皓）印。

陸軍第十一師特別黨部執行委員會警告陳濟棠電

廣州陳總指揮伯南同志助鑒；頃閱同志江電，甘居戎首，破壞和平，將過去維護本黨之助績，自行毀滅，同人聞之，深爲惋惜。以同志之連年討逆，功在黨國，今一旦受殘餘軍閥及失意政客之麻醉，妄倡謬論，反顏事敵，試問自誤誤黨爲何如乎？胡同志之事，完全爲黨內之事，中央自有解決之法，軍人受命於黨，聽命於黨，豈可以軍而干涉黨事乎？同志此舉，是直威脅中央，破壞統一，動搖革命策源地，斷送國民新生機，其罪庸可道乎？歷來叛國倡亂，利己殘民者，罔不旋踵而敗滅，李唐馮閻之覆轍，近在目前，同志豈不知之而甘自蹈之乎？去歲統一告成，中央勵圖建設，赤匪因而斂跡，帝國主義者因而寒心，民命日已昭蘇，外交正在進展，即本黨總理所主張之國民會議。亦已於是時召集實現矣，乃自粵事消息傳播之後，國際電訊，極端造謠，垂鑿赤匪，企圖活躍，往昔國人許同志爲功首者，今日一致唾罵同志爲罪魁矣。同志自問良心果何在乎。同人站在黨的立場，敢進逆耳之言。○務祈翻然覺悟，勒馬懸崖，善保令名，捍衛黨國，否則法紀所繩，輿論所指，恐難逃民意之誅也，特電忠告，諸維明察。○中國國民黨國民革命軍陸軍第十一師特

別黨部執行委員會叩養印。

陸軍第六師特別黨部警告陳濟棠電

急廣州第八路總指揮部陳總指揮伯南同志勳鑒：自鄧林蕭古四先生發出三十電後，同志即有江電之響應，一紙傳來，舉國惶惑，若戰禍之將臨。鄧林諸先生，爲中央監委，三十電所陳，無論是否屬實，自有最高監察機關處置。同志身爲革命軍人，受黨國之重寄，何能目無中央，違法越俎，憑藉武力，妄有主張，致引起時局糾紛。國人渴望和平統一久矣！倡亂者無如論何標榜，終爲國人所厭棄，而自絕其壽命，閻馮唐桂，殷鑑在邇。苟若執迷不悟，無異自外生存，同志與八路武裝同胞，爲革命奮鬥多年，歷次討逆，卓著奇勳，今死難僚屬，骨肉未寒，奈何中途異動，自毀歷史。且目下赤匪橫行，亟待肅清，不平等條約，方求解除，端賴羣策羣力，共濟時艱，爲黨國計，爲民衆計，爲軍人本身計，萬

不可再有內爭之發現，敝師全體武黨裝員，愛護黨國，愛護袍澤，敢進最後之忠言，伏望懸崖勒馬，立倡祥和，共成革命大業，臨電不勝翹企之至，陸軍第六師特別黨部叩巧。

陸軍第四十八師特別黨部警告陳濟棠電

廣州陳總指揮伯南同志勳鑒：前閱中央發表之鄧澤如等陷通電，撫拾蜚言，妄肆攻擊，危害黨國，已屬駭人聽聞；乃不數日而又有同志江電之發出，並聞已積極準備軍事行動，果爾戰端一開，不獨和平統一之局無從確保，恐予赤匪以乘虛之機，授列強以覬覦之隙，凡我同胞，將無瞧類，自誤誤國，莫甚於此，同志在黨有深長之歷史，縱不爲大局計，獨不爲個人之光榮歷史計乎，尙希捐除成見，共維時艱，黨國幸甚，人民幸甚，臨電不勝翹企待命之至，國民革命軍陸軍第四十八師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馬（念一日印）

陸軍第五十一師特別黨部警告陳濟棠電

廣州陳總指揮伯南同志勳鑒：北伐告成，全國統一，軍隊之整理不遑，人民之痛苦待蘇，值軍政告終，訓政開始之際，建設尤覺不暇，破壞其何以堪，乃古林蕭鄧四監委，既不佩職於中央，尤復撫拾浮言，發出卅電，妄加指摘，同志等亦未加審察，復有江電附和近更有召回粵中出席國民會議代表之決議，消息傳來，不勝駭異。竊以民窮財盡之中國，實不堪再起戰端，同志等如有意見，儘可用合法手續，向中央建議，何得牽涉軍事行動，否則圖洩一朝之忿，竟爲戎首，供人利用，不惜將其革命歷史，賤價出售，而作民衆之公敵，黨國之罪人，實不啻爲赤匪張目，直欲將先烈頭顱所換得之統一代價，一手摧毀之而已，務望念締造之艱難，統一之匪易，顧全大局，翻然悔悟，臨崖勒馬，不失爲晚，特進忠言，尙希鑒察，國民革命軍陸軍第五十一師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叩哿（二十）印。

陸軍第二十六師特別黨部請明令討伐陳濟棠電

特急南京國民政府中央黨部鈞鑒：當此訓政伊始，赤匪披猖，海內惶惑，人心思治之際，凡我黨員，應若何捍衛國家，擁護政府，以期力掃赤氛，救民水火，上慰 總理在天之靈，下慰國民喁喁之望，乃鄧古等逆，喪心病狂，包藏禍心，妄想割據，反抗中央，直接塗炭百粵，間接幫助赤匪，情實可惡，罪豈容誅。屬會曾於賀電嚴重警告，不圖該逆迷途忘返，悔悟難期，似此黨國叛徒，人類盜賊，若不明令申討，實不足以懲奸頑而維法紀，請鈞會乾綱獨斷，立予開除該逆等黨籍，大張撻伐，剪彼元兇，黨國幸甚，臨電迫切，枕戈待命。中國國民黨陸軍第二十六師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率全體黨員同叩儉印。

國府警衛師特別黨部請明令討伐陳濟棠電

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鈞鑒：自微日民會開幕，集全國民代表於一堂，以定訓政期內根本治安大計，實現總理遺訓一部，佳音傳播，薄海歡騰，上足以慰總理在天之靈，下副萬民求治之望。不圖鄧澤如等，突於上月陷日，妄發通電，撫拾蜚言，希圖煽動人心，搖動國本，經中央監委蔡吳諸先生去函糾正，方冀其早日悔悟，弭患無形，乃陳濟棠等復應以江電，不惜推波助瀾，構亂稱兵，破壞統一，當茲列強環伺，亦匪方張，凡在國民，允宜同心一德，共濟時艱，况屬黨員與軍人，尤應服從中央命令，不得對黨有所懷疑。今鄧陳等竟挾私見，挑撥內亂，甘爲赤白帝國主義者製造機會，重陷我民於水深火熱之境，此等舉動，不特黨紀國法所不許，亦爲人心公理所難容；若不嚴予制裁，明令討伐，將何以張國綱而維黨紀？本會謹率全部黨員誓爲中央後盾，滅此兇頑，而固國本，臨電不勝迫切待命之至。中國國民黨國民政府警衛師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叩印。

陸軍第二十一軍特別黨部聲討陳濟棠電

天禍中國，變亂相尋，波詭雲譎，幾無寧歲！幸賴我中央同志，殫精竭慮，默運沈机，卒能將歷年叛逆，次第殲滅，現在中央召集國民會議，吾人方慶國本漸寧，政府得以努力建設，乃突有鄧林蕭古四監委之失實彈章，及陳總指揮之江日通電，報紙喧騰，羣情惶駭。查四監委卅電，既經中央監委會逐項駁覆，拒絕受理，而陳總指揮身膺軍旅之重寄，亦公然惑於流言，敢於詆毀中央，企圖擾亂和平，破壞大局，苟非別具肺肝，何至甘冒不韙？同人等因念黨國締造之艱難，跋扈之風，不可以長，對陳鄧等卅通電，認爲背叛中央，危害黨國，謹率全體武裝同志，一致聲討。希望我海內外同志同胞，共伸此義，通電主張，黨國前途，實深利賴，謹電奉聞，伏維鑒察，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一軍特別黨部叩賀印

陸軍第九師特別黨部痛斥鄧澤如陳濟棠等通電

奉讀何部長何主任及何魯兩主席真電，詞嚴義正，無任佩奮！鄧古陷電，既不合彈劾手續，粵陳江電又未脫反動口吻；方之十九年春間閻錫山未叛變前之灰電，同有引起黨國糾紛之危險。鄧古諸委指摘中央之詞，類多撫拾蜚語，發洩私憤；不知中央決議各案，國府推行諸政，一本非個人政見，何得挾私肆訐，引起糾紛？且陳氏自負黨國重任，宜如何戮力革命，以保持向日之榮譽！身維一方軍符，尤不應侈談國政，以蹈軍閥時代武人干政之嫌，而貽黨員不守黨紀之譏。傳聞且已準備軍事，如或牽動全局，則國亡無日矣！閻馮叛變之後，西北瘡痍未蘇，而湘贛諸省赤匪焚掠，正待剿滅，今幸國民會議開會以來，集全國俊彥討論國是，進行極為順利，行見黨國基礎，愈臻鞏固，全國國民，一致致力於不平等條約之廢除，訓政時期以後一切之建設，亦即全國民意，決不容再有破壞和平之舉。如敢身為禍首，背叛黨國，不啻為赤匪造機會，為赤匪作工具，復陷民衆於水火，破壞統一於垂成，必置我五萬萬同胞於萬劫不復之境。設非喪心病狂，何至出此噬語？同人等愛黨愛國，未敢後人，謹率全體武裝黨員，誓作和平保障之後盾，尙望一致主張正義遏止亂

機，以維和平，而救黨國，臨電不勝延佇待命之至。陸軍第九師特別黨部叩寒，（十四印）

陸軍第三十八軍特別黨部痛斥鄧澤如等電

頃讀鄧澤如等卅電，彈劾蔣中正同志一案，主要在謂其盤據中央，威脅老成，人情難關，憤胡出此；遂根據本黨十三年改組，以黨的責任，分諸黨員，亦即以黨的權力，公諸全體之義，責蔣不應諸事獨裁也。吾人應知今日黨的責任，何嘗爲蔣一人擔負；黨的權力，何嘗爲蔣一人奪去？且蔣之地位與權力，全爲本黨所授與，只要蔣不叛黨，不禍國，即不能不假便宜，期以時日，俾展其能，而竟其功。縱令蔣爲總統，並未違反總理遺教，豈可視同袁氏稱帝，根本推翻民國，勞諸公大聲疾呼，以攻擊之哉？至所列六項，無非以妒嫉之心，發而爲淺狹之見。即使蔣處事果有失宜處，亦應就內部詳商，依法解決，何可於統一將成收回法權之際，故意牽制，令志士束手，自暴裂痕，動搖國本！應請分別

明令懲處，倘有甘心附和，致陷黨國於危境者，本軍全體同志，願受中央之命，大張撻伐，以肅黨紀，而安大局。謹此電達，伏候覆示。中國國民黨國民革命軍第三十八軍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叩真。

陸軍第四十五師特別黨部聲討鄧林古蕭通電

鄧林蕭古妄發卅電，啓列強之覬覦，授赤匪以亂機，不顧民生，動搖國本，此而不戢，紀綱何在？尙乞全國同胞羣起聲討，以泯亂源，黨國前途實深利賴。陸軍第四十五師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皓（十九）叩

陸軍騎兵第二師特別黨部對粵事通電

頃讀何應欽，何成濬，何鍵，魯滌平，四同志致廣州陳濟棠真電，大義凜然，言詞懇

摯，凡我羣倫，共宜猛省！自鄧澤如等陷日通電發出後，蔣主席即請中央審查議處，蔡張吳張李五監委亦去電勸告，方謀適當之糾正，冀免政治紛爭，凡我同志，應一致主張，促其覺悟。陳濟棠身爲黨員，又屬粵方軍事領袖，即不能糾正其錯誤，亦應處以鎮靜，聽候中央解決，何得推波助瀾，妄持謬論，甘冒威脅中央之嫌，破壞和平統一之局，蹈張唐馮閻覆轍，以自絕其生，誠智者之所不爲！值茲外交吃緊，赤焰爭張，折衝壇坫，將功敗於垂成，直搗穴巢，當慮死灰之復燃，千鈞一髮，豈堪再啓兵禍？舉國共瞻，孰忍甘居戎首？伏冀全國同胞，全黨同志，本君子愛人以德，發爲議論，指正其謬誤，促成其反省，俾免以一念之差，貽無窮之禍，黨國幸甚！陸軍第二師特別黨部執行監察委員暨全體黨員同叩寒，（十四日）印

陸軍騎兵第二師特別黨對粵事通電

此次廣東鄧林蕭古四監委乘此國議期中，通電煽亂，其舉動之離奇，電文之謬誤，早經中央監察委員明文糾正，螢火微光，已不難消滅矣。竊維我國統一完成，訓政開始，國民會議應運而生，此實建設新中國之緊要關頭，吾人應如何慶祝，如何擁護，以實現總理全部遺教！今鄧林蕭古等喪心病狂，不惜因少數私人感情，破壞國家大局，陷電傳來，羣情駭異，此而不滅，不但破壞中國之統一，尤足以引起亂黨投機與列強之覬覦，誤人誤國，禍源匪淺！爲此通電，希望全國同志同胞，一致反對，擁護中央，努力宣傳，促鄧林蕭古等之猛省，務使此星星之火，不致燎原，而使訓政建設，得以實施，則黨國幸甚！陸軍騎兵第二師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叩銑（十六）印

陸軍第四十四師特別黨部對粵事通電

慨自近歲以來，我國外患頻仍，內亂迭興，加以共匪獷狂，赤災滔天，以致國勢岌危

，民不堪命！幸賴全國上下共同努力，始克迭平大難，促成統一；近又遵奉 總理遺訓，召開國民會議，制定約法，方期此後廢除苛約，肅清匪共，使國家人建設之途，人民遂昭蘇之望，乃廣東古陳諸氏，以個人意氣之爭，詆毀中央，稱兵抗命，助長匪氛，養虎貽患，一似必欲達到破壞和平統一，使國家陷於萬劫不復之境而後快。大拂人情，誠所難解！茲全國黨軍政各界，仗義執言、迭電警告，倘其勒馬懸崖，翻然覺悟，尚不失為識時之彥；如仍一意孤行，不知悔禍，敝會本擁護中央，保障和平之主張，誓當代表全體武裝同志，靜候政府明令，用張撻伐！尙望海內外同胞，一致聲討，共救黨國之危亡，無任企禱！

陸軍第四十四師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叩江印

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特別黨部再告鄧澤如陳濟棠等電

廣州探送鄧委員澤如，古委員應芬，林委員森，蕭委員佛成，孫委員科，陳總指揮濟

棠均鑒：皓電計達，國人厭亂久矣！頻傳粵省組織偽府，出兵湘贛，人民已如驚弓之鳥，兩粵漸露草木皆兵之概，姑無論兩粵以彈丸之地，難敵舉國討逆之師；就令割據而成，於黨國於民族，究有何補？徒爲共黨燃已息之灰，加民衆以更深刻之痛苦而已。黨內政見之爭，不難循黨章以謀補救解決之道，若徒逞於意氣，動以兵戎，是不啻效二十年來爭權奪利之軍閥政客之所爲，乃國人所最切齒痛恨者也。本會不忍黨國元老自墮其光榮之革命歷史，特再作最切最後之忠告。尙希幡然驚醒，聽命中央；否則國中之公意難敵，國法之制裁難逃也。中國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特別黨部叩江印

平漢鐵路特別黨部警告陳濟棠電

廣州陳總指揮伯南同志動鑒：自鄧林蕭古四監委，撫拾浮言，發出陷電，全國民衆，憤慨填膺；乃同志不加檢察，繼發江電，且聞陳兵邊陲，威脅中央，道路傳聞，駭極無似

！竊吾國不幸，變亂頻仍，國計民生，凋敝已極，老弱填乎溝壑，少壯散諸四方；赤匪因之而潛榮遂毒，帝國主義藉此爲廢約遁詞，內憂方殷，外患未已，本黨不避鉅大犧牲，力奠和平統一之基礎，現正勵治圖強，用竟革命之大業。凡我同志，自應本親愛精誠之旨，凜同舟共濟之義，一心一德，共同奮鬪，出民衆於水深火熱之中，躋民族於自由之域。同志身爲黨員，職膺軍寄，黨紀國法，豈容逾越？若必挾兵自大，逞慾困民，則閻馮覆轍，可作殷鑒，須知民心背向，成敗自決，往事昭彰，歷歷不爽，且負隅倡亂再動干戈，勢必授赤匪以蔓延之機會，貽帝國主義以阻撓廢約之藉口，國家前途，何堪設想！同志將爲全國人民之公敵，而留萬古之譏，所幸迷途非遠，及早覺悟，竟和平統一之全功，促革命事業之成完，黨國幸甚！民族幸甚！臨電不勝迫切企盼之至，中國國民黨平漢鐵路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叩馬。

津浦鐵路特別黨部警告陳濟棠等電

廣州陳總指揮濟棠香師長翰屏余師長漢謀李師長揚敬公鑒：本黨遵照 總理遺教召開國民會議，方期和平統一，永得保障；乃執事撫拾浮言，發表江電，對於黨國措施，肆意攻擊，且有準備軍事，威脅中央，破壞統一之圖。噩耗傳來，舉國震驚！執事身隸黨籍，重膺軍寄，縱對中央有所建議，儘可依法陳請，靜待後命。以黨紀言，黨內一切問題，應由黨的最高機關解決，凡屬黨員，祇有服從黨紀，未容紊亂系統，自作主張；以軍紀言，軍人以服從爲天職，未得上級命令，不得擅移部隊，尤不得越位失序，發表政治言論。和平統一，爲 總理所垂囑，民衆之要求，犧牲奮鬪，雖底於成，而赤氛未靖，國難方殷，加之失意軍人政客，挑撥離間，罔知顧惜。執事身爲本黨革命軍人，深明大義，甯肯受宵小包圍，涉軍人干政之嫌，蒙破壞統一之詬，予赤匪以苟延之機，授列強以侵畧之柄。佳兵不祥，古有明訓，違法背紀，靡不覆滅，張唐閻馮，可爲股鑒。本會本愛黨國愛革命同志之熱誠，不忍坐視執事之革命歷史，毀於一旦。本黨革命事業，功虧一簣，和平統一局面，重復破裂，值茲國民會議方告閉幕，訓政建設急待進行之際，凡違反本黨紀律，

破壞和平統一者，匪特爲本黨之叛徒，抑且爲國民之公敵，本會維護和平，擁護黨國，始終如一，爰本愛人以德之義，披瀝直陳，進最後之忠告，須知個人事小，黨國事大，得失之機，間不容髮，懸崖勒馬，立地成佛，尙冀翻然悔悟，共維國是，權衡利害，何去何從，維執事自圖之。中國國民黨津浦鐵路黨務整理委員會叩馬印。

北甯鐵路特別黨部請明令討伐陳濟棠電

中央執行委員會鈞鑒：查陳逆濟棠，身膺黨國之重寄，授以兵柄，拱衛邊疆，倘有人心，應如何盡忠黨國，聽民驅策，乃竟包藏禍心，時存携貳。因鄧古林蕭四暨委之妄言，藉附和而謀亂，初猶意其傳聞誤會，係於感情，是以舉國一致電勸，並予警告。誠以多年戰亂，民已不堪再受痛苦，熱血換來之統一，不忍再被破壞；况國議方行閉幕，一切正待進行，赤匪尙未肅清，不能再起爭端。故不惜委曲求全，希彼悔過自新；詎知該逆不獨不

知悛改，且益猖狂，近竟調兵遣將，聯桂迎汪，逆跡顯著，用心益惡，倘再任其放肆，黨國前途堪危。伏望明令，速張撻伐，以懲兇頑。北甯鐵路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感。

五、國內外各民衆團體對粵變之文件

上海市商會忠告陳濟棠電

廣州陳總指揮鈞鑒：自四監委通電發表，公即易置官吏，集中兵力，彌天風雲，由此掀起，遠近聞之，咸爲駭詫、贛匪負固一隅，圍攻半載，相持未下，正當剿辦吃緊關頭。

公身膺疆寄，兼統師干，贛南粵東，尤屬唇齒相依。果其睠懷黨國，即應恪守疆吏職分，力籌堵剿，爲國家完成剿匪一簣之功。至於四監委通電，公以黨員地位，儘可按照黨章，有所建議。況黨中先進，正在協商辦法，自有正當解決途徑，詎容倖託時會，挾持兵力，別有企圖，重蹈二十年來循環內戰之覆轍，回溯往事，可爲寒心，現在修約正待進行，勦匪尤極緊張，若於此時輕啓兵端，是使甫經統一之局面，又致分崩，將次合圍之窮寇，又成出柙，實足陷國家於萬劫不復之地位。名爲愛護黨國，實則永爲黨國罪人。爰於本月八日召集臨時會員代表大會，討論時局之時，一致議決向麾下鄭重勸告，對於四監委通電，應請商同黨國先進依照黨章，妥爲處理，萬勿軼出常軌，甘爲戎首，是所至禱。上海市商會叩庚。

上海市商會諷箴孫科電

廣州孫哲生部長鈞鑒：近自駕抵廣州，獲誦通電，核與所膺任務，截然兩人，彌深歎惋！總理彌留，嘗以和平奮鬥救中國，叮囑囑咐，奮鬥出以和平，足徵於政治問題，動輒挾兵戎爲解決，實爲遺教所不許，且維和平方可以救中國，則輕啓兵戎，即足陷中國於滅亡之域，其意義更屬明顯，此次四監委通電，按照黨章，自有解決途徑，隨聲附和者，不惜擴大形勢，羽檄徵調，使緊張空氣，遍於全國，不能不謂其別有企圖，公以黨的地位，則爲執委，以政治地位，則爲部長，平昔參與密勿，共任艱鉅，年來中樞艱難支撐之形勢，皆公所甘苦與共，而平時趨庭之訓，臨終易箴之言，服膺感受，更非常人可以比擬，一旦躬負使命而往，竟至棄其所守，與廣同調，且不惜改造局勢，步上年北平之後塵，是此次依照黨章，本有解之途徑，今竟拋棄本題，別開生面，核其所爲，似惟恐甫經統一之國家，不再分裂，故予外人以藉口機會，是以改正條約之談判，業已停止進行，而刺匪正在吃緊關頭，兵端一啓，勢難兼顧，亦將予窮寇以狂奔豕突機會，上年長沙再陷，南昌顛危之覆轍，不難重演，即此兵連結禍，匪患瀰漫，已足陷國家於萬劫不復地位，揆諸和平奮

門救中國之遺教，公於黨國，公於總理，均有遺憾！爰於本月八日召集臨時會員代表大會，討論時局之時，一致議決，向左右致其勸告，務祈勿棄其本來之使命，將四監委通電一案，商同黨國先進，依照黨章，妥爲處理，庶瀾天鳳雲，歸於消釋，不失爲政治家光明磊落態度。幸希採納。上海市商會叩庚。

上海市各界紀念 總理廣州蒙難大會警告古陳電

廣州探投古應芬陳濟棠二先生均鑒：溯自民國肇造，於今二十載，干戈擾攘，無時或息；諸將士同心協力，一致奮鬥，用能削平反側，完成統一。方期整飭師旅，蕩平赤逆，上慰總理在天之靈，下慰民衆喁喁之望；不意霹靂一聲，同志等突以通電反蔣聞矣！當此統一和平，粗具端緒，赤逆猖狂，尙待肅清之際，突有此種舉動，則破壞和平之罪，同志等應負其責。蓋黨員進退，悉聽黨命，既無個人自由意志之存在，更非少數人好惡阿私

所許可。且獻身黨國，純係犧牲，既無權利之可言，更非爭奪所可能。蔣志同自北伐出師以來，負黨國重任，屢經艱險，出死入生者。不知若干次，爲功爲罪，天下後世，自有公論，固不待敵會之喋喋也。同志等即有誹議，亦應正式提出彈劾手續，呈訴中央，聽候公決；乃不此之圖，竟擁兵要挾，危言聳聽，師軍閥之故智，蹈反側之覆轍；閻馮出此，自無足怪，蓋中途依附，意存投機；同志等或係黨中先進，或係革命元勳，乃亦舉動荒誕，出此下策，是則敵會所大惑不解，而不勝悲痛者矣。該中央此次對同志等，仍以寬大爲懷，反覆訓導，恐同志等早動干戈，而重演蹂躪南國民衆之慘劇矣。嗟乎！藏番進窺乎西康，赤匪肆虐於湘贛，內憂外患，相迫而來，若同志等必欲甘爲戎首，妄肆攻擊，是真欲置我國家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境耳！於同志等，則惡名永垂青史，於我苦難民衆，復受一大劫運，同志等即不以個人政治生命爲重，甯不一念及故國災黎生命塗炭乎！敵會全體代表，既悲且憤，痛苦萬狀，用特嚴申警告，深冀懸崖勒馬，爲桑榆晚景之收，毅然改圖，盡風雨同舟之誼，黨國前途，實深利賴，願於全亡絕續之秋，同志等審慎圖之，上海市各界紀

念總理廣州蒙難第九週年大會叩。

北平各界紀念 總理廣州蒙難大會請討伐陳濟棠電

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蔣總司令張副司令鈞鑒，全國各級黨部各省市政府各路總指揮各軍師旅長各法團各報館鈞鑒，溯自民國肇造，於茲二十年禍變相乘，迄少甯日，去歲閩馮潰敗，統一重現，中央政府遵奉 總理遺教，召開國民會議，集中全國人民之力量，齊一全國人民之意志，確保和平，鞏固統一，良以破壞之時期方過，建設之需要正殷，稍有人心，甯忍倡亂，乃陳逆濟棠者，盤踞嶺表，擁兵自衛，狃於個人權利之私見，罔顧國家締造之艱難，於全國人民，喁喁望治之時，初則摭拾浮言，攻訐中央，繼網羅反動，組織僞府，如此好亂性成，逆迹昭彰，其罪實與陳炯明無二，凡具血氣之倫，莫不髮指，敝市各界於銑日舉行 總理廣州蒙難紀念大會，全場一致議決通電全國，聲討陳逆濟棠，特此

電達，敬希一致主張，共除叛賊，黨國幸甚，北平各界紀念 總理廣州蒙難大會叩篠

天津市各界擁護統一和平大會促陳濟棠覺悟電

廣州第八路總指揮陳伯南暨各師長勛鑒：年來變亂頻仍，此蹶彼起，人民塗炭，痛苦殊深，幸賴政府之努力，次第戡平；最近遵 總理遺教，開國民會議，頒行約法，樹長治久安之完規，謀國家百年建設之大計，我全國人民所渴望之統一和平，方慶實現。詎古鄧林蕭等四監委，以意乞之私，發表卅電，詆毀政府，攻訐中央，執事等狃于私見，不惜自毀其革命之歷史，從而附和，近更抹馬厲兵，意圖進犯湘贛，牽制中央剿赤部隊，爲赤匪張目，罔顧民意，破壞大局，迭經全國同胞，垂涕忠告，文電山積，執事等或曾陳討桂師，或出兵剿赤，借能翻然悔悟，中央本和平寬大爲懷，當亦眷念前功，與以自新之路，若仍一意孤行，逞兵作亂，破壞統一，妨害赤剿軍事，則國有常刑，難逃顯戮，全國民衆，

均當爲政府前驅，以與執事相周旋！迷途知返，往昔是與，不遠而後，先哲攸嘉，願逆存亡之機，間不容髮也，惟執事圖之。臨電激昂，敬希亮察。天津各界擁護統一和平會叩真印。

天津市各界擁護統一和平大會爲粵變告同胞書

各位同胞！

當前統一之局面與和平之曙光，不知犧牲若干先烈的碧血頭顱，無數同胞受盡了流離痛苦，僅換此些微成績，和一線希望；凡我國人，追往思來，當無不警惕悚懼，愛護之惟忍不周；倘有喪心病狂者，意圖顛覆阻撓此統一和平，即爲我國同胞之公敵，毫無疑義！但自粵變傳來，疑雲疑雨，而一般殘餘軍閥，與反革命假革命的無聊政客，竟乘時而起，盡其播弄離間之能事，惟恐天下不亂。本會奉行總理之道訓，代表民意之期求，故不得不

大聲疾呼，喚起民衆，以擁護此千辛萬苦換來之統一與和平，而制裁破壞統一和平之反動派也。我全國同胞延頸企踵以求者，惟有和平；本黨之不惜犧牲，不避艱險，數十年來與反動相搏鬥者，亦無非爲同胞求此和平，非和平不能恢復社會的元氣，而予人民以休養生息的機會，非和平不能充實國家的力量，而推進革命的建設。但和平的真諦，不是虛偽的粉飾太平，亦非暫時的和平妥協，而是掃除一切革命障礙的真實永久的和平！所以本黨無論論是討逆戡亂，無論是方圖建設，無非爲和平之目標而努力，然爲保障與實現此真實永久之和平，亦自不能不戡亂止亂，制裁反側，以確保統一。此次廣東之古陳電詰中央，無非以胡漢民去職作口實，而集怨於蔣主席之一身，查胡先生與蔣主席之一去一留，無不聽命于黨，絕非個人所得放棄或留戀，黨員對黨事有意見，儘可依法手續陳訴于黨，更不宜違法稱兵作亂；況就廣東諸人之內容觀之，若輩其發點決不是爲胡先生，而全是爲的私人利益，不利于統一和平之完成，令改組派，西山派，桂系，右派，及第三黨等形形色色治爲一爐；昔日之仇，皆爲今日之友，烏會乃土匪之不若，厚顏直軍閥所不爲，倡言革命，

早已自墮其革命人格，口誦總理，已與總理遺教背道而馳，充其所至，唯有使統一和平之局，復陷于分崩離析相爭相斫之境地。受其痛苦者，即為我國家與人民耳，我同胞如坐以待斃，任人宰割而已！否則惟有集合力量，擁護統一和平，而制裁一切倡亂之野心家。蓋軍閥政客等野心家，惟能乘吾國民之未覺悟，以得志于一時，卒之，未有不為國民覺悟所屈伏者。今日國民之命運，端在于國民之自決。我國民若能羣策羣力，以制裁反側，以擁護統一和平，則中國長治久安之目的，必能倏于奮鬪而完全達到。願我同胞於痛定思痛之餘，一念及此也。

菲律賓中華總商會請戡粵變電

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鈞鑒：全國統一，中央召集國民會議，解決國是取銷不平等條約，當此奮鬥之時，所有國家軍隊，均應効命剿匪，以副國民期望，如有擁兵割據，擅敢

違背民意，破壞和平統一者，務請中央速下明令聲罪致討，以遏亂源，海外僑民定當一致擁護，菲律賓中華總商會叩寒

檳城書報社再請討伐粵變函電

國民政府主席鈞鑒：謹啓者，粵變發生，破壞和平統一，僑情憤激，而屈社洞燭奸謀，預知將釀巨變，故支電呈請鈞府，迅下明令申討，以儆叛逆。今陰謀揭露，叛跡昭彰，殘餘軍閥，反動政客，聯絡勾結，組織僞府，毀棄法紀，反抗中央，使國家重肇分裂，人民復苦戰禍，而對外則法權收回，因以阻礙，對內則訓政進行，將受破壞，實爲黨國罪人，人民公敵。海外聞耗，義憤干霄，屬社領導僑衆，對此非法組織之政府，誓死反對，擁護中央，堅持到底。曩日電呈鈞府，懇請命令討逆，文曰：「南京國民政府，粵變發動，即燭其奸，經支日電請討伐，並電督粵陳，冀其悔悟，今粵聯絡叛逆，公然組織政府，叛

迹昭著，懇請明令申討，限期肅清叛逆，以固黨國，華僑幸甚。檳城閱書報社。一。想荷垂鑒，伏祈鈞府念黨國付託之重，民黎屬望之殷，努力討逆，撲滅叛變，禍首罪魁，勿稍寬假，以申法紀，而固黨國，實為幸甚。又閱各地報紙，刊登南京無線電廣播電台，傳播屬社支電，係用檳榔嶼菲羅馬迪克華僑聯合名詞，查該名詞，乃係屬社英文譯名合請查照存案為禱，肅此至頌黨祺，檳城閱書報社委員會主席丘明刊。

雪蘭莪吉隆坡福州會館警告陳濟棠電

廣州古委員應芬陳委員濟棠聯鑒。民會甫開，粵變驟起，不啻破壞統一，輕動干戈，即使政見不合，協商解決，至法權交涉，將就範圍，外人因粵變亂，遂致中止，執事出之審慎，切勿危害黨國，勿受反動派利用，化除意見，擁護中央，共同建設，切盼，雪蘭莪吉隆坡福州會館叩

雪蘭莪吉隆坡福州會館請討伐

南京中央執監諸委員蔣張總司令聯鑒：古應芬陳濟棠，陰謀異志，藉口護胡，俟民會甫開聯合張桂倡亂，破壞統一，危害外交，甘爲戎首。國人共棄，望懲一儆百，幸勿輕恕華僑擁護中央，誓爲後盾，雪蘭莪吉隆坡福州會館叩

海外各華僑團體對粵變各電摘述

菲律中華總商會 電稱，粵陳擁兵倡亂，破壞和平統一，請中央速下明令聲罪致討，以遏亂萌。

新嘉坡全體華僑 電稱，陳濟棠勾結叛逆，反攬中央，破壞統一和平，請明令討伐，以安黨國。

吧城華僑閱報社 電稱，陳逆叛愛，成立僞府，請即討伐，以鞏固中央政府。

新嘉坡南海會館 電稱，陳逆在粵倡亂，僑民慣極請大張撻伐，以維國本。

吧城書報社 請明令討伐粵變。

雙溪大年中山圖書室暨全體華僑團體 電稱，陳逆叛變，聯桂通共，請

聲罪致討。

雙溪大年各團體暨全埠僑衆 電稱，陳逆濟棠，通共附逆，稱兵作亂，組立

僞府，破壞和平統一，請撲滅羣醜。

新加坡新國民報社 電稱，廣東叛亂顯然，意圖割據，請速聲討，海外僑胞，一致

擁護中央政府。

六、各省政府對粵變之文件

湖北省政府對粵變通

南京何部長何主席，魯主席，何主席，鈞鑒：真電奉悉，自粵中鄧陳陷江兩電傳來，各界士民，咸深駭嘆，如災害之所至，溫胥之將及，尊電大義凜然，公忠征着，至誠愷惻之隱，可以動天神而光日月，粵中將士，不乏明達，識時之彥，必能感發覺悟，轉危爲安，江漢之間，羣情快慰。本府同人，擬即專電陳同志濟棠，冀本民意，以息戎機，區區之忱，度邀明鑒：唯望登高一呼，羣流率軌，義聲遠被，興邦可以一言，正統昌明，決勝及于千里，旌麾所望，馨香以之，湖北省政府叩，寒印。

湖北省政府忠告陳濟棠

廣州陳總指揮勳鑒：自鄧澤如同志等陷電揭出，舉國人士，朝夕惶惶，羣相驚恐。無何，執事等江電傳來，遠近聞之，尤爲駭怪！夫吾國內亂深矣，吾民望治久矣。○本黨同志，秉承總理遺訓，正宜杜絕內爭，與民更始，執事分屬黨員，應如何服從黨紀，擁護中央，努力建樹；豈可因傳聞之誤會，忽生意見，爲無聊政客，失意軍人所煽惑利用？竟敢稱戈犯順，破壞黨國，背叛主義，而不顧袍澤兄弟，轉瞬秦越，原野厭肉，川谷流血，此閻馮已往之覆轍，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執事等當日義憤填膺，同伸撻伐，爲民請命，爲國除奸；曾幾何時，竟尤人自傲，果真有迫不及待之故，必不得已之情乎？中央監察委員，對於陷電之匡責，何部長等對於江電之規勸，詞嚴義正，舉國同欽。○執事等一言一動，關係大局安危，倘意氣之用，鮮不覆敗，前事不遠，可爲殷鑒。○本府同人，目擊生民之塗灰，實有不能已於言者；鄂省綰轂南北，地位特殊，辛亥之役，陽夏灰燼，犧牲重大

，薄海咸知。滿擬剝極必復，治平可期，乃廿年來困於官僚，困於軍閥，困於苛徵暴斂，困於十五年之赤色政府，此亂未平，彼亂又起，紛擾既久，望治尤殷，江漢流域，水深火熱，湘鄂贛同一匪區，鄂省受禍尤久且鉅。監利沔陽江陵石首黃安黃陽新大冶等三十餘縣，自西至東，延長數百里，村鎮爲墟，田園久廢，瘡痍滿目，浩劫同悲。軍隊疲於奔命，不能長久駐防，人民無地安居，遑暇自謀保衛？苟無去歲閻馮之變，鄂省匪禍，不至猖獗若此，數月以來，仰承中央明令，各軍努力綏靖，湘贛同時清剿，赤匪已被國軍重重包圍，餘匪亦逐漸殲滅。清鄉成功，拭目可待。詎料執事等江電飛來，荆襄數千里，頓呈恐怖現象，數千萬喁喁望治之民衆，莫不疾首蹙額，而相告曰：赤匪不滅，民無噍類，近頃湘鄂贛剿匪工作，既已丕著成績，自不難次第肅清；倘再有叛逆份子，鼓動內爭，破壞剿匪計劃，使中央功敗垂成，則爲虎作倀，罪更浮於赤匪。三楚子遺，一息尙存，矢當淬勵精神，請命中樞，大張撻伐，以戢禍黨蠹國者之野心。吾鄂如是，贛湘可知，三省如是，全國可知。粵中本革命策源地，人民望治之切，寧異他省。先總理謂軍事既終，宜掃除障

礙，安定民生，明訓煌煌，豈可違背！執事等遠隔嶺外，縱不見江漢人民之痛苦，獨不追維遺教，恤及珠江流域人民之治安乎？夫閻馮以六萬之衆，竊據大江南北，其勢不可謂不大，不出三月，立見瓦解。蓋以現在之中央，係總理主義所締造，各先烈鐵血所鑄成。換言之，即爲民意之結晶，悍然背叛之，斷未有不敗者也。況執事僻處粵東，誠信未孚，現有之兵力，不及閻馮萬萬耶？昔人有言，凡舉事勿爲親者所悲，而爲仇者所快，三復斯言，不禁爲執事等惜也。總之，執事等昔爲全民而革命，國家幸慶統一，今乃無端以興戎，生靈又陷塗炭，縱使不卹人言，將勿有負初衷，倘能幡然改圖，自承錯誤，在執事等改過不吝，正足見光明磊落，即中央寬大爲懷，當亦不深咎既往。不遠而復，古訓所示，懸崖勒馬，挽救猶能，願詳察之。湖北省政府叩刪印等語，尙祈一致主張，共抒國難，無任盼禱！湖北省政府叩刪印。

湖北省政府請討伐陳濟棠電

國急，南京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總司令蔣，副司令張，鈞鑒；頃接開封劉主席暨陝甘豫各將領皓日通電，以陳濟棠發布江電，措詞悖謬，肆意詆諆，逆跡昭著，請中央聲罪致討，並請一致主張等語。查陳濟棠怙權跋扈，自絕黨國，迭經各方電羽紛馳，促其憬悟，冀收已放之豚，俾勒懸崖之馬；乃近更狡謀顯露；逆跡昭彰，罔念民生，動搖國本，中外報紙喧騰，事實無可掩飾，自應大張撻伐，以肅國紀，而懲叛亂。公等忠忱衛國，義憤填膺，抒保邦未危之謀，本撥亂反正之義，綱紀畢張，除電請中央一致主張外，理合電請鑑核，迅頒明令，聲罪致討，以維國本，而肅紀綱，黨國前途，實深利賴。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濬暨全體委員同叩漾（二十三日）。

江西省政府促陳覺悟通電

(銜畧)均鑒本府頃致廣州陳伯南先生之電文曰廣州陳伯南先生偉鑒，自鄧古諸同志，及執事陷江兩電先後發出，羣情惶惑，罔知所爲，函電分馳，交相勸阻，原意公等高明，必能納藥石之忠言，勒危疆於絕險。乃縱竭剖心之喻，未聞悔過之誠；抑且道路傳聞，形影若繪，國人飽經喪亂，久苦兵戎，際茲訓政方樹新基，約法甫經制定，望治之切，萬衆一心。無論何項爭端，決不容再訴武力。國中赤禍流毒，如火燎原，數省罹殃，贛災尤甚，匡廬靈粹，久賸殘灰，彭蠡烟波，長留怨氣！細推積日養成之故，皆乘頻年內戰之機，當國家征伐未遑之秋，遂宵小萌蘖滋生之漸，養癰自潰，既深鑿乎前車，爲虎作倀，忍重尋於覆轍？且赤匪爲全人類之公敵，非徒危害我國家，充其殘毒之心，則粵桂何殊湘贛？逞彼豺狼之性，雖恩私實等仇讐。方今長圍已合，匪勢漸窮，如弩在弦，不容稍縱。乃執事適逢其會，無故稱兵，不惜爲匪求生，置民於死，拾人餘唾，自掘墳塋。未張獨立之旗，先爲衆矢之的，必迷遠復之義，坐昧如蝕之機，使赤骸得以重張，舉國皆無淨土，則皮毛悉去，自招同盡之災，玉石俱焚，豈有可償之願。往者海陸豐及廣州諸役，積尸被野，

飛血厲空。在執事爲桑梓之邦，亦必有親朋之痛，即視鄰省爲胡越，忍置故鄉於惘然？幸早勵良規，善全令聞，毋令涎客狂且，肆行騰播，扇風揚燄，拗怒投機，五羊舊觀，莽蒼在目，長言永歡，不能造衷，惟執事實利圖之。江西省政府叩芻。

四川善後督辦暨省政府忠告陳濟棠電

廣州第八路陳總指揮勳鑒：川粵寫遠，文電稽遲，道路傳言，執事將有軍事行動。頃者復接江（三日）日通電，附會鄧古四委失實之彈章，罔計軍人出位干政之大戒，飾詞指摘，推波助瀾，忘其冒昧，敢盡忠告：國議初開，羣情望治，分屬黨人，應本總理和平統一之遺囑，匡扶中央，弼成邦治，斷不能擅起兵戎，妨礙國本！執事借題發揮，其意何居？師出無名，寧城號召！此不可者一。赤幟滿地，民困已深，中央調集大軍，四面兜剿，擒渠掃穴，爲期未遠。執事掀動政潮，敗壞垂成之功，助長共匪之燄，貽誤黨國，莫此爲

甚！此不可者二。廢除不平等條約，爲吾黨重要之政綱，亦人民惟一之蘄嚮。國家果無亂事發生，外人自難藉詞展緩，近聞國民會議，且將發表宣言，採取斷然處置，一髮千鈞，關係極重。執事橫生枝節，又予外人以口實，增加交涉之障礙。此不可者三。總司令介公，秉承總理遺訓，奠安區宇，功在國家。唐閻馮桂，背叛黨國，中央不得已而討伐，介公奉命而專征，執事亦嘗負弩前驅，並曾通電聲討，口血未乾，謂非義戰，揆之良心，何以自解？此不可者四。廣東一隅力量有限，張桂仇讐，斷難融洽，東北西南更一致擁護中央，事實如斯，昭在人目，執事必欲一意孤行；以軍紀言，則既反服從之義，以利害言，更無待著龜之下。此不可者五。以上五者，成敗得失，至爲顯著。湘等以執事於黨具有歷史，於國著有前勞，愛護黨國，愛護執事，用罄所見，陳之左右，惟圖利之！四川善後督辦劉湘，四川省政府主席劉文輝同叩巧印。

浙江省政府忠告鄧澤如陳濟棠等電

廣州古委員湘芹，鄧委員澤如，林委員子超，蕭委員佛成，陳總指揮勳鑒：前閱公等陷江兩電，及各方面近日通電，雜誦迴環，彌深隱痛。民國肇造，迄今二十年，變亂迭乘，民不堪命。統一雖成，匪風甚熾；允宜團結本黨實力，掃除革命障礙，上以慰總理在天之靈，下以副羣衆引領之望，不圖旬日以來，謠詠繁興，遠道傳聞，曷勝惶惑！倘偶有誤會，即擅啟衅端，坐視赤匪負隅，梟張爲禍，外啓戎心，誰禦其侮？鵠蚌相持，徒利漁翁，懲前毖後，能無痛心，革命同仁，寧忍出此！矧茲約法告成，實施在即，凡百糾紛，迎刃可解。所冀蠲除成見，力遏感情，持以鎮定，靜候解決。杜政客之挑撥，以大局爲前提，上下一心，共謀國是，實現三民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黨國前途，實深利賴！掇誠佈臆，尙希亮察！張難先，方策，王徵瑩，張乃燕，葉琢堂，石瑛，張道藩，蔣伯誠，周駿彥養印。

湖南省政府忠告陳濟棠電

廣州陳總指揮勳鑒：江電誦悉。民國肇造，二十載於斯，時事多艱，匪風正熾，是非共覩，利害宜權，糜爛家邦，智者所不忍，共產匪黨，仁者所必誅。執事既淡於權利意氣之爭，更望以國家統一爲重，憫人民之苦，慎禍福之機，懷舟流覆溺之危，振大造祥和之氣，黨國前途，實深利賴。敬此布達，惟熟圖之！湖南省政府叩刪印

江蘇省府闕鄧澤如等通電

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鈞鑒：閱報載鄧澤如先生等卅日通電，撫拾流言，騰謗筆墨，誣陷同志，煽動人心，至堪惋惜！夫鄧等既以中央監委名義通電，既熟知本黨紀律，及所秉歷史的使命。本黨以摧毀軍閥、完成統一，奠定國基，完成訓政爲目的；蔣公受命於黨，艱苦卓絕，國人共喻。而鄧先生等不顧本黨總章第八十條第四項之規定，似已非紀律所

許可。甚至捏造事實，搖惑聽聞。夫功罪是非，黨國自有公論，觀卅電所述，事互數年，鄧先生等居中央監委之名，不自今始。蔣公受命出師刪夷軍閥，艱難百戰，統一版宇，凡此經歷，宜無不知。使如卅電所言，鄧先生等數年以來，所監何事？其爲意氣用事，於此顯然。自去歲統一告成，全國人民，喁喁想望太平。中央秉承總理遺教，於軍政時期結束以來，致力於訓政設施，一方對白色帝國主義之侵略，積極自衛，一方對赤色帝國主義之蠅狗，嚴厲搜討。苦心締造，夙夜不遑。凡有血氣，莫不共諒。况國民會議如期召集，全國代表，依法產生，總理遺教，次第實現，此正國家剝復之機；凡爲國人，孰不蠲小憤而共大謀，舍私利而急公誼。鄧先生等以黨國負責人員，忽於此時，發出卅電，外啓列強輕視，內使宵小生心，破壞大局，言之可痛。楚儉等惕於黨國紀律，不可不嚴，黨國是非，不可不正，用敢不辭觀聽，歷陳愆忱，伏希鑒察施行！江蘇省政府主席葉楚儉等謹叩

元印。

安徽省政府對粵事通電

頃覆何委員敬之等一電，文曰：頃奉真電，對於陳濟棠之異動特致最後忠告，促其化除私見，勿爲黨國罪人。語重心長，詞嚴義正，凡有血氣，莫不感動。誠以歷年變亂，幸告敕平，國民會議刻已開幕；正謀和平統一，訓政建設之時，豈容再逞干戈，自致分裂，爲赤匪造機會，以民衆作犧牲。陳氏倘再執迷，自絕黨國，雖欲愛護，亦所不能；惟有請中央繩之以法，爲供人利用，不顧大局者戒。同人無似，誓率全皖民衆，以爲後盾。安徽省政府叩元。

七、各將領對粵變之文件

何應欽何成濬何鍵魯滌平忠告陳濟棠電

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張副司令鈞鑒：國民會議各代表各院長各部會長各級黨部，各省市政府，各路總指揮，各軍長各師長，全國各報館鈞鑒：本日致廣州陳濟棠電，文曰：『廣東陳總指揮助鑒：日前接閱鄧澤如同志等陷日通電，撫拾蜚語，肆意攻訐，祇圖發洩私忿，不惜動搖國本；舉國駭異，斥為不祥。惟以鄧古既為中央監察委員，復自附於提案彈劾之形式，中央監察委員會自能為適當之糾正，吾人猶深冀不至引起政治上之糾紛，乃蔡張李張吳五監委之勸告，未能促鄧古之諒解；而兄等又突有江日之通電，真如主席

因兄之異動，不得已而離省，且聞兄積極準備軍事，威脅中央；疇昔張唐馮閣之所爲，兄曾痛斥其不韙者，今乃甘此蹈其覆轍、此應欽等所爲大惑不解，而不得不爲兄痛切言之也。數年以來，反抗中央之軍閥，無不自取崩潰，而本爲革命軍人，忽又背叛革命者，其滅亡尤速，兄今者或以指摘中央之詞自解，而不承認爲背叛革命，然鄧古通電到京，蔣主席即呈請中央審查議處，其他誤會之點，蔡李等五中監委，亦多有說明，兄等果有愛護黨國之誠意，自應取消前言，停止一切行動，對於胡先生個人之事，吾人果有意見，儘可以黨員立場，獻替于黨。如黨未准胡先生辭職，而政府或個人擅自處置；則黨自不許啓個人擅權之漸。如黨願留胡先生在京任職，個人亦不應有獨異之主張，以強迫胡先生離京。總之，此爲黨內之事，吾輩黨員祇有聽命于黨，服從黨令，胡先生既爲黨員，其行動亦必以黨之公意爲依歸，非任何個人或少數人所可違反黨義，越俎代謀。况兄爲軍人，尤應服從黨義，免蹈武力干政之嫌；若必以私人之意氣，少數人之成見，一意孤行，不惜破壞黨國，雖欲不謂爲背叛革命而不可得矣！廣東雖爲財賦之區，究屬一隅之地，何能與全國爲敵，昔

總理能以廣東爲革命策源地者，以其有主義有組織，而自身又爲最偉大之領袖，今兄何所恃乎！兄雖握有重兵，積厚資，自審孰如。陳炯明在粵功非不高，望非不重，以一念之差、身敗名裂，永爲恥笑。回思十一年北伐之師，長驅入贛，本可直搗幽燕，以陳炯明在後方叛變謀亂，乃至全功盡墮，陳炯明之罪，不僅背叛總理，尤爲阻撓義師。今赤匪肆毒于湘鄂贛諸省，我革命軍人竭數月之力，從事圍剿，方在澈底肅清之中，若兄又挑起內戰，妨礙我剿匪計劃之完成，授赤匪以重延殘喘之機，蔓草難圖，國亡無日，兄之罪將更浮於陳炯明矣。兄或惑於政客之煽動，以爲廣東一經發難，西南各省皆將響應，然鄧古陷電，距今已旬日，兄之江電亦迄一週，孰則起而附和者。雲南龍主席爲義正詞嚴之聲討，可知公道自在人心。天下厭亂久矣，兄奈何復受反動政客之欺，而猶不自知耶？又聞兄將勾結張桂以爲外援，姑無論張桂平日對兄恩仇何若，能否甘爲兄用，而兄一旦反顏事仇，引狼入室，能保部下皆不携貳乎！至改組派乃共產黨之化身，不僅破壞黨國，且曾貽廣東以燒殺之禍，全國國民視爲洪水猛獸，廣東同胞，尤爲切齒痛恨；今聞鄧古赧顏勾結，

必欲使我革命軍人爲虎作倀，爲匪張目，是數年來將士奮不顧身，艱難締造，以鞏固革命根據地，事得有今有今日統一之局者，皆將復中若輩共產黨之狡計，而爲之破壞無餘，不惟總理在天之靈，無所慰藉，廣東人民與兄之部屬，亦將作何設想，而兄更何以自安乎？北伐之初，廣東一省之財力，足供國民革命軍全部之餉源，今兄所部連蔣蔡各部，僅足五師兵額，而月索餉項至四百三十萬元之多，廣東一切建設事業，皆無從設施，以恣兄之取求猶不足，則在梧州悉索廣西之所入，月計亦在五十萬元以上，不特全國部隊得餉之厚，無與倫比，即古今中外亦無此餉例，若兄猶不知鑒足，廣東廣西之人民，能長受此剝削乎！兄之部下能不萌攘奪之心乎？若兄執迷不悟，則天下後世，必將謂兄既以兵威驅逐地方長官之陳主席，復以武力威脅中央，干涉黨政，此何如事，兄能忍受之耶！應欽等素知兄能明是非，辨利害，無論爲公爲私，當不至出此，兄今日背棄中央，則政治之生命盡絕，兄仍能擁護中央，則革命之光榮永存，凶吉禍福，在兄自擇，此時能否剿滅赤匪，以拯救吾民，其關鍵尤在兄一身，赤匪禍國至深，燒殺之慘，誠曠古未有，若再任其蔓延，我

輩同無噍類，應欽等負責剿共，憂國至切，爰以最大之熱，爲久陷匪患之諸省同胞請命，謹致最後之忠告，以盡我久共患難同胞之職責，尙冀採納忠言，化除私見，合力剿滅赤匪，善保數年來致力革命之歷史，勿爲破壞和平統一之罪人，須知廣東爲中國之廣東，決非個人所得而割據，軍隊爲國家之軍隊，亦非個人所得而私有，况革命之軍隊與革命根據地，豈容以一二人之故，自毀其革命之歷史，甘爲黨國之罪人乎？懸崖勒馬，未失爲勇，舍刀成佛，乃可爲仁，善人能受盡言，惟望兄恕其狂直而省察之爲幸。惟冀全國同胞全黨同志一致主持正論，以促其最後之覺悟，藉保和平統一之局，黨國幸甚，何應欽，何成濬，何鍵，魯滌平真。（十一日）

何應欽等責古陳孫等通電

（銜畧）各報館均鑒：頃致廣州古文官長勸勤，陳總指揮伯南，孫部長哲生冬（二日）電

文曰，粵事初起，應欽等懼禍之蔓延，痛國家之分裂，涕泣而告，冀納善言，何圖意氣憤張，親仇顛倒，飲鴆弗卹，自速危亡，亦匪勢已燎原，非合全國力量殊死奮鬥，殆無撲滅之望，此非欽等好爲危詞，度兄等亦洞若觀火；在昔武漢同志，庇共以張已勢，流毒至今，此次剿匪合圍，而粵變驟作，動搖軍心，煽揚匪焰，半載光陰，等於虛擲，與匪何親，與國何仇，直接間接爲之援助，兄等夙以剿共爲職志，乃與庇匪者後先疏附，對黨國加遺一矢，此欽等所大惑不解者也。近更發爲奇論，謂一方反抗中央，而同時努力剿匪工作，試問羊城浩劫之碑已不惜隳滅其跡，粵東堵剿之部隊，又復轍回，廣州明明甘爲赤匪之前驅後盾，乃猶以同情剿匪掩飾其罪名，誰卸其責任，天下後世安可盡欺，彼於黨國無所愛惜，素與赤匪相表裏者，了無足責，兄等積年以來，提攜勉勵，相與對先總理盡瘁黨國，奈何肯棄主張，薰蕕同器，公誼私情，能不深痛，願兄等辨親仇，別輕重，以慰總理在天之靈，而紓神州陸沉之禍，臨電殊憤，不知所云等語，特電奉聞，何應欽何成濟何健魯滌平朱紹良王金鈺孫連仲徐源泉同叩冬。

何應欽等箴孫科電

各報館鈞鑒：頃致孫哲生一電，文曰：廣州孫哲生先生大鑒。奉沁電知兄日前悄然離京赴滬者，今已毅然離滬赴粵，實行參加反動之工作，不勝疑駭。民九以前，兄尙求學異邦，本未與聞革命之艱鉅。總理在日，同志中有勸以假兄較優之舉權，俾資歷練者，

總理恆以下駟不克重荷爲言；或疑爲示謙避嫌所應爾，不免爲兄抱屈。乃及今思之，實佩總理之公明，知子莫若父，益信而有徵。吾兄問世爲日尙淺，然綜其行詣，則富感情而缺理智，好貨利而昧大義，翻雲覆雨，胸無主宰，乃其生平最大之毛病。總理逝世，未逾七稔，吾兄在此數年之中；則忽而密參西山會議之逆謀，逗留滬上不歸；忽而回粵復任廣州市長之職，棄西山派於不顧，忽而戴汪傾蔣，憑藉武漢政府以與南京對抗；忽而戴蔣排汪，分領南京院部；循環往復，幻變無端，已習而成性；則兄之今次毅然赴粵，雖蹈反革命而不辭，夫何足怪。惟沁電自言赴粵之決心，純因胡之自由不能恢復，兄之行勤復被監視，遂迫而出此，夫胡以政見不合而去職，此屬政治家出處進退之常態，了無足異；去

職而不離京，則以大亂迭起，反動潛滋，恐有挾持其名義，迫之使蹈汪精衛之覆轍，而爲安定大局計，爲保存胡之革命歷史計，總以暫時靜居養晦爲最宜；身非獄囚，並未失却自由，何所用其恢復。況胡案僅屬個人去留問題，既受命於黨，自宜於黨之內部自謀解決之道，無論復職或離京，中央同志現已認爲均屬可行。第離京以後，是否不牽涉粵亂之漩渦，是否確爲消弭粵亂之關鍵，方在彼此熟商共籌保證之中。兄亦爲斡旋奔走之一人，今忽赴粵煽亂，爲揚湯止沸之舉，則兄之所謂釋胡運動者，自此無誠意矣。粵中態度尤爲乖謬離奇，自古陳卅江兩日，通電以後，一切腐化惡化之反動各派均敦請赴粵，亟亟實行軍事之動員，從事僞府之組織，早置釋胡問題於腦後，而專以去蔣爲目標；則彼輩之借題發揮，別有背景，更情節顯然，倘屬真誠愛黨愛友者，其行動固當如是耶？甯以胡公殉黨國，不能以黨國殉胡公，若必以一二人進退得失之關係，動輒藉口稱兵，不擇手段，不顧一切，以求一逞，則兄等愛護個人之權位者何其厚，愛護黨國者又何其薄耶！兩月以來，京滬往復，幾成吾兄每週定例之課程，通行無阻，期會宴遊，亦不改常態，雙雙儷影，且常出

現於京滬各影戲院，及茶舞會之中，人人共見，乃忽謂兄之行動亦復被監視，究何所指，非捏詞聳聽，則白晝見鬼矣。如其有之，恐兄之所謂悄然離京毅然赴粵者，亦早已欲行不得矣。要之，吾兄爲主張調停粵變最力之人，屢次主張討伐叛逆最力之人，今竟躬與諸逆爲疇，其組僞府，不恤推戴唐少川汪精衛領銜通電，指摘中央，而兄亦列名於其後，則兄自居於何等？信用人格何存？夫唐汪果爲何如人，兄豈不知之。去年中央黨部討論懲戒汪精衛時，兄主張聲討最力，聲情激越，當日與會同志迄今猶能追憶吾兄曾作如何語。而兄復在中央紀念週斥汪投降軍閥，喪心病狂，必至於萬劫不復之境，皆爲其好作領袖一念之差，並述精衛向未參加革命重要之工作，及辛亥以來種種錯誤，其詞尤爲詳盡，此皆出諸吾兄之口，刊於黨史之內。曾幾何時，遽拾汪精衛之唾餘，以掎擊介石同志，指之爲獨夫。謚之爲民賊，愛則加諸膝，惡則墮諸淵，兄亦太視國事爲兒戲矣。唐少川之爲人更不足道，當辛亥義師起後，彼承袁世凱之命，南下議和，加入本黨，陽博贊成共和之美名，陰實與汪精衛等互相勾結，運動本黨幹部各同志，要挾總理讓位於袁，總理格於衆議

，一着之差，鑄成大錯，卒以此而召中國二十年來之循環內亂，亦卒以此而總理不能親見革命之成功，誰爲厲階？唐少川實應首負其責。洎民國六年，總理率海軍南下護法，唐復伴隨赴粵，陰則誘致海軍離去，總理，使護法不成，民國十年，總理主張速就非常總統，以完成北伐，唐又與陳炯明互爲結託，并運動議員反對總理，卒使北伐無功；其後陳逆謀害總理，實由唐少川唆使而成。此皆吾黨同志所共見共聞，亦兄所深知，則唐爲吾兄不共戴天之父仇。我輩仰體總理之寬大爲懷，平昔不願遽暴其罪，已足引爲隱痛，今兄乃尊之爲僞府領袖，推之以通電領銜，使其重演破壞革命之局，總理在天之靈能勿痛哭！去年僞擴大會議推閻錫山爲盟主，汪精衛不惜降志辱身，靦顏以從軍閥之後，論者謂爲文人無行，廉恥喪盡；而兄以反對僞擴大會議最力之人，竟亦蹈汪之覆轍，引汪爲同調，何自暴自棄至於此極耶！聞兄等此次反對中央謂介石同志獨裁，假借種種口實而自知不足以動衆，乃倡爲粵人大聯合之說，及追隨總理左右所謂老幹部大團結之說，舊店新張，資爲號召，弟等於此尤深有慨焉！總理天下爲公，愛才如命，凡接受三民主義之

信徒，均一視同仁，向無絲毫畛域親疏之見，存乎其間，乃兄等褊狹已甚，自造所謂元老派太子派者，遇事把持，遇人排斥，欲以一隅之人，包辦中國之革命，昔日凡欲効忠總理之同志，苟非與所謂老幹部者通其聲氣，或恃其奧援，則悉以旁門左道視之，不恤施以種種牽制破壞之手段，必使他人不克其使命而後快。此皆多數同志共嘗之苦況，絕非弟等之私言，在在足爲沈痛之回憶。故昔年黨中最大之分化，如孫黃隔閡，乃致孫陳破裂，推果尋因，何莫非今日之自稱老幹部者相激相盪，促之使成，世人僅知陳炯明爲叛變總理罪大惡極之敗類，而不知無形之陳炯明自詡爲最忠實之同志，而陰行阻撓大計，破壞革命者，乃不知凡幾，積年遞演，故在黨則破碎支離，在粵則四分五裂，總理生平宜有難言之隱衷，不及親見北伐統一之完成，抱痛終身，以病以歿，亦何莫非受大廣東主義者或老幹部中心主義者之賜，介公志慮忠純，苦行卓絕，受命於危亂之中，付托以黨國之重，刷新壁壘，重張旗鼓，一年而奠定粵疆，三年而統一全國，以革命武力之掃盪，爲三民主義之推進；此與謨哈馬德左挾阿蘭經，右持寶劍，本實力以爲宣傳教義之後盾者，正異道而

同揆。經茲一役，然後黨之生命重新，國之破壞重整，總理之遺志克伸；精神不死，固由本黨同志之共同努力；而介公不避艱險，不計譽毀，之死靡他，百折不回之革命精神，實爲達此目的之重要原素。然數年以來，曩曾追隨總理左右所謂老幹部者，則江山易改，性格難移，或則因爲大計之阻撓，或則公行革命之破壞，或積極以圖反抗，或積極以謀拆臺，合離無常，禍亂迭起：凡所以困苦而顛躓之者，幾於無所不用其極。倘非介公奉行總理。出快刀斬亂麻，及不拖泥帶水以敷衍之遺教，不本總理積四十年所得之經驗以戰之，恐革命大業早已中輟，而中國民族或亦久成亦化矣！今推兄等之用心，實欲介公戢應就範，遇事悉隨兄等俯仰爲從違，否則加以一人獨裁之罪名，而迫之使下野，變易之首兵憑兄等之喜怒而任意爲之，何滑稽至此？豈兄等所謂幹部者包攬把持，昔日誤總理誤粵局猶以爲未足，今復倚老賣老，挾親挾貴，必欲再誤介公以誤全國而後快耶？今之黨國大政經黨部會議國府會議而後定，如必謂爲一人獨裁，則兄等旋進旋退，伴食數年，所爲何事，介公每有主張，悉付兄等公決，其不獲兄等之同意致不能舉辦，或因而延擱者，亦

不一而足，案牘具在，可爲覆按。局外信口雌黃，尙情有可恕，乃變亂黑白，竟出自吾兄之口，亦太無是非矣。嗟夫哲生！肅清赤匪，爲黨國存亡人民生死所關，經中央數月以來的努力，本已大舉合圍，僅功虧一簣，乃兄等所謂粵人大聯合，老幹部大團結者，竟借共產黨之掩護，乘機倡亂於粵，亦即所以掩護共產黨，揚其垂死之灰；對於宗邦，是爲不忠。吾人日讀遺囑，努力速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之工作，今國民會議開會于首都，方舉國一致接受總理之遺教，公認本黨之治權而加以法律保障，收回法權之交涉亦議具頭緒，在國民會議開幕之前，本有簽訂平等條約之可能，乃因廣東突起異動，中外驚疑，遂頓生挫折，功敗垂成，致遺囑所規定者不克依期實現，對於總理，是爲不孝。李宗仁白崇禧迭次亂粵，喋血近郊，汪精衛張發奎則引用赤匪，造成廣州事變，粵人談虎色變，切思痛心，連年大軍征剿，聚之一隅，方推破其主力，乃兄等閉門揖盜，反顏事仇，重招之共寇以本黨頻年苦戰惡鬥乃能統一之廣東，數年以來，軍權政權，悉委託廣東同志自行管理，每使休養生息，以補償其革命之損失者，今乃空願復勞，立將重返昔年割據分裂之

局面。且以一隅之地與全國相抗，更嘯聚全國所有腐化惡化之反動各派以食此一隅，流毒所被，甯堪設想，對於桑梓，是爲不敬不仁，天下豈有不忠，不孝，不敬，不仁，而能成事者，吾兄亦冒然參加之，其毋乃太不知乎？或謂兄之毅然赴粵反蔣，雖種種託詞，然其重要動機，則純因經濟關係，蓋兩三年來，鐵道部搜集各路之解款，逾二千餘萬，如何保管，如何用途，全屬秘密，向無報銷，兄欲以一走了事，化公爲私，及行抵上海，預參粵變，深知足以影響市場，乃又由兄之外庫和豐銀行大營公債之投機，不逾旬日，所贏已數十萬，無論粵事成敗如何，則兄已面團團而腹便便矣，弟等不敢妄測君子，第證以往事，兄在廣州市長任內之聲名狼籍，在武漢政府時代，則席捲交通部及政府餘款數十萬，從無報告，而盡入私囊；在南京特別委員會時代，則制用財政部長之職權，扣存李任潮所應領之庫券百萬，要求分肥，迄今尚不肯交出，凡此諸端，皆證據確鑿，人人共知，則今次南行，別有作用，悠悠之口，或非無因，數年來黨國多事，每逢政變一次，則吾兄之囊橐必充實一次，幾於禍亂愈多，而兄之機會亦愈多，此次粵變，兄必毅然參加，不肯輕輕放過，

早爲一般人所料及。吾兄爲總理唯一之哲嗣，吾人推崇備至，幾欲以事總理者事之，雅不願暴兄之短，致損盛名，第兄之所爲，實係親厚痛心，仇讐快意，亦唯期望愈切者，乃責備愈殷，尙希鑒其愚誠，恕其狂直，立發宏願，繼續幹旋，使和平統一之局不至破壞，則匪特弟等之愛護如昔，了無芥蒂，則天下人亦能爲兄曲諒，迷途不遠，及早回頭，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唯兄實利圖之，黨國幸甚，南天溽暑，伏祈珍衛，臨電酸梗，不盡欲言。弟何應欽，劉峙，陳調元，魯滌平，何鍵，楊虎城，楊樹莊，韓復榘，何成濬叩冬等語，謹聞何應欽，劉峙，陳調元，魯滌平，何鍵，楊虎城，楊樹莊，韓復榘，何成濬叩冬。

○(二日)印。

龍雲駁斥鄧澤如陳濟棠等通電

特急，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各委員，各院院長，鈞鑒：國民會議各代表，各部

部長，河北張副司令，王主席，湖南何主席，湖北何席主，江西何主任。魯主席，河南劉主席，安慶陳主席，山西商主席，山東韓主席，陝西楊主席，四川劉主席，並轉鄧楊田各軍長，重慶劉督辦，貴陽毛主席，江蘇葉主席，浙江張主席，福建楊主席；各路討逆軍總指揮，各路要塞司令，各艦隊司令，全國各省市黨部，上海各報館均鑒；接誦鄧澤如等卅日通電，撫拾浮詞，妄肆攻訐，洩一朝之私忿，而不顧大局之安危，曷勝駭異。夫提案彈劾，自有正當程序，今不問全體監委，是否同意，提案是否成立，而遽貿然通電，故作張皇；明明洩忿，而假託公言；明明煽亂，而詭稱護黨。其發動之方式，固已自陷於違法；其煽惑人心，搖動大局之陰謀，更復昭然共見於天下。且既依法提案，自當聽候依法解決，乃不旋踵而有陳濟棠等江電，如響斯應，挾武力以相恫嚇，復欲陷國家於分崩離析之中；稍有人心，宜莫不歎息痛恨。閻馮新敗，赤寇方張，人民之痛苦未蘇，列強之憑陵猶昔；中央秉承遺教，夙夜憂勤，操危慮深，力謀統一。一方將糾紛之局，漸趨建設之途，同屬國人，懷漏舟覆巢之戒，宜如何激發天良，共圖寶護。矧在負責同志，更當體念艱難，顧

全大局。若稍一不諒，徇私害公，逞意氣於一時，置黨國於不顧，是直喪心病狂，自絕於黨。我革命袍澤，本黨同志，洞悉利害，明辨是非，必不致爲所搖惑盲目附和也。蔣公靖獻黨國，身繫安危，遣大投艱，精誠不二；受命於黨，何云把持，黨國公忠，豈同劫奪。其挺身以負國家之重任，非出於爭權奪利之私，方今收回法權，初開國議，外交內治，急切莫逾此時，方勉竭股肱以翊贊之不暇，又何忍倒行逆施，相煎太急。雲於蔣公無所偏護，第念內戰頻年，甫有統一希望，蔣公身先北伐，實爲完成總理遺志之人。如果有背黨叛國行爲，則吾輩亦豈能坐視。若因其忍辱負重，遂責以違法攬權，使當事者救過不遑，誰復爲國家任艱鉅，誠不忍統一大局，光明前途，敗壞於一二僉壬之口，伏望舉國同胞，本黨同志，仗義執言，力闢邪說，主張正氣，討伐奸宄，雲雖無似，不敢後人也。僅佈區區，伏維公鑒。討逆軍第十路總指揮，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叩魚印。

張學良張作相萬福麟湯玉麟張景惠臧式毅對粵變通電

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鈞鑒：國民會議各院各部各委員會全國各省市黨部各省市政府各總指揮各督辦各司各軍長各師長各法團各報館鈞鑒：連日接讀雲南龍主席，暨軍政部何部長等，先後對粵通電，剴切周匝，義正詞嚴，雒誦迴環，無任欽佩。溯自民國肇造，於茲廿年，禍變相乘，迄少寧日，及今思之，餘痛猶深。邇者內亂底平，完成統一，而先總理多年期盼之國民會議，亦已如期舉行，觀夫各代表踴躍與會之精神，足為全國民衆迫切望治之表現，矧際此破壞之時期已過，建設之需要方殷，環顧閭閻，瘡痍滿目，庶政待舉，經緯萬端，此正地方休養生息之日，亦即國人臥薪嘗膽之秋，果從此上下一心，斯富強無難徐致，何圖不祥之事，又復發於粵中，遠道聞之，曷勝駭愕，回念先總理手創共和，備嘗險阻，益以已往諸先烈，前仆後繼，不惜膏血原野，始克奠安宇內，樹此邦基，我輩效忠黨國，方維持擁護之不暇，豈宜再啓釁端，自促國脉；况彼此均屬同志，尤貴和衷，縱或有政見之偶殊，正無妨從容以商略；所冀速弭小憤，力遏感情，以黨國為前提

，期艱危之共濟，否則自拚孤注，躬爲厲階，必至失足時，噬臍無及；倘因此而引起戰役，則荼毒生靈，破壞統一、竊以爲愛國愛身者，必不出此。學良等猥以庸才，迭經世變，然此維護和平之念，始終未因之或渝；但使一息尙存，決不願統一之山河，重復瀕於崩裂，用特不揣謏陋，略布愚誠，尙希海內賢達，明以教之，幸甚，張學良，張作相，萬福麟，湯玉麟，張景惠，臧式毅叩洽（十七日）印。

何成濬等響應龍雲討陳電

昆明龍主席治周兄助鑒，魚電捧誦迴環，欽佩莫名，值此叛逆救平之餘，匪共猖獗之際，本黨同志，莫不振奮圖治，期於破壞之后，努力建設，奠定邦基，樹立永世強盛之業，完成總理未竟之志，綏鄧澤如，古應芬，陳濟棠輩，竟于舉國望治，民會開始之時，敢以虛無之詞，門戶之見，倒置是非，擅發通電，不惜逞一已恒遇之憤，希冀挑撥內亂，破

壞統一初成之局，是無異爲匪共造機會，爲民衆掘墳墓，禍國殘民，莫此爲甚，不加聲討，勢非至財力俱盡，國破家亡，不足以快其意，弟等矢忠黨國，精誠無貳，有敢爲戎首，危害國本，摧殘民生者，誓當奮起撻伐，以維和平之局，而免滅亡之慘，除通電外，謹此奉覆，弟何成濬，李鳴鐘，徐源泉，吉鴻昌，范石生，夏斗寅，張印相、蕭之楚，錢大鈞，陳誠，羅卓英，張振漢，葛雲龍，戴民權，何振藩，謝彬，郭汝棟，劉培緒，郭勛，趙冠英，王光宗，潘善齋，李定五，容景芳，徐德佐，孫鴻儀叩元。

何成濬等駁斥鄧澤如等通電

特急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各委員，并轉張副司令，各院院長，國民會議各代表，各部部长，河北王主席，湖南何主席，江西何主任，魯主席，河南劉主席，安慶陳主席，山西商主席，山東韓主席，陝西楊主席，四川劉主席，重慶劉督辦，昆明龍主席，貴陽毛

主席，江蘇葉主席，浙江張主席，福建楊主席，各路討逆總指揮，各路要塞司令，各艦隊司令，全國各省市黨部，各報館鈞鑒，前見鄧澤如古應芬卅電，本道路之謠傳，逞偏激之意氣，信口雌黃，癡惑視聽，初猶以爲感情衝動，未及深思，諒非喪心病狂，謀危黨國，詎經蔡商張各同志江電，吳同志冬電，反復開導，情詞婉摯，而彼仍不知愧悔，反嗾使陳濟等，糾合武人，發電恫喝，似此向藏禍心，勢難再事容忍。蔣總司令耐勞忍辱、戡亂經邦，宏濟艱難，懋著勛勳，舉國同深倚賴，誰忍加以疑謗，前此偶與展公政見小異，對於友誼，仍然信致殷勤，對於法律，更不負何責任，縱令彼輩狃於恩怨，借題發揮，提出彈劾，亦應恪遵方式，聽候監委開會解決，乃始則通電攻訐，繼復憑仗武力，其絕無護黨愛國之意，陰蓄稱兵搆亂之謀，實已昭然若揭，蓋陳濟棠擁兵自衛，久思盤踞廣東，據爲私產，鄧古覬覦非分，爲惟依附軍閥，假公濟私，不思赤匪恣毒，火熱水深，除湘鄂贛長圍方合，稍縱即逝，如果畧具天良，自應遏制野心，免致惹起糾紛，爲匪更造機會，乃不先不後，故啓亂端，明明是唐馮之故技，引赤匪爲朋儔，黨國非所計，湘鄂贛人民非我所惜，

其即故鄉廣州海陸豐之慘劇，亦不憚縱其再演，忍心害理，倒行逆施，非特舉國所難容，亦全粵人士所切齒。且往歲龍濟光陸榮廷等，以外藉軍閥，利用廣東少數敗類，反對總理，因此乘機侵人，搜括蹂躪，前事歷歷，言者痛心。倘再覆轍相尋，開門揖盜，吾知龍陸慘禍，勢必百倍從前，個人之大欲未遂，桑梓之浩劫先臨，即以利害而論，亦屬大愚不靈，至於信義和平之保守，國法黨紀之服從，尤不足與深言也，成濬等於蔣總司令初不阿好，於鄧古等亦無夙嫌，祇以忠黨國、良心驅使，不忍使含沙射影之毒，灰補天浴日之心，尙祈國內英流，黨中賢達，秉春秋之斧鉞，揭宵小之肺肝，共伸正義，藉消隱憂，訓政前途，實深利賴，不勝激切待命之至，何成濬，李鳴鐘，徐源泉，吉鴻昌，范石生，夏斗寅，張印相，蕭之楚，錢大鈞，陳誠，羅卓英，張振漢，葛雲龍，何振藩，謝彬，郭汝棟，劉培緒，郭勛，趙冠英，王光宗，潘善齋，李定五，容景芳，徐德佐，孫鴻儀寒叩。

陳銘樞勸告汪陳等電

急，汪精衛先生，鄧澤如先生，張向華，白健生諸兄均鑒：赤匪蔓延，浸成鉅禍，叢毒發省，兇饒尤烈，我同胞同志之生死關頭，已迫在眉睫，倘不急求撲滅，黨基固因以摧毀，在民族亦必陷於淪亡，十九路全體將士，連年効命黨國，馳驅四郊，久願解甲歸田，以謀減輕國家之負擔，並持擁兵自固之誠，固請不獲，重受剿匪之命，揆厥大義，何敢告勞，即銘樞比者之請釋政柄，亦原冀犧牲一己，以利大局。無如中央督飭，舊部催促，良心責備，後重入軍中，勉圖報稱。今我等身在此境，目擊慘狀，有赤匪無我等，誓以潔誠之血，貢諸黨國，滅此朝食，至死靡他，所望同志同胞以及各路友軍，同心協力，相與策勵，以弭浩劫，而拯危亡。至於黨內問題，概決于黨，俟赤匪撲滅，自有從容疏導之時。吾人懸和平統一以爲鵠，不難以羣力促其實現也。謹掬微誠，伏爲高鑒，陳銘樞叩。

陳銘樞痛責汪孫古許鄒陳等電

廣州汪精衛先生孫哲生先生古湘芹先生許汝爲先生鄒海濱先生暨伯南鑾頌惠長握奇翰屏欽甫鼎中慶雲諸兄均鑒：諸公灰日各電奉悉，自胡案發生，粵中同志張脈憤興，樞竊深憂釀成大變，每當羣情呼攘之際，未嘗不欲潔身遠行，不再聞國事，旋以統一甫成，民生凋敝，國基未定，民志徬徨，共禍迫及眉睫，國命危於累卵，此真救死不暇之秋也，苟能弭此奇禍，挽回國運，則國內糾紛，未賞不可徐申意見，開誠商量，倘若不然，一朝之忿，藉口興戎，牽一髮而動全身，分崩割據，共匪乘之，國家前途，何堪設想，先識之士，莫不云然，故每與八路各將領談語，未賞不本此旨，陰相調協，旋見衆情漸趣和緩，十九路將領亦聯電樞及伯南反對內爭，專力對共，于是樞乃安心出巡各縣，不意伯南等信使出，張勢欺人，釀成必動形勢，樞得報忽促返省，而箭在弦上，已不可止矣。哀哉！痛哉！促國命于危亡，造成不可收拾之局，仲言革命，豈真革命者所忍出此，樞此時挽救無術，忍痛難言，故仍不能不出於一走耳。此樞離粵之原因與經過之事實。今公等垂教殷殷，其意乃欲蔣公下野耳。古人云，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試問蔣公即下野，

公等以何術統一時局，弭消禍亂，天下人皆看得極透，早知公等之不能矣。此已所不有，而徒求諸人也。○，又試問公等此時湊雜之內容與形勢，以何術能求得本黨之真正的民主政府之實現，此又天下人之所能批評其不能矣，此已所不能無，而徒非諸人也。○若統一無術，禍亂更甚，乃謂蔣公去，公等方能平共，一尺童子，亦安可欺，公等得毋謂共匪專為蔣公而起耶？蓋目今共匪，固倡言歡迎公等反蔣，與公等合作矣。○抑公等得毋謂共匪之苦中國為未至，其禍猶不急耶？何不來軍前一視，木石人亦將廢然而返矣。○凡此理論，事實彰彰，然供呈全國人民心目中，非樞有絲毫主觀參入其間，請本公等之良知與明識，自相質問，樞可無煩贅矣。○樞竊附於革命男子之列，立身行事，所貢獻於黨國者，無一不可以對天地，質鬼神，此時從禍國救國各種客觀之線索，認識之明，朗若觀火，意志之堅定如金石，方將挈率舊部，親歷匪穴，誓與共黨決最後之命運，若其不捷，將收我骨于章貢之間。○至於樞主粵政兩年一切志願，阨而不伸，廻溯種種，都成罪過，即粵人不我責，我亦何面目見之。○幸而有鋒鏑殘生之一日，吾寧遠戍邊疆，不見黨內之分裂，同志之爭殺也。○倘

憎愛同捐，國亡共慮，不遠而復，挽補可圖，則共平之日，樞即低首降心，爲公等之輿臺皂隸，亦所甘心也。披瀝肝胆，伏維鑒察，謹覆。陳銘樞叩，真印。

劉峙等請討伐粵變通電

(銜畧)鈞鑒：國家粗定，海宇喁喁，苟有人心，寧忍再言破壞。不意中央正開國民會議，力謀訓政建設之際，古應芬等發出卅電，撫拾浮言，信口雌黃。初猶以爲個人意氣之爭，原不無正當解決之途徑；詎意陳濟棠竟復發佈江(三日)電，推波助瀾，措詞狂謬，肆意詆毀。若以爲胡同志之去職，爲借題發揮之張本，不知胡同志個人之進退、自有黨的最高機關之決定，陳濟棠何得率意恫嚇。蔣總司令領導革命，勛在黨國，憂勤惕厲，國人共見。此次雖與胡同志政見偶有參商，亦屬常見不鮮之事，蔣總司令，當然不負任何法律責任，如果彼輩必欲借此提出彈劾，豈無正式軌轍之可循。乃陳濟棠一面通電，妄肆攻訐，

淆惑觀聽，一面迫走大吏，勾結張桂，徵兵斂財，情勢日亟，意欲憑藉武力，背叛黨國，盤據嶺表，予智自雄，實已昭然若揭。當此和平統一，初現曙光，訓政建設，粗具端倪，陳棠濟喪心病狂，倒行逆施，非僅破壞統一，阻礙訓政，而影響所及，更足助長赤匪之兇燄，妨害全國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似此逆迹昭著，好亂性成，實爲黨國之罪人，民衆所共棄，黨紀國法，均所不容；擬請中央聲罪致討，掃除叛逆，以維統一，而利訓政，峙等盡瘁革命，祇知擁護黨國，原無個人恩怨，目覩兇殘，氣憤填膺，謹當率所部，應命馳驅，黨賊公仇，誓不並立；臨電不勝迫切憤慨之至。劉峙，劉鎮華，顧祝同，楊虎城，張鈞，劉茂恩，蔣鼎文，李韞珩，上官雲相，陳繼承，徐庭瑤，趙觀濤，王均，衛立煌，胡宗南，李雲杰，馬欽哉，孫蔚如，馬青苑，井岳秀，曾萬鍾，宋天才，鄧子舉，萬殿尊，戴民權，劉鳳岐，張喬齡，唐雲山，王迺文 皓（十九）

于學忠等對粵變通電

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蔣總司令，張副司令鈞鑒；國民會議，各代表，各院長，各部長，各委員長，各省市黨部，各省市政府，各路總指揮，各綏靖督辦，各師長，各省軍民長官，全國各法團，各報館均鑒；頃讀軍政部何部長等真電，暨雲南龍主席魚電，愛國護黨，仁致義盡，具規勸之苦心，進誠懇之忠告，公而及私，理見於情，聞音自遠，欽佩曷勝，民國肇造，迄今廿年，禍亂迭乘，民命不堪，生計之凋敝，既無從補救，政治之改革，亦苦難完成，數年以來，全體國民，感于環境之壓迫，翻然覺悟，以爲我國今日非統一不足以言和平，非和平不足以言建設，于是萬衆一心，惟統一和平是圖，最近遵照總理遺囑，舉行國民會議，自籌備至開幕，爲期不過數月，卒能集全國民之公意、定黨國之大法，而總理平生所堅持之主張，予以實現，即此一端，尤足以證明我全體國民，一致要求和平統一，與訓政建設之決心，方期國議完成，大法制定，對外廢除不平等條約

，樹國家獨立之精神，對內實施三民主義，示國民建設之途徑，孰意開幕未及旬日，而粵省之噩耗傳來，從屬局部問題，無關全國安危；而謠詠繁興，難免不惑人觀聽，此誠大反我全體國民之預期，而不能不認為黨國前途之遺憾，我國今日處境之難，遠非昔比，帝國主義環伺於外，共產黨徒潛謀於內，防範偶有不慎，貽患或恐無窮，現在國家之統一和平，既已實現，由軍政時期進入訓政時期，我全體國民，正應以整個堅實之精神，共同努力於各種事業之建設，直接謀黨國之安全，間接造全民之福利，在此期間，無論國內國外凡維持我黨國之統一和平者，則為友，否則為敵，誠以我全國國民，痛苦於禍亂久矣，渴望而幸得達到之統一和平，一日有人破壞，引起糾紛，我國全體國民，豈能忍受，倘不幸強鄰因此而生心，匪黨因此而蹈隙，引狼入室，後患何及，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此又起真正愛黨國者所忍出此者耶，此次粵事之起，在主持者無非藉口於胡委員漢民之個人問題，殊不知胡委員為黨員之一，黨員之進退，例應以全黨之公意為從違，公意所在，黨員應絕對服從，既非任何個人所得左右，吾輩身為黨員，詎可執以私見，妄逞意氣，不顧黨國

利害，而涉及軍事行動耶？學忠等酷愛和平，出自天性，擁護黨國，不敢後人，爰用披瀝誠悃，率爾直陳，幸祈一致主張，共維國是，臨電神馳，不勝迫切待命之至，于學忠，王樹常，劉翼飛，李培基，石友三，宋哲元，孫魁元，龐炳勛同叩銑（十六日）印。

楊樹莊等對粵變通電

（銜畧）比讀真電，詞嚴義正，實獲我心，吾輩身隸黨籍，分屬軍人，祇知服從黨綱，遵守軍紀，矧值國議告成之日，正邦基奠定之時，誠宜擁護和平，進行建設，用慰總理在天之靈，並副海內望治之切，豈容以少數人之私見，再起糾紛，牽動大局，至湘鄂贛閩皖五省，赤匪滋擾，爲禍方烈，我陸海空軍健兒，秉命中央，枕戈待旦，誓出斯民於水火，而登之衽席者，匪伊朝夕，不于此時，促剿匪計劃之完成，而反授以苟延殘喘之機會，

蔓草難圖，國亡無日，尊電所云，殊令人不寒而慄，本軍以和平統一爲職志，衛國愛民，具有同情，抱載胥及溺之憂，矢同舟共濟之願，惟冀讜言動聽，振導祥和，豈特粵民拜賜，黨國前途，實深利賴，等語，尙祈海內同胞，黨中同志，一致主持正論，藉弭禍萌，無任企禱，楊樹莊、陳紹寬、陳季良、陳訓泳，曾以鼎，等同叩巧。

韓復榘對粵變通電

南京何部長敬之兄，武昌何主任雪竹兄，長沙何總指揮芸樵兄，南昌魯總指揮詠奩兄，助鑒；頃奉真電，勸告陳總指揮濟棠，詞嚴義正，欽紱莫名，民國肇造迨二十年，內則戰亂相尋，迄無寧歲，外則因不平等約條，備受侵凌。致國瀕危亡，民不堪命，海內同胞，憤慨共深，今幸打倒軍閥，實現和平，中央遵奉總理遺教，召開國民會議，以謀國家之統一與建設。並自動廢除不平等條約，凡我袍澤，亟宜垂此時機，協力同心，共奠黨國，

豈容挾持私見，再啓同室之爭，復榘等效忠黨國，酷愛和平，惟有追隨諸公，相與擁護統一，鞏固國基而已。弟韓復榘，劉珍年，孫桐萱，曹福林，喬立志，同叩效印。

商震等勸告陳濟棠通電

（銜略）均鑒，頃致廣東陳總指揮一電，文曰，廣州陳總指揮伯南兄勳鑒，統一初成，望治孔亟，吾儕受黨國倚畀之重，宜如何協力同心，共策共濟，對內急圖建設，對外力挽國權，豈容以個人私憤，動搖國本，乃鄧同志等陷電以後，吾兄突有江電以應之，釋覽所言，深爲駭異，方今訓政開始，人心一致，有違正軌者，舉國共棄，吾兄爲吾黨先進，愛護黨國，當不後人，是非利害，尤應明辨，爲逞意氣，自毀前功，諒爲智者所不取，且觀過去之反抗中央者，結果何一不身敗名裂，時至今日，已斷斷不容再有擁兵負隅之獠，自兄江電發表後，鄂湘贛諸省，以正義相責者，聯翩而來，人心向背，已屬昭然，況今赤禍

未除，痛剿正急，吾儕軍人，宜本公忠爲國之精神，擁護中央，共除民患，君於此時誤走錯路，直爲和平作一障礙，共匪造時機，而使甫經奠定之革命根據地，再遭糜爛，數百萬喘息方蘇之人民，重罹鋒鏑，數年來艱難締造之黨國，復構內爭：將何以慰總理及諸先烈在天之靈，更何以副同胞企冀和平之望，孰爲亂階，破壞統一，吾兄明哲，豈肯出此，亟盼拋去私嫌，顧全大局，勿墮岐途，弟等爲擁護黨國，爲愛惜同志，心有所言，不忍不言，兄之吉凶，猶在一息，若不猛省，甘冒不韙，則雖愛吾兄，亦無如之何矣，何去何存，尙望察照，商震，徐永昌，楊愛源，傅作義，孫楚，榮鴻臚，周玳，趙承綬，叩刪等語，尙希國人一致擁護中央，主持正論，以遏亂萌，黨國幸甚，商震，徐永昌，楊愛源，傅作義，孫楚，榮鴻臚，周玳，趙承綬叩刪印。

陳調元等忠告陳濟棠電

(銜畧)公鑒：頃覆何主任敬之等一電，曰，奉讀真電，勸誠粵陳，義正詞嚴，至深欽佩，現正遵依 總理遺教，實現國民會議，舉國上下，均宜矢誠擁護，遵行議案，對內則恪守約法，促訓政之施行，對外則改訂條約，爭國際之平等，豈宜挾持私見，妄啓爭端，且人心厭亂，渴望和平，赤禍橫行，急待清剿，更不應受人利用，甘爲戎首，陷民國於危殆，爲赤匪作前驅，伯南如果心在國家，必能服從忠告，幡然悔悟，消弭戾氣，立化祥和，調元等效忠黨國，職司捍衛，化殘戡亂，惟中央命令是從，苟利國家，義無反顧，等語，尙望黨政領袖，各軍袍澤，全國同胞，一致奮起，共同戮力，遏止亂源，黨國幸甚，陳調元范熙績岳盛宣阮肇昌梁鴻恩等全叩元印。

魯滌平復孫科電

沁電奉悉，京門候教，莫親光儀，邇聞公車南指，方冀粵中諸君，得兄譬導，翻然

改圖，立泯乖戾，正致和祥，何幸如之。迺文電喧騰，殊非心期。敬就尊電所列各節，竊有所惑者，略陳一二。○介公主持中樞，先生實屬佐輔，同受黨命，豈容軒輊，數載以來，賴中央諸同志之努力，得以制伏羣醜，削平大難，以有今日中央之一切會議與措施，兄蓋靡不參與，即舉國上下之所愛戴者，亦不僅及介公一人，奈以往昔反動派之所用以妄加指摘者，引以自重，此心有所惑者一。○革命事業，至為艱鉅，下有領導，馬尋途轍；矧既在位，必奉乃職，誓為獨裁，未免失當，至責介公不應以總理信徒自命，則年來之叛變迭起，正坐一般同志不肯死心蹋地，誓為總理信徒，或則甘為戎首，或則觀望依違，暮四朝三，比比是己。○回溯往事，痛心曷極，若謂經本黨處分，因而四海飄零者，乃得為革命同志，經先後叛變，予各個擊滅者，反諡之曰患難同胞；將置現在負黨國責任及自往迄茲，出死入生，從事討伐剿匪者於何地？兄居滬上纔月餘，赴粵中纔旬日，昔今之感，果為何如！此心有所惑者二。○方今赤寇稽誅，民命垂絕，非力主和平，共維統一，胥溺之禍，不遠眉睫。○兄髫齡入黨，秉承有自，諒不忍賭甫息之兵戎，再滋擾攘，甫奠之國基，重召破裂

○至介公進退，當唯法紀是依，斷不容憑私人之好惡，決其去留。否則，推挽相尋，亂無已時，沁電主張，必非本壞，仍望一本擁護中央之素願，貫徹幹旋時局之初衷，慰總理在天之靈，鑒國人求治之望，贛湘遺子，拜賜尤多。滌平于役軍政，始終在中央領導之下，一以完成國民革命爲依歸，他非敢聞，復布區區。諸希亮察。

熊式輝忠告陳濟棠電

廣州陳總指揮伯南兄勛鑒：邇月以來，浮言日滋，輿論所集，皆在執事，僉謂國基甫奠，赤氛未熄，人民望治之心，莫不欲保持和平，鞏固統一，內蘇閩里之困，外杜鄰國之窺，而江電所稱，語多涵越，四方駭怪，以爲不祥，雖執事遠居南服，見聞或殊，一時偏激，無復顧念，不知影響所及，徒爲匪共之資，使荼苦之民，陷於莫救，圍剿之役，稽其全功，所謂闔牆抽戈，而授盜以隙，事之若此，能無疚心，夫爲虎作倀，庸人所悲，形勢

異觀，賢者難免，以執事明達，苟謂其甘心事匪，必且切齒裂眦，引爲大辱，顧覺端一啓，寇欲愈張，長亂滋事，誰尸其咎，恐雖有百口，無以自解矣。自頃敬公真電所述，與袍澤往復之詞，仁言藹如，誰不興感，贛省匪禍蔓延，正宜集中全力，早期肅清，贛人企望之心，尤爲迫切，凡舉事毋爲親厚者所痛心，而爲仇讐者所快意，順逆反正之際，安危存亡之機，是在執事審處而已。弟熊式輝巧印。

張之江等忠告陳濟棠電

(銜畧)均鑒：頃讀何部長等真電，暨龍主席魚電，仁言利溥，欽佩莫名，我國連年以來，外有帝國主義之壓迫，內有赤匪土匪之騷擾，禍亂相尋，幾無寧日，民生憔悴，達於極點。近幸國民會議，從容召集，方冀集思廣益，共定國是，以慰海內喁喁之望，乃忽廣州噩耗傳來，遯悉之餘，殷憂曷極，蓋以吾國今日之局勢而論，民生不堪再擾，國本不堪

再動，和平統一，不堪再有破壞，盡人皆知。苟一興波作浪，予赤匪與帝國主義者以可乘之機，將見生民倍遭塗炭，山河從此分崩，直非冥頑不靈，未見不爲之懼悚者，此次事故固知由於少數褊急之士，激於一時意氣，不難勒馬懸崖，然謠詠朋興，易惑觀聽，匡救輔導，端在國人。尙希海內賢達，一致主張，促其早日覺悟，以維此和平統一之基，實乃億兆無疆之福，之江等心所謂危，義難緘默，謹布區區，敬希亮察。張之江，孫連仲，梁冠英，張占魁，高樹勛，關樹人，張華堂，戴藩周，趙博生，李源惠，時德學，劉國明，王修身，鄭廷珍同叩銑。

劉鎮華忠告陳濟棠通電

（銜略）均鑒：頃致廣州陳總指揮濟棠一電，文曰：查粵東爲吾黨策源之地，係台廳桑梓之邦，近年以來，吾兄主鎮其間，鞏固革命後方，驅除反動逆孽，宏猷偉略，欽仰夙深

，此次展堂院長去職，吾兄對於中央，頗有表示，爲黨爲友，均應由黨解決，以免糾紛，近接何部長等致兄真（十一日）電，意在稍弭黨爭，共除赤禍，忠言讜論，諒荷贊同，弟內顧民生，外察國際，惴惴私衷，有不能已于言者，我國兵燹迭經，創深痛鉅，國家經一次戰爭，人民入一層地獄，國民生計，已瀕絕境，現訓政伊始，正宜合力建設，發展國民經濟，解決民生問題，或可徐收革命犧牲之代價，倘因意見偶歧，竟走極端，俾反動份子，勾結赤黨，重演空前慘劇，則一息僅存之國脉民命，經此長期之自殺，勢必隨以俱盡，更何建設之可言、且吾黨對外政策以取銷不平等條約爲目的、徒以頻年多故，外交失其重心，又無民衆爲之後盾，欲謀國際平等、不過徒託空言已耳、茲者國民會議，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之案，中外俱瞻，誠我國民解除賣身契約之絕好機會，若再發生內訌，示人弱點，則國際地位，必益低落，一切不平等條約，勢將無期延長，更無取消之望，此尤我國民存亡生死之關鍵也。總之我國歷年內戰，多起於意氣之爭，而反動派得而乘之，弊在偏重我見，不惜以黨國作個人之犧牲，不以個人服黨國之義律，推其予智自雄之一念，無論民生如何

垂斃，國際如何瀕危，皆掉首而不暇一顧，馴至人民疾首蹙額，但祝彼蒼少生英雄，俾斯民稍蘇喘息，是真可爲長太息矣，吾兄明達，豈忍出此，回憶己巳之夏，編遣會議之時，我輩同席同坐，促膝談心，相見以識，相勗以忠，用敢本忠告之義，進苦口之言，尙祈捐除成見，顧全大局，作懸崖勒馬之謀，息厝火積薪之患，俾討赤工作，不受影響，統一事業，得以完成，對內對外，均以整個力量，孟晉急追，實深利賴，推誠佈臆，諸希亮督等語，尙祈一致主持正義，共挽危機，以保和平統一之局，無任盼禱。劉鎮華叩銑（十六日）印

張鈞等對粵變通電

（銜略）公鑒：頃致何部長何主任何主席魯總指揮一電，文曰：項奉真（十一日）電，以古應芬陳濟棠，肆意攻訐，影響和平，嚴加詰誡，促反其省，正義凜然，無任欽遲。誠以民國肇造，廿載於茲，內亂頻仍，迄無寧歲，刻雖叛逆全平，南北統一，而土匪遍地，赤

焰尤兇，兼以強英窺伺於西疆，日俄侵略於滿蒙，是人民之流離死亡，尙無安輯之方，國家之外患迫切，又將有潰亡之痛，中央遵奉先總理之遺教，召開國民會議，取消不平等條約，凡所以對內對外，力謀建設鞏固邦基諸大計，無不於此會決之，是凡袍澤，應如何同心戮力，共策進行，藉慰人民望治之殷，庶躋國家於富強之域，乃古陳諸同志，思不及此，偶因微末之嫌，輒發偏激之論，當此國本未固，赤氛正張，奸人政客，煽惑備至，如果牽動全局，重演戰禍，則全國鼎沸，海內騷然，吾恐大好中華，將陷於萬劫不復，人民無望，國將何存，言念及此，憂心如焚，竊以古陳諸同志，過去歷史，靡不同欽；倘能顧全名節，從公勸導，懸崖勒馬，覺悟非遲，否則一念之差，噬臍無補，鈞等受命中央，亦只有追隨諸公之後，藉伸正義，謹布區區，維希垂察等語，尙祈一致主張，共挽危機，黨國前途，實深利賴，張鈞，宋天才，李萬如，韓文英，史克勤，王殿閣，王凌雲，范龍章，李萬林，同叩皓（十九日）印。

劉湘劉文輝對粵事通電

國急，兩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陸海空軍總司令蔣鈞鑒：各部院會，各省市，各軍旅鈞鑒：頃據傳聞，廣東軍政當局，有指斥中央，另組政府之說。川省僻處西陲，音書遲滯，其詳不可得而聞，度其所持異議，當係反動份子桂系餘孽，以及失意政客，別有企圖。○勿論所持理由如何，跡其用心，不過藉端倡亂，希圖破壞統一，背總理之遺訓，實黨國所不容。竊以喪亂甫平，國趨正軌，期入訓政，建設肇基，中樞執政諸公，勵精圖治，喁喁屬望，薄海同情。當此對內討共，對外收回領事裁判權將告成功之時，凡我邦人，宜如何激發天良，共圖翊贊。即使秉國鈞者措施上偶不盡人意，亦當推誠商榷，共濟時艱，絕不能以私人意氣之爭，致誤國家根本大計。湘等遠在西蜀，擁護中央，矢志不渝，除整飭所部，仗義直言，以期消患無形，完成統一，是爲至幸！謹電陳詞，諸爲照鑒。○四川善後督辦劉湘四川省政府主席劉文輝叩虞印。

田頌堯對粵事通電

(銜略)鈞鑒：內患未平，羣情望治，訓政伊始，建設方殷，正宜共體時艱，協謀國是，完我統一，順應新機。乃聞粵中驟起疑雲，宣騰訐電，詞侵樞府，未諒當局之艱難；釀蕭牆，適增各方之痛苦。按其論議，不免聳惑浮言，揆其衷懷，殊覺別存歧見。在介公忠勤黨國，決無傷日月之明；而衆庶盼禱祥和，豈願塵霾之障。際茲人心未靖，赤燄方張，根本要圖，端在急求治理，綱維大計，尤須共矢忠貞。頌堯時切憂危，寧忘職責，惟本擁護素志，益勵翊戴微忱，謹率全軍，靜待候命，尤希黨國同志，一致主張，俾期隱患潛消，咸趨軌範，以彰正誼，而固邦基。謹電馳陳，統祈照察。第十二路總指揮田頌堯叩馬

馬鴻逵等對粵事通電

頃覆何主任敬之等一電，曰：奉讀真電，勸告粵陳，忠言讜論，詞嚴義正，雒誦迴環

，無任欽佩，民國成立，已歷廿年，外侮憑陵，內患迭起，國家岌危，民不堪命，凡有血性，孰不痛心。茲幸國內軍閥次第削平，不平等條約行將解廢，中央政府遵奉 總理遺教，召開國民會議以謀國家之統一與建設，黨國苞桑，時機在此，豈宜挾持私見，妄起爭端，內則爲赤匪造機會，外則授列強以口實，陷國家於危殆，爲革命之罪人。陳粵果有爲國之心，當接受忠告，私見全捐，同爲國謀，共期邦治，鴻逵等忝領師干，效忠黨國，惟知服從中央命令，鞏固國家，戡亂安邦，義無反顧等語，尙冀黨政領袖，各軍袍澤，全國同胞，同心戮力，遏止亂萌，黨國幸甚，馬鴻逵，馬騰蛟，馬全良，盧忠良，馬寶琳等，同叩。

張礪生對粵事通電

頃上何敬公等一電，文曰：南京軍政部長何鈞鑒：並轉雲公及雲樵靜齋兩主席勛鑒：

奉讀真電，語重心長，詞嚴義正，凡屬國人，靡不感動。竊自閻馮潰敗，國家政治已納軌道，循序漸進，正未可期；乃陳濟棠等，好亂成性，紆於門閥之見，罔顧締造艱難，於羣情望治之時，摭拾浮言，動搖國本，血氣之倫，莫不髮指。公等爲黨國柱石，萬流仰鏡，對此不經之言，已爲剴切之告，陳氏如能悔於厥衷，中止軍事舉動，自屬國人深望；倘仍冥頑罔覺，是則自外生成，甘心叛逆，尙祈籲請中央，嚴加撻伐，俾反動無可幸存，紀綱有所保障。礪生無似，誓任前驅，臨電神馳，諸維垂察。騎兵第二師師長張礪生叩巧等語，諸公愛護黨國，夙所欽遲，敬乞一致主張，以遏亂萌，則黨國幸甚。張礪生叩巧。

楊森對粵事通電

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蔣總司令，北平張副司令鈞鑒：頃森由四川廣安防次發出通電，文曰，（銜畧）鈞鑒：近聞粵中發出通電，指斥政府，搖蕩邦基，興亡之責，匹夫與

有：况森軍人，誼執干戈以衛社稷，尤無旁貸。慨自共和肇建，僭竊紛爭，未盡削平，以致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定於一。民困於水火塗炭，猶倒懸之亟待解救，國家之危。情同崇卵。於是我國民革命軍乃應天順人而起，賴理總在天之靈及薄海人民同情之助，得以次第戡定逆亂，統一中國。方今軍事結束，訓政期間，正我國民政府勵精圖治之時，對內則力主裁釐，以厚民生，議憲制法，以樹國本；對外則收回各租借地，撤廢領事裁判權，取消不平等條約，努力增高我國在國際間之地位。而最近召集國民會議，製定國憲，確立國是，樹我國家億萬年有道之長基。凡在邦人，應如何排除障礙，竭力以擁護，翊贊政府諸公，成爲豐功偉績；而乃忍撓抗之耶？時至今日而倡言反對，非意存破壞，即屬好亂成性。且國家創業垂統之時，一日萬幾，豈能盡如人意；而締造之艱難，竭黨國先進所綿歷歲月經營之而猶感不足者，以一二倡亂者且暮間摧毀之而有餘。今若使垂成之統一，仍復敗於少數人之爭奪，則國家民族，真永無興起之日矣，用是憤慨，迫切陳詞，伏望諸公起而義仗執言，遏絕亂萌，以定政局而固邦本，民國幸甚！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兼川陝邊防

司令楊森叩東印等語，謹此電呈，伏祈垂察，職楊森叩東（一日）印。

王家烈對粵事通電

竊自國議召集，羣情望治，和平統一，甫告完成；不幸古鄧四委，挾持私見，獨標異議，撫拾譎語，詆毀中樞。甚且嗾使粵中將領，附和倡亂，危害國基，雖甘冒不韙者爲然，而內政外交，並受影響，輿論鼎沸，識者痛心，中央夙以寬大爲懷，不忍遽譴責，苦心孤詣，委曲求全，張蔡李吳諸公，鄂贛湘川將領，迭電忠告，瘖口噤音，倏忽兼旬，不聞悔過，瞻念往轍，曷勝杞憂！家烈謬以駑下，服務行間，戎守邊陲，慚無建樹。然效忠黨國，竭赤忱擁護中央，不敢或懈。如其粵中將領，幡然覺悔，化干戈爲玉帛，導兵氣於祥和，是固全民蘄嚮，抑亦黨國之庥。設或倒行逆施，不知悛悔，應請中央，政府明令討伐，以肅紀綱，戡亂止亂，完成統一，家烈無狀，捍衛邊圉，職責所關，黨國安危，匹夫有責。

，謹當躬率師干，聽候中央，負弩前驅，義無反顧，謹此電達，藉佈微忱，敬希垂察，願聞明教，湘黔邊區剿匪司令王家烈叩養印。

羅澤洲警告陳濟棠電

廣州第八路陳總指揮助鑒：傳聞我公，指摘當局，將肇兵端，川北偏僻，難探確訊；頃閱劉甫澄督辦，劉自乾主席，虞庚兩電，始悉我公確於江日通電，附和助辭，非議政府，偏執一端，甘心發難，聞耗之下，竊以爲過。我公爲黨爲國，早著勛績，倘有建白，不難實現，何至挾持政府，以武臨之。值此統一告成，國議甫開之際，以我公位望，自應表率袍澤，擁護中樞，弼成邦治，上以崇總理和平統一之訓，下以慰人民厭亂望治之心。乃不此之圖，而輕信浮言，甘爲戎首，果當道措施，略有未愜，亦須顧全大局，無得吹毛求疵。況軍人職在服從，不得妄干政治，假因此而遽召兵戎，搖動人心，內而予反動以釁

隙，外而啟列強之輕視，妨礙訓政之進行，喪失國家之體面，則實總理之罪人，終爲天下所非笑。務望憬然悔悟，取消主張，庶保令名，以永盛譽，特電奉告，諸維鑒納，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二十三師長羅澤洲叩養，印。

黃固等嚴責陳濟棠通電

（銜畧）我國頻年喪亂，顛沛流離，火熱水深，民不堪命，人以此爲革命過程，寧忍痛苦于一時，期享幸福于日後也。邇者馮閻殲滅，大局救平，軍政方終，建設伊始，中央政府遵奉總理遺教，急開國民會議，凡有血氣者，莫不喁喁望治，以爲剝復之機，冀政治日上軌道，民氣漸見昭蘇也。陳逆濟棠，竟敢冒天下大不韙，反對國民會議，組織國民政府，稱兵作亂，背叛黨國，違反中央，破壞統一，倡胡漢民事，以爲作亂張本。試問陳逆濟棠與胡漢民之感情關係。孰與李濟深重，于彼則默認，于此則反對，何其顛倒之甚，一至

于是耶？此無他純爲個人私欲權利充滿于胸中，至所謂爭法理抱不平伸正義之種種名詞，固自欺欺人，不值者識之一哂。夫陳逆濟棠一豎子耳。才能不及中人，在粵軍界中爲後輩，年來因緣時會，倖操軍符，同輩視之，大有影頤涉沈沈之爲王者，頤指氣使，顧盼自豪，初非夢想所及也，揆其此次作亂之由，半關於聽陰險奸詐之古應芬所嗾使，半關於利祿薰心，故借題發揮，不惜以百粵脂膏與數萬健兒而代自己作孤注之一擲。通電一出，勢成騎虎，于是倒行而逆施，甚至違反粵人心理者，將赤匪焚殺廣州之空前浩劫石碑，晝夜毀倒矣。違反自己心理者，平時視若仇讐，積不相能之各派人物，竟相携手矣。試估量陳逆全部人材成分，文則如林翼中，其學識充其量過不足當一中小學校之教員，武則如李揚敬，其才能極其限只可勝軍隊中之一團營長，陳逆自知其不足以支撐也，于是集各派各系而爲一反革命之結晶，自以爲得計也。不知同床異夢，心意各殊，築室道謀，事何能濟，徒滋內部紛擾而已，其能久乎！此時引狼入室，大權已旁落矣。他自反客爲主，鳩居鵲巢矣。陳逆清夜自思，能不椎心泣血耶？况年來與張桂軍作戰，洞胸斷脛而死者，不知幾千人矣。

○昨日以爲敵，今日以爲友，其對已死之將士，其感想當如何，吾知泉下有靈，必痛哭呼冤，爭先恐後，踴躍而禱陳逆濟棠之魂矣。蓋未通電以前，自以爲山鳴谷應，天下洶洶；不知通電發出，響應無聞而各省各軍，或聲討，或勸告或詰責，接踵而至，于是在報章上今日登載某縣黨部通電，明日登載某行公會通電，以作應聲之蟲，而張聲勢。噫，圖窮七見，其勢已絀，可憐可笑，孰有甚于此者耶？總之陳逆此舉，無論事之成不成，自己處于必敗之地，徒爲共黨造機會已耳。雖然，陳逆月索取粵庫帑四五百萬，其富有過于王侯，事雖不成，而作海上寓公，亦足優游自得矣，最可痛者，粵民何辜，罹此荼毒也；真如主席，自被迫走以後，陳逆自知其勢已孤於是出種種卑劣手段，向保安隊各團，施其運動，卒之計不得逞，於是老羞成怒，集海陸空軍數倍兵力，向駐黃埔保安隊施其襲擊，雖衆寡不敵，我保安隊主持正義，其不撓之氣，亦足以塞乎天地之間。夫保安隊，原屬保境安民之部隊，在惠州瓊崖剿共，成績人皆共見矣，稍具天良，不忍消滅，必留此担任地方治安之責，而陳逆陳濟棠竟視若仇讐，不摧毀淨盡不止，於是復誘調駐瓊保安隊回省，欲施其

半途繳械之陰謀；其計敗露，復調集高雷部隊及海軍兵艦，行水陸包圍一網打盡之毒辣手段，我駐瓊諸將士，爲擁護中央計，爲鞏固黨國計，爲保全人格計，爲伸張正義計，合三千袍澤，誓死同心，爰於芻日與在瓊逆軍作殊死戰，明知師懸島外，孤軍無援，勢終不敵，惟邪正不兩立，順逆不并存，寧爲玉碎，無爲瓦全，至於成敗利鈍，非所逆睹也。○臨電不勝劍及屣及之至，倚馬陳詞，伏乞鑒察，廣東省保安隊第一團團長黃固第二團團長樊宗遲率全體官兵同叩芻。

附錄

一、蔣總司令中正出發剿共前告全國將士電

張副司令各總指揮各軍長師長轉各官兵均鑒：中正此次赴贛剿共，臨行之前，國恥黨仇，萬感交集，對我全體將士公私急切之望彌殷，而不能已於言者也。○慨自革命未成，赤禍日張，實為我全民族之巨患；中正効命黨國，督率軍旅，為國家安全之保障，此正我袍澤効命之秋，特布惻忱，以資勗勉，凡我袍澤，自必同仇敵愾，滅此朝食，以盡我革命軍人報國之天職也。○中正以為吾全國軍人於今自應有屹然不搖之決心，始能膺此時代艱鉅之使命，下列二義：一曰戒除內戰保障統一；蓋國家今日克有此統一之局面，實犧牲我無數將士先烈之碧血所造成，吾人痛定思痛，應時刻追念先烈死事之悲慘，與戰地同胞之苦

痛，當以全力保障國家之統一與和平，澈底爲民衆解除痛苦；故今日國家已編定之軍隊，祇宜以全力剿匪；若此以外，決不在中國之內，以軍隊與軍隊作戰，被同室操戈自相殘殺之譏，徒爲赤匪造成機會，以貽民族無窮之禍根，此中央所以不顧一切，決定以殲滅赤匪爲唯一之急務，中正願我全體將士有深刻之認識者一也。二曰剿滅赤匪，安保社會；國民會議會有決議，凡匪剿得力部隊，國家應特加愛護，優予保障；我將士若剿匪有功，當然得人民之愛敬，而就中國國防需要與實際形勢論之，已經國家編定軍隊，政府惟恐其培養充實之不足，何有遣散之可言，中國今日，實不患貧困而獨患內亂，實不患財政之不充裕，而獨患國家之不統一，與地方秩序之不安定；以中國區域之廣，國防之大，人民之衆，富源之厚，現有軍額，決不能謂爲過多；苟能政事入軌，財力充裕，現支軍費，豈但無須減少，且當逐漸增加，今日之不察事實而倡言裁減軍隊之論者，或製造編遣之謠言，使我軍心不安者，非特無革命常識，而且無國家觀念，苟非喪心病狂，何至於此，凡吾革命軍人固深明此義，不爲所惑。中央斟酌國情，權衡需要，亦既明定軍政大計，認爲現有軍隊

決無須乎裁遣，而我全國將士既矢以身許國之誠，即應終身以干城自勉，此中正敢負責以告全國將士者二也，明乎以上二義，我全國將士應知今日革命軍人之處境，如能以國家與民族爲前提者，則不患無以自存，而只患無以自効；民族最大之禍患，既爲萬惡之赤匪，則我革命愛國之軍人，自應引撲滅赤匪爲己任；凡受命担任剿匪之軍隊，固宜以一當百，以十當千，即其他非直接担剿匪責任者，亦應安心整理，加緊訓練，綏輯地方，恢復秩序，使剿匪軍隊得以專一于任務，而無後顧之憂，抑又不僅現役軍人而已，凡昔曾參加革命而中道携貳之軍人，誠能於此民族存亡危急之秋，認明大義，不爲反動所惑，不爲赤匪張目，扶持國家元氣，助成剿匪使命，則中正他日必將陳明中央，寬其既往之錯誤，俾仍爲國家之干城；吾人置身戎行，應有愛國之赤誠，武士之血性，豈能任赤匪腥羶汚我國族，此又爲我軍人應共有之自覺也。夫惟吾軍人有衛國之天職，故禍國害民之反動份子，常欲得吾軍人而甘心，中傷誘惑，機險百出，若非篤信主義，絕對服從中央之指導，當不能自免于危機，試觀過去叛變，卑污政客，何次不以吾軍人爲工具，當其結果，彼輩或暫逞權

位利祿于一時，而我被誘之軍人，則永被天下之譏笑；且歷次事例，凡離開黨國，附和反動者，無不滅亡，擁護中央堅苦奮鬪者，無不成功，中正每念及此，當爲吾袍澤懷懷于深淵失足之危，而決不惜此身永爲吾革命軍人光榮歷史之保障，最近反動勢力，又肆囂張，爲匪張目，如中風狂，對于中正，誣之以擁兵自重，詆之爲軍人獨裁，毀斥百端，有如毒矢雨集，中正百戰餘生，飽輕憂患，尙有何求，如爲個人計，豈不以自劾下野爲得策！今茲所以含詬忍辱，未敢言去者，國恥未雪，主義未行，先烈之血未乾，總理遺囑之志未成，誠念革命爲責任而非權利，斷不能放棄對國家民族之責任，亦深信今日中正若因小不忍，而中反動派之毒計，以一退自得，則此後將士之流連，國民之困苦，必十倍于今時，國族之滅亡，不僅吾人生無立足之地，將士先烈，且死無埋骨之所，中正深念 總理付托之重，昔日先烈陣亡之將士死義之慘酷，即使有千百倍于今日之侮辱逼迫，中正亦惟有甘之如飴，一息尙存，決不忍輕棄職責，使我全國袍澤，一無保障，革命大業，因而中斷也，中正行將出發贛鄂，督率各軍，圍剿赤匪，仰賴總理之威靈，人民之助力，諸將士之忠

誠戮力，必能于最短期間清除共匪，奠安國族，幸而完此素願，決當解甲歸田，表我心跡，然軍人以身許國，不能成功，誓當成仁，若中正因此捨命疆場，克隨總理及諸先烈將士於地下，則對我全國袍澤，唯望始終認定中正所指之光明大路，永不爲反動政客作工具，使我全國袍澤自相殘殺，尤望吾袍澤對剿滅赤匪誓死奮鬪，繼竟中正之遺志，爲先烈爭正氣，爲民族除大害，以表示我中國革命軍人之真精神於世界，凡此披肝瀝胆之言，不忍爲外人道，亦不足爲外人道，吾惟對於死生患難多年相共之全體將士爲懇切之叮嚀，我諸將士視此爲長官之訓示也可，爲家人兄弟之詔勉也可，即視爲中正預留之遺囑亦無不可！舍身報國，矢死靡他，僅爲吾全國之將士咸相與身體而力行之。

二、蔣主席中正告全國同胞電

各報館暨全國同胞公鑒：中正奉命剿赤，自六月二十一由京入贛以來，即於本月二日，由南昌出發，巡視前線，并進駐南豐，親督各軍，積極進剿；乃於四日克復黎川，十三日克復廣昌與石城，戰鬥情形，已詳別報。當即乘勝窮追，十九日遂攻克赤匪據爲總巢之甯都，所有俘獲及解散情形，亦詳別報。赤匪屢經我軍跟蹤猛擊，其漏網殘餘者，本已不及萬人，其向會昌汀州狼狽潰竄時，又被沿途民團襲擊截堵，所剩更屬無幾，預計本月以內，必可全部殲滅，以期消除國家根本之大患。不意正值我剿赤軍將士，馳驅贛閩，深入匪區，冒暑忍饑，裹創瀝血，而與赤匪作殊死戰之際。忽於軍中接讀朝鮮華僑慘案，與石友三叛變，暨粵桂諸逆進犯湘贛之報，中正星夜馳回南昌，總閱各方報告，乃知石逆叛變

，實受粵中叛徒五十萬元之賣收，且有帝國主義之軍官及贛匪首領，出入其軍中，爲之主持，隱與帝國主義者之侵略，及贛鄂赤匪之擾亂，彼此遙爲呼應。又於甯都赤匪之總部，搜獲毛澤東致彭德懷之電文，內稱兩廣月內出兵湘贛，接濟子彈五十萬粒，即日可由嘉應解來，我軍務須固守甯都半月，待粵軍入贛，即可解圍反攻等語。其他隱語函電，關於粵桂與赤匪互相聯繫者，不勝枚舉，容後續述。又據福建楊主席截獲匪方之報告，亦證赤匪與粵桂早成默契，已無疑義。中正於此，乃燎然於粵桂倡亂，石友三叛變，與赤匪肆虐，以及朝鮮僑胞之慘案，四者皆互爲因果，叛徒軍閥，唯恐赤匪之清肅也，乃出兵援之；叛變以應之；唯帝國主義者唯恐軍閥之消滅，中國之統一也；乃惹起外交糾紛，以牽制之；我剿匪將士，風餐露宿，日曬雨浴，黝然而無人色，方冒萬難，決必死，與赤匪爭最後之運命！而軍閥則接濟赤匪械彈，以苟延其殘喘，我同胞正舉國一致，奔走呼號，以抵抗帝國主義者之侵略；而軍閥反稱兵作亂，甘爲帝國主義者之虎狼。嗟乎！人心已死，國亡無日，不意叛徒喪心病狀，竟至於此，嘗讀人必自悔而後人悔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之語，

不禁爲我國家與民族，抱無窮之憂戚也。舉天下至慘至痛至危之事，孰有甚於此者哉！我全國同胞，當此赤匪軍閥叛徒，與帝國主義者聯合進攻，生死存亡，間不容髮之秋，自應以臥薪嘗胆之精神，作安內攘外之奮鬥，以忍辱負重之毅力，雪黨國百年之奇恥，惟攘外應先安內，去腐乃能防蠹，此次如無粵中叛變，則朝鮮慘案，必無由而生，法權收回問題，亦早已解決，不平等條約，取消自無疑義；故

不先消滅赤匪，恢復民族之元氣，則不能禦侮，不先削平叛逆，完國家之統一，則不能攘外，人之愛國，當有同心，閱籟禦侮，古有明訓，當此國家存亡民族危急之秋，凡稍有國家觀念，與民族思想，而爲三民主義之信徒，但能捐棄成見，共禦外侮，以救黨國之危亡者，則中正當視爲忠實之同志，必委曲求全以從之，至於個人之進退去留，更無所繫懷於其間，中正祇求國法黨紀，能昭垂後世，不因個人之故，而爲之破壞，以啓百年無窮之糾紛，與亡國之慘禍，不使中正爲毀棄法紀不負責任之罪人，以合法手續解決目前之爭紛，則中正當朝奉黨命，夕去職守，決不戀棧一刻，自泯其平生之志；否則如以叛亂爲奪取之手

段，賣國爲求成之途徑，則中正惟有本我革命之責任，凡爲帝國主義者之工具與黨國之叛徒者，皆爲國家與民族禍害，則必不稍寬假，當摧陷而廓清之，以奠定黨國之基礎，以殲除國際侵略之野心，則國家乃有獨立之望，民族方有自由之日也。嗚呼！外患日急，國勢岌危，僑胞任人殘殺，國土任人侵佔，真國亡無日，民無睺類之日至矣，惟願我全國同胞，明其是非，別其利害，主張正義，挽救危亡，以盡國人之天職，持以鎮靜，不恃一時之熱度，嚴守秩序，毋失國民之風範，外對帝國主義者之侵略，則以有紀律之行動，誓死抗拒之；內對赤匪與叛徒之變亂，則以有組織之努力，共同撲滅之；中正百戰餘生，義無反顧，民意所向，死生從之，誓當益加振奮，爲民先鋒，必期於最短期間，剿滅赤匪，保全民命，削平叛亂，完成統一；故赤匪一日未滅，則中正之責任一日未盡、叛亂一日未平，即中正之職務，一日未了，古人云，一息尙存，此志不渝，中正不敏，竊願自矢；其幸而有成，則黨國之福，民族之光，若不幸而不成，則惟有一死以報國而已！區區赤忱，惟希諒察，蔣中正梗政印。

三、反對陳友仁等賣國之文件

旅崎全體華僑敬告陳友仁劉紀文賣國書

陳友仁先生劉紀文先生鈞鑒：頃聞先生等潛行來日，欲以如簧之舌，蠱惑我僑胞，勾結日國，以破壞和平統一。僑民等愛國有懷，除奸無力，今當來船入港之時，特推代表潘其榮謝彥治高迪貴方榮貴等登輪面候，並為先生等致忠告焉。夫我國外受帝國主義之壓迫，內遭赤匪之肆虐，僑民等營生海外，縈念故鄉，無日不馨香禱祝於和平統一之永保，以實施建設，振興國家。先生等倘非喪心病狂，自應珍惜革命歷史，一致擁護和平統一，破除私見。何得別圖反側，動搖國本？我僑民對於國事觀感，洞如觀火，先生等廉恥道德，毫無措意，□□□□別有用心，早已肺肝如見，今欲遠來海外，眩惑吾人，我僑誓不與先

牛等活動之餘地！如先生等不自知量，必欲展其狡謀，以勾結外國危害家邦，僑民等惟出於不客氣手段！古人所謂『拒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是即僑民等今日拒絕先生，以爲排姦救國之表示也，民言可畏，維先生等善自圖之，此白！旅崎全體華僑同啟。

七月廿二日

東京直屬支部驅逐陳友仁劉紀文宣言

陳友仁劉紀文由粵來日，僑胞聞訊，殊深詫異。本部憤慨之餘，難安緘默，用述數言，代達僑胞意旨兼勗陳劉二君。

夫鄰邦之遊，爲名人逸士之樂趣，事極尋常，本無可非難，然匪徒敗類則有不然者。陳劉反叛中央，附逆廣東僞政府；頃者國內大勢已定，所謂廣東政府者已如風燭草霜，消滅在即，陳等夢想苟延其政治生命，故不惜拿其僞外交部長頭銜，冀日人賜以援助，而撐

持廣東政府；事實上吾人固知日人不至出此，以取釁全華民族，況陳友仁爲赤匪首領，世界周知，中日當局共負殲此敗類之責。前次日本欲捕其赤化首要人物於中國，中國不但毫未掣肘，且與以便利，然則日本當局將拘此匪類護送南京，殆無疑義；一國之內，祇有一中央政府，日本當局何嘗不知；然則對南京政府之叛徒劉紀文，絕不至與優容，將代我政府誅此賊子，亦在吾人意料之中。惟當此之時，萬案之交涉方酣，朝鮮之風潮未息，日人侮我，無所不至，全國民衆，敵愾同仇，政府當局亦正嚴厲對日抗爭，陳等不來此先，不來此後，揆其意正欲乘此日人仇我國民之際，以遂其買好日人之願，利仇伐親，此豈人類之所當爲耶？吁！此不得不爲陳等頑劣恨，又不得不爲陳等愚昧惜！假使陳等不有此行，以自增罪戾於國民之前，語云。「家醜不可外揚」叛國事小，吾人深恥華胄生此敗類，說者或曰，陳等係赴美洲，路過日本，順道一遊，初無含有政治意味，吾人以爲陳等身處廣東危如釜魚甕蟹，其將亡命美洲，或亦事實。然既無求日本之意，又何必折道至此，若僅爲遊歷，又何必秘密；何必改名，何必向日本朝野人士暗送秋波；

總之，陳等喪辱國家體面之污點，已灑遍東瀛，雖傾注大洋海水，亦不能洗去，爲國爭光者，惟賴我全體僑胞，一致奮起，驅逐此輩，『二重國賊』，爲我中華民族爭一口大氣，據日本報載駐長崎同志，已在海岸高呼驅逐叛徒，予若輩以嚴重警告，何等痛快！僑胞爲愛國心所驅使，千忍萬忍而後出此，並非屑與陳等爲難，假使陳等既不叛國，吾人必將開盛大歡迎會以迎之，驅逐之事，又何從而來。請陳等反躬自問，咎非自取耶！陳在本黨亦有相當歷史，至民國十五年甘心附逆武漢政府，以『暴動外交』，激起□□主義之忿怒，屠殺我民衆，反要求我賠款；在陳氏個人，固借此轟動一時，博一臭名，在國家民衆，則大受損失。後陳氏不能見容於國人，遂亡命海外，本年由法返國，曾一度抵寧，陰謀未遂，惱羞成怒，公然反叛政府，逃往廣東，詎事又失敗，出此親日下策，致遭僑胞侮辱，謂之應得之罪，誰曰不宜，劉紀文者，本一不足道之花花公子，不學無術，只以古應芬之姻啞關係，竊得要位。任南京市長江海關監督時，不圖報效黨國，瘠公肥私，空欺壘壘，不可了結，遂由上海逃往廣東，加入反動戰線，彼方盡係一邱之貉，固所歡迎，此次爲陳友仁作

一跟隨。中國國民黨駐東京直屬支部委員會，同遭侮辱，其謂應得之罪，又誰曰不宜，起矣僑胞，共驅國賊！行矣陳劉！毋貽國家之羞，仁人之言，請三思之，中國國民黨東京直屬支部委員會。

綏遠省黨部請一致聲討陳友仁劉紀文賣國通電

南京國民政府各院部會，各省市黨部各省市政府各路總指揮各軍師旅長各民衆團體各學校各報館均鑒：，查陳友仁劉紀文二賊獻媚讐仇，赴日接洽賣國條件，訂購大批械彈，供給粵僞政府爲擴張軍備；，襲取湘贛，破壞統一，擾亂和平之用，似此國賊民仇，若不暴其罪惡，予以聲討，則野心軍人，無聊政客，沆瀣一氣，乘間竊發，訓政建設，將無完成之日，劫餘民衆，永悉蘇息之時，長此以往，國將不國，敬請全國同胞一致聲討，除此國賊而儆奸頑，臨電憤慨無任翹企！中國國民黨綏遠省黨務指導委員會魚印

北平特別市黨部請向日交涉將陳友仁引渡電

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蔣總司令，張副司令鈞鑒：全國各省市黨部，各省市政府，各路總指揮，各軍師旅長各法團，各報館鈞鑒：查日本帝國主義者，蓄意侵我滿蒙，喪我主權，比年以來，野心日亟，竟於七月一日乘我舉國剿匪之際，唆使愚昧之韓人；既在萬寶山毀我農田，復於朝鮮襲擊我僑胞，因致演成空前之慘案，實為國家之奇耻，凡屬國人，能無嗔裂！乃當此舉國一致奮起抗日之時，詎粵方偽政府，竟為奪取黨政大權；利令智昏，既聘用日人山田為顧問，復派遣陳逆友仁及劉逆紀文秘密赴日，以粵桂礦產作抵，向日本借款，并購買大宗槍械彈藥，且不惜承認日方在滿蒙之特種權利，及治外權，無期延長，以為承認偽政府之交換條件，如此喪心病狂，賣國媚外，實屬國家之罪人，甘為全民之公敵。若不殲除此賊，國亡無日，用特電達，即希全國同胞全體同志，一致奮起，電請中央；轉飭國府外部，向日本嚴重交涉，務使陳逆就捕引渡國府，繩以國法，並否認一切

秘密交涉，聲明無效，以除國賊，而固黨國；臨電憤慨，無任翹企之至，中國國民黨北平特別市黨務整理委員會叩支。（四日）

哈爾濱黨務特派員辦事處做告陳友仁劉紀文薛篤弼

賣國通電

南京中央黨部鈞鑒：國民政府各院部各省市黨部政府各特別黨部各軍隊各報館鈞鑒：日本帝國主義，爲逞其侵略野心，乘我剿赤收功之際，嗾使韓人引起萬鮮慘案，深仇奇耻，萬衆疚心！正全國憤慨一致對日之時，乃粵僞政府喪心病狂，竟聘日人山田爲顧問，密派陳友仁劉紀文薛篤弼等潛行赴日借款購械，擬以承認所謂滿蒙特權及緩撤領事裁判權爲實行勾結交換條例。倒行逆施，一至於此，斯可忍孰不可忍！所謂滿蒙地帶，乃我東北父老兄弟身家財產寄托之所，歷年飽受壓迫，正思合力抵制，詎容賣國蝨賊，一朝斷送。務

望我全國同志同胞，竭誠援助，嚴予做告，一致反對，而寒奸膽，實為盼禱！中國國民黨
哈爾濱黨務特派員辦事處印

上海特別市第三區黨部揭發陳友仁賣國通電

本月二十三日上海各報載稱，粵方所派陳友仁夫妻及劉紀文廿介侯，於今朝（按即二十二日）六時四十分，乘日郵船公司北野丸到日，即東上，預定以一週期，與日幣原外相及日朝野名士商酌中日問題，陳友仁在船中改易日人姓名『外山友三郎』，妻改名為『道子』，上陸後迴避一切面會，粵方於陳赴日前，先向駐粵須磨日總領事代理聲稱，特派陳友仁等與日外務當局交換意見，日政府答稱，不能作正式代表接待，但可作為鄰邦名士待遇云云，閱悉之下，疑竇叢生，查廣東偽府之非法，我國政府已明白昭告國人及世界，全國人民及世界各國固無有承認其為合法政府者，今陳友仁等，竟銜粵偽府之命，赴日商酌中

日問題，進行某項密約，其爲非法行動，已可概見，日本政府不以我國內亂犯而加以拒絕，反作鄰邦名士待遇，以圖掩飾，於此足見粵方勾結日本帝國主義，希圖延長我國內亂，已有明證。否則陳友仁等何必全部化易爲日名，上陸後又何必迴避一切面會，而如此詭秘耶，其爲獻媚日本帝國主義，進行某項密約，秘密賣國行爲，已昭然若揭。日本對我國，恒不願和平統一之實現，每當我國內亂反動之際，彼必乘間造謠，淆亂是非，此次招待陳友仁等，表面上雖宣稱非日方招致反動派予以承認，然察其對我國內亂之態度，則仍始終如一，未稍變易。中日各問題以及最近發生之日韓慘案，自有我合法之國民政府主持交涉，粵僞府既屬非法，尙復何權主持，日方更何所根據而可接受談判，是日方招待陳友仁等，實所以延宕中日各問題；直接間接予粵方以種種便利，使我國內亂延長，而彼得從中取利也，亦已明甚。本會明察其隱，洞燭其奸，除呈請中央迅令駐日總支部嚴密注意，並轉國府迅即照會日本當局拒絕陳等談判，並驅逐其出境外。特揭其陰謀，公之於世，切盼全國各界共同注意，如日方竟接受陳等之談判而交換意見，進行任何密約，應即一致否認。

特此通電，諸希察照。

香港華僑反日救國會爲陳友仁赴日賣國告同胞書

親愛的同胞們：

你們不會忘記強迫我國簽訂亡國的廿一條件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吧？你們當不會忘記派遣軍隊侵入濟南殘殺我國同胞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吧？你們當更不會忘記最近在韓煽動韓人殘殺我旅韓僑胞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吧？嗚呼！這種種舊恨新仇，凡屬神明華胄，誰不存一「誓雪此恥」之心？！

然而親愛的同胞們，你們可知道嗎？在這重仇待復之秋，媚日賣國的陳友仁，竟奉粵僞府之命，偕同劉紀文等秘密赴日，以粵桂礦產作抵押，向日借款，訂造軍艦招聘日本將校，購買兵器彈藥，並許日本在華北及東三省特種利益，及領事裁判權無期延長，爲承認

粵府之交換條件。同胞們，這種喪心病狂的賣國賊。我們還能夠放過他嗎？語云：「欲國之興，必絕妖孽！」打倒陳氏，實吾愛國同胞們的共同責任！

消息傳來，此勾結日本，斷賣中華之陳友仁，今且以賣國任務完畢，乘某國郵船于今日揚長歸來矣！親愛的同胞們！不忍見祖國河山斷送於賣國賊之手的同胞們！來吧！

打倒此媚日賣國歸來的陳友仁！

來吧！

打倒此破壞統一賣國殃民的粵僑府！

香港華僑反日救國會啟

粵變文件彙編

梅縣黨部請一致聲討兩粵叛逆代電

海內外各級黨部各團體各館報均鑒：我國不幸，天災人禍，相因而至；內憂外患，日益交迫，民族生機，不絕如縷；民生凋敝，至此已極！吾國民方鞏固和平統一奮起圖救之不懈，安忍再見內亂，致陷國計民生於絕境，破壞和平統一於甫成？乃此次陳濟棠等，竟喪心病狂，稱兵作亂，謀反中央，勾結歷年犯粵不遂之張桂軍閥及舉國共棄之改組派等，另立僞府，割據一隅，變亂以來，四月於茲。中央酷愛和平，不欲再起戰爭，重苦吾民；故祇全力剿赤，未加討伐。乃陳濟棠等不乘機反省，認賊作父，以敵爲友，近更出兵湘贛，聲援共匪。其倒行逆施，令人髮指！若不迅予翦滅，不但百粵民衆，將無噍類，即黨紀國法，亦無以維持，敝縣全體同志，擁護中央，始終無間，除電呈中央，即日明令討伐兩廣叛逆，翦除民賊，以安民命，而維統一外，特電馳達，尙望海內外各級黨部各界團體，一致奮起，通電聲討，以安黨國，藉伸正義！臨電憤激，諸希亮察！中國國民黨梅縣黨部叩微印又

平遠縣黨部請一致聲討粵逆代電

全國暨海外各黨部各社團各報館均鑒：竊維中國目前最大之需要，厥為和平統一。非和平不足以弭內亂，安民生；非統一，不足以禦外侮，培國本，此理至明，國人共喻。敝會同人，暨全縣黨員民衆，亦深明此旨；故擁護中央和平統一之誠，兢兢自持，始終無間。乃此次陳濟棠，竟稱兵叛變，反抗中央，勾引張桂軍閥，招致腐惡集團之改組派等，另立僞府，破壞和平統一，摧殘國計民生，近更實行北犯，甘為戎首，阻撓中央剿赤之師，藉遂其割據侵奪之慾，引狼入室，認賊作父，倒行逆施，舉國憤恨，敝會同人，以統一甫成，國民渴望和平已久；且年來災禍相尋，安可再起內亂，益陷民衆于水火？是以粵變之初，即承全縣民衆之付托，首先表示反對，以伸正義。乃粵僞府喪心病狂，摧殘民意，誅鋤異己，無所不用其極！對於敝會同人拿捕驅逐，壓迫盡至！敝會同人，虎口餘生，抱為黨犧牲之決心，死且不懼，何畏橫暴？只知有正義是非，不知其他，橫逆之來，只有加倍努力奮鬥，滅此朝食而已。除將被摧殘壓迫情形，電呈中央報告，並請中央即日明令討伐，以蘇民困外，尙希海內外各黨部團體，一致聲援，黨國幸甚，敝會同人幸甚，中國國民黨

平遠縣黨部叩齊印。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8785B

